

自由叢書 第五種

# 馬克思主義的破產

自由叢書

第五種

馬克思主義的破產

一千九百二十八年六月初版

編著者

自由叢書社

印行者

上海自由書店

代售處

各處大書坊

價目

平裝實洋

四角

八角

1—1000

## 目 錄

馬克思「資本集中說」的謬誤·····	一
唯物史觀·····	五五
唯物論與奴隸制·····	六九
馬克思主義的討論·····	七九
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	一〇五
馬克思學說底根據·····	一二七
馬克思主義批評	
(一)社會主義與國家·····	一五一
(二)馬克思與巴黎公社·····	一五七
(三)過渡時期與政治·····	一六三

(四) 和平改造與武裝革命·····	一六七
(五) 辯證論與唯物主義·····	一七二
(六) 昂格思與科學發明·····	一八二
(七) 階級鬥爭·····	一九四
(八) 柏恩斯泰與修正派·····	二〇五
(九) 列甯派與政黨專政·····	二〇九
(十) 社會民主派·····	二一五
(十一) 蘇維埃與獨裁政治·····	二一九
附 自序·····	二二七
馬克思主義糾謬·····	二二九
布爾塞維主義和法西斯主義·····	二四一

# 馬克思主義的破產

## 馬克思「資本集中說」的謬誤

### 緒言

聖西門、傅立葉、奧文各派所共同的社會主義的根本觀念，有下列幾點：

(一) 各個人間經濟的平等，不分國籍，不分老幼，不分男女。社會主義者都說，因為倘沒有這經濟的平等，所有現在民主的憲法所規定的各種自由，都是具文。瑞士、共和的法蘭西，及美國在實際上已經證明了。

(二) 人掠奪人，社會掠奪人，或國家掠奪人，都該消滅。沒有這個條件，自由與平等都不能實現。在以工錢制度為基礎的社會裏，便是每天工作只有兩小時，並且工人也得着紅利，那雇工總是永遠要直接依靠雇主的——無論這雇主是個人，是社會，或是國家。

(三)土地——以及土地裏面，土地上面的一切財富——包括建築物，工廠及一切生產工具，都該歸為公有，因為現在平民底政治的，精神的，及知識的束縛，都是起於這個私有制度。

(四)兒童該受完全的教育，弱者，病人，老人，都由社會義務供養，

(五)無論何人，不分老幼，不分男女，不分國籍，對於應用生產工具，及科學的，藝術的及社會的機關，以及參加社會上各種事業，都有相等的權利。

(六)以自由村市底自動的聯合，替代現在的軍國的國家，在聖西門與紀愛里(St. Simon)一八一九年共同發布的宣示裏說得很好：「我們的地球由人類無數村市的自由聯合去耕植。」

這是社會主義的基礎；無論何人，只要自稱是個社會主義者，一定要贊成這些主張。但是現在，有許多人雖以社會主義者自命，對於這些根本的要求，却全然不知。幾年以前，英國某閣員居然宣言說：「我們也都是社會主義者。」在別一方面，有許多勞動運動的

首領，雖然他們的要求，只限於八小時工作制，強迫公斷等，却也自稱是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的誤解，是近五十年來一般政治進化的結果。那偉大的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這個至少要實現一部分社會主義的第一次的企圖——失敗以後，大陸各國執政階級，覺得要維持他們的特權的地位，對於平民，非有點讓步不可；而在別方面，民主主義的領袖，也因為一八四九年及以後多年的反動的得勢，大為喪氣，甚至於連這些讓步，也視為對於實現社會主義的有功效的步驟了。

這些讓步是什麼呢？

在政治方面，擴充選舉權，有幾個國家，採用普選制，在經濟及社會方面，結社權與罷工權，減少工作時間，檢查工廠，國家保險及養老金，義務初級教育。

這些改革的大多數，在十九世紀之初，英國議會已經通過了。這是的確的，當時的社會主義者——例如奧文派——也參加促進這些改革，但是他們也承認這些改革只是一時的緩和物，並不就是社會主義。（見湯姆生勞働報酬，一八二五年出版。）

但是到了六十年代（即一八六〇年左右），奧文派，聖西門派，及傅立葉派的主義，漸被人忘記了，於是上述小改革的制度竟被稱為社會主義了。德國在拉塞爾暴動以前，並沒有正式社會主義的運動，這些小改革的制度却被稱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居然公然的反對上述的社會主義各派的學說，譏他們為「空想的」。

我研究這個科學的社會主義，與各「空想的」著作家的著作比較一下，於是大為駭異，在其產黨宣言中，馬克思與昂格思，居然會抄襲了一個傅立葉派昆西大朗的書；在英國勞働階級狀況中，昂格思又抄襲了其他一本「空想」的著作，比來底英法勞働階級的慘狀。並且，我在研究時，非常驚異，馬克思與昂格思關於當時及以前的社會主義者和經濟學家的引證及批評，我覺得是非常奇怪——而且不僅是奇怪而已。我將在第二本小冊子裏，論評他們的抄襲，現在只討論「資本集中」這是他們政治的經濟的教義底基礎。



任何歷史的時代，任何政黨，都染得一些錯誤的而且常是有害的觀念——這種觀念，當時的世人，却都認為是毫無疑義的。甚至於有能力有天才的人，也與那只知道順從降人的意見的一般民衆一樣，也贊許這種觀念。這種觀念，如果用了「科學的」或「哲學的」語調去說明，這個有害的觀念，竟會流毒後世了。

我們社會主義者，無論那黨那派，也都一樣的迷信過一個錯誤的公式，定律。我是指「資本集中的定律」(Law of Concentration of Capital)。這是馬克思很精密確實地說明過，全世界社會主義的著作家及演說家無不鼓吹的。到一個社會主義者的會場裏，隨便拿一本社會主義的出版物，你就會聽到或看見依照現在科學的公律，資本家的數目，越過越少，資本有集中在這些少數的資本家手中的趨勢；大財富都是由於犧牲了較小的財富得來的；——(如馬克思所說，一個大資本家吞滅許多其他較小的資本家)——大資本的增加，是由於小資本的消滅。這個普遍的公式，就是國家社會主義者

的議會政策之基礎。依了這個觀察點，那社會問題的解決，（在現代社會主義的偉大創始者的心目中，以為社會問題的解決，是一個人及社會在經濟道德兩方面都有完全的革新）變成極簡單極容易的事了。在掠奪者與被掠奪者之間，不必天天有經濟的鬥爭；（自從昂格思一八七三年於其攻擊西班牙革命的小冊子中，譏罵同盟罷工的觀念以來，社會民主黨便努力對於總同盟罷工下堅決的攻擊。）現在也不必努力去實行人們彼此間親愛的團結；這類的事，都可以不要的。工人們只要投那自稱社會主義者的票，使他們做國會議員，使這類議員的數目，能在議會裏達到多數，就夠了，他們會將國家集產主義或所謂共產主義議決施行，一切掠奪者也就安穩穩地服從議會的決議案了。那資本家，除了屈服外，還有什麼法子呢？因為依了資本集中的定律，資本家的數目，那時一定非常的少了！

這個希望，是多麼的巧妙，多麼的輕易呵！請想想：在我們這方面，不用一點努力，不受一點苦痛，那必然的公律，資本集中，正在替我們備辦一個「幸福的將來」咧！帶了一副

蓄薇色的眼鏡，去看一個複雜的問題的難處，也是非常好看的，尤其是當我們老老實實迷信那現代科學及哲學已將那令人滿意的真理教給我們的時候，馬克思所發明這個所謂的「公律」就是穿戴了哲學及科學的表皮的。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結果，以資本主義的方法去佔有財富，產生了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制。這便是那由所有主的勞力生出的個人的私有財產制底第一個否認。但是，以自然公律的固定不移，資本主義的生產會生出牠自己的否認來。這是否認的否認了。（黑格兒形而上學的辯證法之荒謬的三段論）資本主義的生產的本身之必然的公律之作用，使資本集中，已能使少數資本家併吞多數資本家了。那獨佔壟斷道變化歷程中一切利益的大資本家的數目，越過越少，同時那慘苦，壓制，奴隸，墮落，掠奪的範圍，却越過越廣。」（資本論，第一卷，第七八八至七八九頁，英文本。）

不錯，貧窮越過越利害了，但這並不是在中等階級裏面，也不在小資本家裏面；却在工人裏面，在生產者裏面。

自從資本論出版至今（柴氏著書時）已有四十年了，馬克思說明那「有如自然界內的變化」的一定的公律的式子，已經有六十年了。所以，至少總許有一些經濟的現象，足以證明這個公律。在這時期內，生產與交易都得到了未曾有的衝動，以十萬萬之計的私人財產，也發生起來了；極大的公司也興起來了。依照這個公律，小資本家的數目，應該減少的；至少，小資本家的數目絕不該增加。我們來研究一下，關於這件事情，英國的統計怎樣告訴我們的。我只提到英國，因為英國是最有名的「資本主義的生產底國家」；也因為馬克思所有的辯論的研究，都是根據「英國經濟生活之分析」的。

要增加自己的資本，「一個大資本家一定要吞滅許多其他小的資本家，」這個公式，先就斷定現在資本的數量，是固定的，是不變的，所以爲了分配這個有限的資本，資本家天天彼此在那裏爭鬥。實際上，我們知道平民勞力產出的資本之數量，每年總是增加的，最近四十年來，增加得非常之快。

自前世紀起，英國國富之增加，有如下表：

以英金百萬鎊為單位

	一八二二年	一八四〇年	一八六〇年	一八八八年
房產	二五五	二八〇	三五〇	四一四
鐵路	—	二一	三四八	八六五
航船	一五	二二三	四四	一三四
商品	五〇	七〇	一九〇	三四四
家具, 美術品等	一三〇	三七〇	五八〇	一、二一二
共計	四五〇	七六四	一、一六二	二、九六九

最近十六年來，共計約增加十萬萬鎊，一八八八年為二，九六九，〇〇〇，〇〇〇鎊，一九〇四年增至三，七九〇，〇〇〇，〇〇〇鎊。這個數目，很明顯地指出大財富的真正來源。  
穆來 (Chiozza Money) 在他的著作財富與窮乏裏，計算英國國富，總計為一，四一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磅，爲一百二十五萬家富室及三百七十五萬家中產之家所有——英國人口是四千三百萬。

歐洲各國國富及歲入，都有同樣的增加。被稱爲新起國的，如美國、奧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國富之增加，更爲明顯。依照夫呂（Fournier de Pleix）及居約（Yves Guyot）的表，法國國富之增加，如下表：

以英金百萬鎊爲單位

	一八二六年	一八四〇年	一八七三年	一八八八年
房產	五一〇	七二〇	一、一五八	一、七〇四
鐵路	—	一〇	二七〇	五三二
航船	七	七	一一	一五
商品	一九	二二	一一〇	一五五
用具	二五五	三六〇	六七五	八五二
共計	七九一	一、二二〇	二、二三五	三、二五八

英國自一八四〇年起，國富增加，是怎樣的快，怎樣的不絕，可以由一八四〇年英國內地稅委員第五十一次報告裏面證明。英國應納所得稅的全國歲入，共計八七〇〇〇，〇〇〇鎊。除去減稅及免稅的，每年應納所得稅的純收入，也有七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幾乎與一八四〇年國富的全部相等。

內地稅局稅收總計

一八四八年……	三千二百八十一萬一千鎊
一八六五年……	四千〇八十萬六千鎊
一八八五年……	五千四百七十三萬五千鎊
一八九〇年……	五千八百七十七萬九千鎊
一八九五年……	六千八百六十七萬四千鎊
一九〇三年……	九千四百三十六萬一千鎊
一九〇五年……	九千六百〇九萬八千鎊

一九〇八年……九千九百五十萬五千鎊

我們未將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五年及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三年的數目列入，因為那是在戰爭時期，所得稅總是比平常較多的。我們從這些數目裏，可以知道，現在的內地稅，比較一八四八年<sup>(\*)</sup>的內地稅，增多了三倍，依照「一個大資本家吞滅了許多其他小的資本家」的公式，那麼，現在繳納這筆巨大的稅款，九千九百萬鎊的資本家的數目，一定比一八四八年少。讓我們研究一下，那統計是否證明資本家的數目已經減少了。第一步，我們可以舉出一八四五年至一八五〇年（當馬克思寫出他的公律的公式的時候）以後，遺產的平均數：——

一八四一年至一八五〇年死後遺產平均數九十九鎊

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七〇年死後遺產平均數一百六十鎊

一八七一年至一八八〇年死後遺產平均數二百十鎊

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五年死後遺產平均數二百三十五鎊



一九〇四年

死後遺產平均數四百十八鎊

這樣看來，自從馬克思立了他的公律的公式以後，遺產平均數，增加了四倍。

我們更考察一下每年死後遺留財產的平均數，我們更能證明有很大的增加：

年	年	年	
自一百鎊至五千鎊的遺產	一七、九三六	三六、四三八	四六、二五二
五千鎊以上的遺產	一、九八九	四、四七八	二一、三〇一
	一八四〇年	一八七七年	一九〇八年

自一八七六年起，遺囑證，遺產稅，承繼稅及所得稅之增加，有如下表：——

年	遺囑證，遺產稅，承繼稅	所得稅
一八七六——七七	五、八六〇、七八一鎊	五、二八〇 〇〇〇鎊
一八八〇——八一	六、六五七、三九三鎊	一〇、六五〇、〇〇〇鎊
一八八四——八五	七、七二〇、一九五鎊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鎊

一八八八——八九	六、五五七、八八六鎊	一二、七〇〇、〇〇〇鎊
一八九〇——九一	七、四四三、二九〇鎊	一三、二五〇、〇〇〇鎊
一八九二——九三	九、六三七、八七二鎊	一三、九二五、〇〇〇鎊
一九〇〇——〇一	——	一八、八二八、〇〇〇鎊
一九〇五——〇六	——	三〇、九六六、〇〇〇鎊
一九〇七——〇八	一四、四〇〇、〇〇〇鎊	三二、〇〇〇、〇〇〇鎊

大家不要忘記，一百鎊以下的遺產，是不納遺囑稅的。財富增加了，國家的歲入當然也隨之增加。但在納稅人的數目裏，我們能看出什麼變化呢？我們現代社會的驕子，究竟是誰呢？（似乎是中產階級吧。（以全體而論））

一八四〇年，納稅人中，每年納所得稅二十鎊以上的人，只有百分之五·四（即每千名納稅人中有五十四人納所得稅二十鎊以上）在一八八〇年，這個比例，增加到百分

之一四·五了。從一八五〇年起，每年有二百鎊收入的納稅人的人數目，增加如左：

年	人數	每千人中
一八五〇	六五、三八九	二三
一八六〇	八五、五三〇	三〇
一八七〇	一三〇、三七五	四二
一八八〇	二一〇、四三〇	六三
一八八六	二五〇、〇〇〇	七〇
一九〇八	四四一、三六三	一〇〇

八十七年中，納稅人每年有二百鎊收入的，已經增加了六倍，即是將人口的增加算進去，也還有四倍半。

所有以前的數目，都足以證明中產階級的財富，有很大的增加。我們現在該回到本

題，研究這種財富的增加，是不是毀滅了小資本家，以使大資本家得厚利的。爲了免得有人托辭反對起見，我完全根據所得稅第四報告書所結算的商業及銀行的結果。我們可以從一八一五年起，直到現在爲止，將數目比較一下，那麼，這個所謂的公律的價值，他自己便可以表明了。

自一八一五年起至一九〇七年止，繳納所得稅的個人、商店、公司的數目比較表：

( 1815 至 1907 )	
1900	1906—7年
119, 280	308, 918
111, 826	119, 115
74, 357	45, 645
52, 297	24, 616
362, 760	490, 994
31, 789	38, 318
25, 340	29, 821
67, 129	68, 139
7, 914	9, 259
437, 803	568, 092

所得(即收入)	繳納所得稅的,個人,商店,公司數		
	1815	1838	1889
100鎊至 200鎊	10, 250	76, 888	162, 714
200鎊至 300鎊	10, 518	57, 651	105, 761
300鎊至 400鎊	5, 903	24, 254	45, 123
400鎊至 500鎊	2, 905	12, 426	18, 469
小收入的總計	29, 575	171, 813	333, 070
500鎊至1000鎊	5, 665	22, 704	29, 841
1000鎊至5000鎊	3, 514	14, 305	17, 194
中等等級的收入	9, 179	37, 009	46, 945
5000 鎊 以上	814	2, 152	2, 907
共 計	39, 568	226, 672	382, 922
	註		
	○數○一在 三且·百一 加六五八 進三十一 去五鎊五 僅·的半 得傾納這 一足稅有 六將者五 ○道共○ 一一鎊 二半二至		

在這些數目字裏，可以指出，每年有一百五十鎊收入的人，在一八一五年有三萬九千五百六十八人，一九〇七年已增至五十六萬八千零九十二人；換句話說，現在繳納所得稅的人數，比較一八一五年，增多十四倍又三，而人口不過增加一倍。現在小資本家數目比較一八一五年增加了十六倍又八，而富豪的增加，不過十一倍又零三。

這樣看來，小資本家的數目，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得很快，這是很明顯的了。那個德國的形而上學的公律的作用，少數資本家併吞多數資本家，在那裏去了呢？照馬克思所說，這個公律，一定以『自然變化的絕對必然』發生作用，但在實際上，結果却正相反，這是怎樣的呢？

祇是因為實際上，這個公律是沒有的，不能存在的。

這個德國人的形而上學，竟使我們變得不講理性，這個形而上學的影響，在道德上，在藝術上，也與在社會主義上一樣，都有很大的害處。四十年來，教給文明國的工人們的，不過是程罕默德的新命運主義罷了！非但那所謂的科學社會主義愚笨的代表，非但那

自號「社會主義的」議員——他們不過是德國新起的官僚——並且那有價值有勇氣的人，有天才的，如威廉穆理斯（William Morris）有才幹有學問的，如海涅曼（H. Heine）都以這個新命運主義，教給工人。

這個想像上的公律，在近代社會主義中所發生的影響，為害之大，真是難以計算。一切社會民主黨的政策，都以這個為根據。虧了這個公律，那個絕對的胡說——社會改造祇是一件政治改革的事——竟會阻礙我們。最後，這個公律，竟使那些前面說過新起的德國官僚，無恥地把下列提議，當作一個「社會主義的」議案，在一八九三年前溫利克舉行的萬國勞工大會中提出——

『反抗階級統治，階級掠奪的鬥爭，一定要是一個政治的鬥爭，以爭得政權為目的。』這句話簡直是完完全全否認社會主義了。統治階級之勢力，是以平民所生產的財富為基礎的，而這財富反被執政階級所佔去。所以平民要想不受統治，一定該先不要將他們勞力的結果拱手奉獻與他們的主人，奧文及湯姆生都說過：工人一定要把他們的

工作的剩餘價值，留爲己用。這件事是不能由政治的鬥爭得到的，只有經濟的鬥爭，才能達到目的；用投票箱是不可能，用議會的議決也是不可能，只有用同盟罷工，組織完密，可操勝券的總同盟罷工，平民才能創造一個新時代——這個經濟的社會的不平等的時代，休戚相關的時代，這個時代是完完全全以科學的知識（不是以玄學）開闢的。

我們已經知道，雖有馬克思派形而上學者的想像的公律，但那掠奪者的數目，幟已增加了。所以那竭力維持現制度的人數，非但不減少，非但不「大資本家的數目，漸漸減少」，他們反而增加了。事實上，從一八一五年至一九〇七年，資本家增多了十四倍，而人口只增多了一倍。這個結果，是從藍皮書（英國政府向議會的報告書，書面用藍色，故名）中官家報告得來的。

我們參考著名專家如謨爾和爾（Mulhall）或吉紛（Giffen）的著作，舉出自一八三〇年至一八九〇年的時期，結果將更爲明顯。從謨氏統計學辭典及五十年內國家進步與吉氏財政文集裏，我們知道：



## (一) 死亡富翁數目表——

年	遺囑證數	財產總數	財產平均數
一八三三年	二五、三六八	五四、八八七、二五五鎊	二、一六〇鎊
一八八二年	五五、三五九	一四〇、三六〇、八五四鎊	二、五〇〇鎊
增加數	二九、九九一	八五、四七三、五九九鎊	三四〇鎊

「我們知道，資本階級的增加，是的，的確的事。以全國計，他們還祇是少數。但是每年有五萬五千處產業，給人承繼，算去當有一百五十萬至二百萬所有主，應該繳納遺囑稅的（富人）這雖是少數，已很可觀了。」（吉氏書三九六頁）

## (二) 所得稅納稅人表

年	繳納所得稅的人數
	自一百五十鎊至五百鎊
	一千鎊以上

一八四三	八七、九四六	七、九二三
一八八九	三三三、九七〇	二一、八四二
增加	百分之三七〇（即三倍多）	僅有百分之二八八（即兩倍多）

(三) 依照讓氏的五十年內國家進步第二十四頁，富有階級的增加，比較人口全體的增加，要快四倍。大家知道，一八四〇年，死後遺產不到一百鎊的人，有九萬七千六百七十五人，到了一八七七年，已經減了到九萬二千四百四十七人，而人口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見吉氏財政文集）

(四) 工廠商店表（見讓氏統計學辭典）

年	工廠商店數	納稅
一八七五	二九五、〇〇〇	一千四百三萬鎊
一八八六	三六六、〇〇〇	一千八百九萬鎊
十一年內的增加	七一、〇〇〇	四百六十萬鎊

三十年前，謨氏所指出的增加。現在更增加得快了。內地稅第五十一次報告書第一  
百四十四頁有：

年	工廠商店數	納稅
一八九七	四〇八、八四〇	二千三百萬鎊
一九〇〇	四三八、一九五	二千五百萬鎊
一九〇七	四五九、五九二	二千七百萬鎊

這可以證明，雖有了槐特雷 (Whitely)、美普爾 (Maple)、叔爾布勒 (Shoolbred)、海陸軍商店、文官商店等，但那寄生的商店老板的數目，也決沒有減少，那些爲彌爾 (J. S. Mill) 所深恨的小資本家的命運，馬克思派演說家，常替他們傷心的，因爲，依照那想像的公律，他們都要被大商店所併吞了。

(五) 在真正資本主義的銀行的經營裏，財產所有主的數目，也可以看出有同樣的

增加。

「一八八六年，英國有一百四十家聯合銀行，收足資本及準備金的總數，有一萬萬鎊，共有股東九萬人……這還除去四十七家殖民地銀行。（見錢氏五十年內國家進步六十六頁）

在英國著名專家的記載以外，統計學家法國統計學會副會長內馬耳克（A. Ney-Benoit）向萬國統計學家大會報告那幾年，法國銀行及交易所狀況，也可引為旁證。據內氏報告，在一八八八年，法國所有主的資本，總計共有八百萬萬佛郎，（土地及房產不在內）資本家每年的收入，當有四十萬萬佛郎，「這是分配與許許多多很小的所有主的」（第九頁）

在十四頁裏，他給我們一張「所有主人數增加表」：

年 所有主人數表

一八一四 一三七、九五〇

一八三〇 一九五、五七〇

一八四八 七四七、七四四

一八五二 八一〇、九〇一

一八七一 一、二六九、〇〇〇

一八八八 四、一四一、二八一

這些數目，很明顯地表示，資本有『平民化』的趨勢。大家知道法國中產階級的數目，差不多有四百萬。國債、年金、內債等，多為小農、技匠、官吏，甚至工人所擁有。法國是最能儲蓄的國家。內氏在他的最近著作資本與歲入裏面，舉出更為明顯的數目，他說，法國的坐食者，每年的取入，是四十五萬萬佛郎。

我們無論從那一方面，去研究這個問題，無論何時，無論何地，那掠奪者的人數，總是有增無減的。『一個大資本家殺滅許多其他小資本家』是不必要的，因為，現代社會生產力的很快的增加，已使全國歲入，不絕地增加了。現在還繼續宣傳那句悖謬的話——

資本家的人數，依那個必然的公律，時刻減少，以至減少到非常的少數，中產階級，遂安安靜靜地服從議會所議決的充公了。——不知是何居心。資產階級在一八四八年六月裏，爲反對勝利的平民底社會主義的要求，使巴黎血流滿街，現在他們的人數，已三倍於當時了，他們將來的行爲，我們一定可以預先料得到的。那一八七一年的「流血星期」(Bloody Week)給我們的教訓，那些樂觀主義者及議會主義者，還不覺悟嗎？

(註)流血星期是指凡爾賽軍壓服「巴黎公社」後，實行大屠殺的七天——編者

(8)

『你用數目字去指出自一八四五年起，資本家的數目，增加了三倍，你是將一個論據，供給了那些擁護資本主義的人，他們正在設法證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有增加公眾幸福，減輕工人困苦的效果咧。』這是一個反對論，有些很真實地忠心於社會革命的人，有時向我提出的。

請你們放心吧，我提出的這個統計，宣告資本主義的罪惡，比那欺人的集中公律更

確切得多，更嚴酷得多，我很知道，那些擁護資本主義的不平制度的人們，總想證明，我們所宣布的國家及掠奪的罪狀，是沒有一點根據，沒有一點理由的。那位有名的經濟學家兼統計學家吉紛，已經用過了這句「掠奪者的數目是增加的」一話，來反對我們了。他說：「每年遺留的五萬五千處產業，算去便是有一百五十萬至二百萬人，擁有要納遺產證的產業（即是價值在一百鎊以上的）。」吉氏以為，證明了富人的數目，是增加的，他便可以表示窮人的數目，一定減少了。不過他忘掉了人口數目的增加。

的確的，我們知道，自一八四五年起直到現在，英國富翁數目的增加，非但是二倍的（照吉氏的報告）實在有四倍——現在已有四百萬人了，但現在的窮人（沒有什麼遺產的）的數目，比以前也多得多了。

英國的情形——

人	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四五年	一九〇七年
口	二千六百五十萬	四千四百萬

所有主(即富翁)	不到一百萬	不到四百五十萬(註)
窮人	二千五百五十萬	三千九百五十萬

(註)照吉紛的計算，只有二百萬)

這些數目字，使我們知道，那假設的集中公律，「少數資本家併吞多數資本家」與擁護中產階級的人的斷語，都是不確實的。與馬克思宿命論的公律相反，資本家（尤其是小資本家）的數目，已經增加了三倍；與中產階級的科學家的斷語相反，工人的困苦也更增加了。

去指出那吉紛的階級的偏見與馬克思玄學及辯證法的偏見，怎樣使這兩位科學家所得到的結論，彼此完全相反，但却同樣的錯誤，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倘使奧文、馮姆生、迭更斯、(Dickens)、琴斯來、(Kinsey)及其他許多人，在當時已很有理由，去替彼時英國的窮人抱不平，去攻擊當時英國社會制度，政治制度的罪惡；那麼，莫理斯、(W. Morris)、曼亞、(Tom Mann)、杜爾格、(Turner)等要鼓吹推翻那束縛的制度——



這個使寄生者及壓制別人者的人數，增加了三倍的制度，這個使奴隸數增加了一千四百萬的制度——的爭鬥，當然有更多的理由了！他們有的理由，比以前奧文等所有的，要多得多少倍呀！（又何必去利用那假造的什麼公律呢！）

平民要解放自己，不必多說別的話，那三千九百五十萬窮人的悲苦及慘狀就夠了。平民一定要明白，那辯證的空想，那富人人數的增加，那議會派瑣碎的改良，除了增加平民的苦痛及屈辱外，對於平民什麼好處也沒有。要使掠奪平民的人數永不增加，要使他做國家及資本的奴隸的苦痛，完全消滅，只有革命，那些小改良，是不行的。

有人會說：「但你決不能否認資本的聚匯。不錯，資本是聚匯的，你也甚至於可以說資本是集中的。不過，這個集中，與馬克思立了個公律的「少數資本家併吞多數資本家的」集中，完全不同。並不要併吞，資本是流聚在一塊的，這是資本家爲了要替同公司中，同企業中的各份子，得到可能的最大利益，而團結的。最近十五年來，英國的託辣司（信託公司）有空前的發展；工業及商業中，有許多部份都已團結起來了。幾個財政家的團

體，操縱常以萬萬計的資本，但並不是說，羅爾根及卡內基已將小資本家毀滅了。他們不但沒有毀滅，反而與託辣司裏成千成萬的職工（那些資產社會及私有財產底未來的柱石及擁護者）同分利益。許多公司很當心股東的利益，與一公司有關係的人，只會變為富有，決不會被人掠奪的，被人併吞的。無論那一個財政的或工業的公司，沒有不是為替股東謀利而組織的。

有一位批評我的法國人告訴我，這樣一來，一定要『以前是老板的人，現在只好做個純粹的股東了。』是的，怎樣呢？難道股東是被掠奪被併吞的人嗎？難道股東的地位，不是資本家私有的理想的形式嗎？股東也是有特權的人，社會上「寄生主義」底模範的代表。貴族是依靠他的佃戶所種的田面生活的；工廠主是依靠工人的勞力而生活的；股東及債權人，是依靠國家（常是許多國家）而生活的。我們會將「純粹的股東，算這被掠奪被併吞的人裏面去嗎？一個財產所有主，倦於經理的操勞了，賣去他的財產，將實得的現款，買輪船公司或鐵路公司的股票，或投資到每年必有四厘利息的國債裏。我們把這

個人，算個窮人呢？還是算成一個有特權的人？而且，現在時時刻刻增多的便是這種股東和寄生者。

(3)

爲明瞭現代工商業界資本集中的真性質起見，我來把幾個根據這個原則的企業，分析一下。

第一，商業。倫敦有一家皮貨商店。這是一家批發商店，與全世界任何一國都有交易。這店販賣兩極寒地及非洲、亞洲、澳洲中部的皮貨及毛貨。他的貨主及代理人，總以數百計，每年賣出皮貨數的價值，動以萬計（一八九五年是三十二萬二千鎊）。每季的大拍賣（一月三月六月及十月）引動了歐洲各國的顧客。這裏有個很奇怪的事，便是購買質地最良的皮貨的人，是俄國皮商，他們從以出產皮貨製造皮貨出名的俄國，跑到倫敦，去辦最多的貨。

這可以看出，這個商店，總是一個模範的公司了；商業總算集中到最高度了。那麼，這

個商店是否使許多其他皮貨業關門呢？非但不關門，自從這個商店開設以後，他們的家數，反更加多了。這個商店是否打倒了那些製造皮貨的人及收買皮貨的人呢？非但不這樣，而且這個商店的發達也有賴於他們的發達，及他們的增加。這個商店把運費，保產費，堆棧費，及門市開銷，盡力減少。他的顧主，也很知道這件事，所以顧主的數目，天天增多了。這個商店發達起來了，他的顧主也「犧牲了生產者」自己富起來了。在此處，則犧牲了獵人及漁翁。我們不要以為這些獵人及漁翁的工資減小了；他們的報酬加了，並且皮貨的價值也減低了，但是這個商店還能得着大利。

這個大利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這是很容易解答的。每件物品的經手費是減低了，但是從全世界各地方運來的物品數，却多了幾百倍，四五十年前，這商店每年賣出的皮貨，價值四千鎊，經手費倘是百分之十，不過賺得四百鎊罷了；一八九五年，因為賣出皮貨價值有三十一萬二千鎊，所以經手費雖只有百分之一，也可以賺得三千一百二十鎊。把從每一件物品，每一位顧客，每一位生產者的身上得到的利益，減少到最小限度，但要買

賣最多數的物品，招徠最多數的顧客，不掠奪十名或百名工人，而掠奪一千或一萬名工人——現在巨大的財富的興來源，便在這個地方。

無論工業界，財政界，或公共事業裏，到處都可以看見這個方法的結果。

第二，公用事業，五十年前，英國的郵政，與其他各處一樣，只有富人才能應用；郵費是貴的，但國家每年的收入，很少很少。郵費減低以後，平民開始應用郵政而遞家每年的收入，遂大增了，一九〇七年英國郵政局收入，共計二千二百萬鎊，純利是四百五十萬鎊。每個顧客所被掠奪的，減少了許多，但顧客的數目，却大大的增多了；一八三七年，郵政局投遞的信，是一萬零九百萬封，一八九六年是三十萬萬封信，十年後，一九〇六年郵政局投遞的信，明信片及包裹，共有四十八萬六千二百九十萬，（見政治家年鑑）。

我們又要重複說一遍：現在的大財大利，並不是由『殺滅小資本家』得來的，是由『將物品及公用事業的價錢，減低到人人都能取用』得來的。

掠奪每一個單獨的人，要少到最小限度，但要把那被掠奪者的人數，增加到最大限

度」這便是現代生產及消費的格言了。

在鐵路及電車公司的歲入裏，我們最可以看出這個掠奪多數民衆的趨勢的事實。一八三七年，英國鐵路有二千英里長，乘客數是二千萬人；一九〇六年，鐵路增至二萬三千零六十三哩，乘客數增至十二萬八千六百八十八萬人。一九〇六年乘客票價的收入，總計是四千九百八十八萬鎊，純利是一千八百九十五萬鎊，就是說，由每位乘客身上所賺的錢，平均每次是三便士又十分之四。假如在一八三七年，要有同樣的利益，那每位乘客應出的純利，平均應該是十七先令半了。

電車事業更可以表示出來：人人都能夠取用的公用的事業，除去開消以外，從每個乘客身上，只要賺一點兒錢，就可以得到極大的總利益了。一九〇六年，英國電車路，共有二千二百四十英里，收入總計，有一千〇六十四萬三千鎊，年純利是三百八十萬七千四百二十五鎊。乘客數是二十二萬三千六百零一萬二千七百七十七人，這就是說：每位乘客，在他這次的行程的真實費用以外，只多出了一法星又百分之六十三。（一法星等於

一便士之四分之一（約合銅元半枚）從億兆乘客中的各個人的辨士及法星，可以聚成千百萬鎊的利益——分配與幾千資本家的。

在近代工業中任何一部分，都有相同的現象。最顯著的，自活版術發明以後，日報及書業，大為發達，使我們證明，那種「少數大資本家併吞多數小資本家」的集中，在實際生活中，是沒有這回事的。大家都知道，書店的數目，時時增加，大新聞紙使他的老板，變成了富翁；但很少人知道這些事件的真正理由的。報紙數的增加，是非常顯著的：

英 國	一八四〇年	一八九一年
美 國	四三九	一、八四〇
法 國	一、二一〇	一五、三九二
德 國	七七六	四、一〇〇
全 世 界	三〇五	五、五〇〇
	四、〇一六	三八、〇三六

## 馬克思資本論中說的證據

這三萬八千零三十六種報紙，銷數非常的大：

英國	每月印行份數……	一萬五千萬份
美國	每月印行份數……	二萬三千萬份
法國	每月印行份數……	一萬二千萬份
德國	每月印行份數……	一萬四千萬份

最近報紙的進步，可以用美國的報紙數來表示。只有這個數目，是最可靠的。一九〇五年，日報及定期刊物，有二萬一千種，一八九一年，僅有一萬五千三百九十二種；這些報紙每月印行的份數，由二萬三萬份，增至六萬四千七百萬份。

老板的數目幾乎增加了十倍，著作家的報酬也增高了。排字人及一切工人的工錢，也都增加了，報紙的價錢却反而減低了，但是，我們知道，有許多報紙所得的贏利，比金鑽還要多。一個伶敏的出版家，一個時髦的著作家，一個藝術家，一個有名的音樂家，靠着價廉的著作的銷數，變成了富翁。舉個例來說，英國一八九三年每日新聞報上記載過，那位



青年作曲家斯卡尼 (Massenet) 已經有二百萬磅家私。六十年前，那位偉大的貝多芬 (Beethoven) 差不多餓死在一個頂樓裏。現在卡發勤立阿、魯斯特坎那 調的人，以百萬計，而那位音樂的大天才貝多芬 活著的時候，買他的樂譜樂曲的人，不過幾千。要那些非凡的作品的續賞家 罷了。

在商業界和公用事業裏，書業界及日報界所發生的事，在財政界、實業界，也是一樣的發生的。資本倘聚集在某一事業裏，這並不是要奪去資本家的資本，也不是爲了一個資本家一定要殺滅許多其他資本家。恰恰相反，他爲了掠奪工人更得法，而結合，爲了替各股東得到更大的利益而結合的。我們知道，在最近五十年內，做老板的人數，和坐領紅利的寄生者的人數，大大地增加，已經有三倍了。

關於經濟及銀行業，我只引德 美國 的統計。我的理由是：大家知道的，美國 銀行及經濟的事業，忽起忽滅。可以暴富，亦可以猝貧的；並且，難於計算的家私，在美國 比歐洲 來得更快。假使那個「少數大資本家併吞多數小資本家」的「必然的」公律是有理由的，那

麼，一定該在美國證明了。但是美國的銀行數及銀行資本數，却正在增加無已啊！

以下便是這數目；這是很明顯的！

年	銀行數	資本(以英金鎊計)	存款(以英金鎊計)
一八〇一	三三	七、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三〇	三三〇	三〇、二〇〇、〇〇〇	一一、六〇〇、〇〇〇
一八六〇	一、五二六	八七、〇〇〇、〇〇〇	五二、八〇〇、〇〇〇
一八七六	六、六一一	一四九、〇〇〇、〇〇〇	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八九	六、七二一	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七五九、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〇五	一三、三二七	三五三、四三五、三六二	一、七九一、一七四、七三〇

那些玄學者會說：這個增加，是因為歐洲的移民的確移民是很多的，但這由歐洲來美的人大多數是工人，窮鬼。這個資本的大聚匯，與一切現代的社會活動一樣，是由於歸

年	存款數(以英金鎊計)	存戶數
一八五〇	五二、七〇〇、〇〇〇	二、七四八、〇〇〇
一八七〇	一二七、一〇〇、〇〇〇	一〇、四二八、〇〇〇
一八八九	六四八、八〇〇、〇〇〇	一九、八七五、〇〇〇
一九〇六	一、五一四、二五〇、〇〇〇	三三、二八四、〇〇〇(註)

納的科學的進步，由於科學的發現及驚人的發明，與資本主義毫無關係的。資本主義只能利用科學，恰與軍閥主義，教會主義，及結合來組成國家，（壓制平民，掠奪平民的最高機關）的一切特權階級底利用科學一樣。

有位批評我的人說：這些銀行，並不集中許多「小的儲蓄」，貧民的節蓄，是集存在儲蓄銀行裏的和普通銀行無關。儲蓄銀行的數目及資本，也與普通的銀行的數目及資本一樣，增加得很快。

在歐洲各國的儲蓄銀行裏，增加的數目如下：

(註)只計郵政儲金銀行裏的數目

這十五萬一千四百二十五萬鎊的款子，代表那勞傷階級集中的積蓄——簡直可說是代表勞傷階級節衣縮食苦積出來的血汗罷了。爲了怕有生病或年老（那些工人生活中的惡魔）的苦日子，不得不有點小積蓄，於是他的家庭遂追尋永遠在缺衣缺食困苦的情況中生活了——其結果，終於使民族全體向着退化的路上走去。

(4)

最後，我們研究一下那人類最要的實業——農業，是否有集中的趨勢，是否證明那馬克思派信仰的命定的，根本的定律。我敢必，除去一次在萬國勞働會演說辭外，馬克思從來沒有將他的公式，一定要應用到土地問題上去。那「小地主的被併吞，土地集中在少數大地主的手裏」的教條，是昂格思及其他馬克思的教徒們所宣傳的。

依照昂格思及馬克思派的說法，非但土地的所有，應該集中，「少數大地主併吞其他許多小的」而且他們還說：「在農民沒有失去土地，變爲無產階級以前，社會主義，無

論在那一國，都不能發展的。」四十年來這個教條，很熱烈地被人傳播，在全世界——尤其是德俄兩國——的社會民主黨的演說及機關報上，變成了一句口頭禪了。倘有人問昂格思的教條，究竟根據什麼事實呢？我們只能指出一處，便是英國近代史。但是，倘使這些「偽科學者」還知道一點英國歷史的皮毛，他們應該知道，平民的土地，是被地主用暴力及欺騙搶掠去的，他們後來又用議會的法令，使他們的搶掠，變為合法，這與什麼集中定律，完全沒有關係的呀！

馬可梨 (Macaulay) 的英國史第一卷第三章要說：「自喬治二世即位以後，議決的圈地條例，在四千以上。因這個條例被處分的土地，便是依很小的計算，也有一萬方哩。」

「在一七一〇年至一七六〇年間，被處分的土地有三十三萬四千九百七十四英畝，到了一八四三年，已增加到七百萬英畝了。」（見吉賓英國工業史一百十六頁。）

到了十九世紀後半期，輿論對於這依法律勢力的搶掠土地，才開始覺得奇怪了，於是才有幾種議會的法令。（最後一則禁止違法處分土地的法令，到一九〇三年，才在議

會中通過)才想對於這件可恥的事,設法制止。這類的法令雖都是很薄弱瑣碎的,但十九世紀之末,英國的小地主的數目,已開始增加了,在這下列的表中,可以看見的:—

地產的面積	地 主 人 數		增 加
	一八八五年	一八八九年	
自四分之一至一英畝	二三、五一二	二八、六五二	五、一四〇
自一英畝至五英畝	一三五、七三六	一四四、一八五	八、四四九
自五英畝至二十英畝	一四八、八〇六	一五一、三七二	二、五六六
自二十至五十英畝	八四、一四九	八五、二一三	一、〇六四
共 計	三九二、二〇三	四〇九、四二二	一七、二一九

見(一九八五年政治家年鑑六十九至七十一頁)

復不幸,此後每年可贏的數目不能得到。

尤其在愛爾蘭，我們可以知道，地主的數目，是增加的。自一八六九年至一九〇三年，因為有了土地法，佃戶可以借錢買田，十三萬四千三百十一人，借了四千五百萬鎊，地主的數目，一八九〇年是五十二萬四千，一九〇六年，已增加到五十九萬七千人。（見一九〇八年政治家年鑑七十五頁。）由這些數目裏，我們可以看見便是英格蘭及愛爾蘭，也對於馬克思派學說的根據，給以非常的反對。

法國的情形，對於主張農民併吞的馬克思派使徒，更不客氣了。

法國西大革命，使法國農民，得到一部分的經濟解放。教會，寺院及貴族的許多土地，落到農民手中了。地主是現在法國財富的基礎。大家所以高興稱法國為「美麗的法蘭西」的原因，就是因為法國有許多被自農民以真實的熱情耕種的田地，葡萄牙及國。

最近四十年間，法國所以能夠很容易地，給德國五十萬萬佛郎戰爭賠款，借給俄國一百四十萬萬佛郎，每年供給快到四十萬萬佛郎的預算。這些巨款的來源，多是農民的積積，沒有農民，這些驚人的事業，簡直是不可能的。

當然的，有幾百萬地主的法國，倘真有土地集中的趨勢，我們一定可以找到一些證據的。現在我們看一看法國農業的統計：

年	田產大小			
	海克脫以下 (Hectare)	一至五海克脫	五至十海克脫	十至四十海克脫
1862	——	1, 815, 558	——	836, 309
1882	2, 167, 667	——	769, 152	——
1892	2, 235, 405	1, 829, 529	788, 999	711, 118
增加	67, 738	13, 701	19, 147	74, 809

(註)一海克脫等於二英畝半

很不幸，鄉村統計，尤其是關於田地所有的變換，至今還不能令人滿意——便在法



國，也是一樣，所以此表不很完備。

至於意大利，下面的數目，足以很有力地表示土地在意國是不集中的。農工商部公報第一千三百頁裏有——

一八八二年……六十八百二千八百零二位地主

一九〇一年……一百零四萬五千一百十三位地主

同時期——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德國的民產調查也公布了，關於工廠，地主，及資本家的增加數，是很清楚的。

(一) 各種工業的工廠數

年	一八八二年	一八九五年增	加
雇用一至十名工人的小工廠數	二、九五一、五三一	三、〇四八、二七〇	九六、七三九
雇用二百名工人以上的大工廠數	一、八九七	三、三〇一	一、四二二

馬克恩實業集中說的證據

工人數

年	一八八二年	一八九五年增	加
小廠(一至十名工人)工人數	四、八三五、九一九五、六〇四、一七八七六八、二五九		
大廠(有二百以上工人者)工人數	八七〇、五五九一、六〇四、五六七七三四、〇〇八		

(二)士他也是一樣。普魯士的數目如下？

年	租種的	一部分租種的田	非租種的田
一八八二	八二九、一三七	二、三二二、八九九	二、九五三、四四五
一八九五	九一二、九五九	二、六〇七、二一〇	二、九五二、一〇七
	增八三、八二二	增二八四、三三一	減二、三三八

(三)普魯士納稅人數目增加如下？

進	款	一八七六年	一八九〇年增	加
二十五至一百磅	四、七〇四、七五七五、五一七、八二八八一三、〇七二			
一百磅至一千磅	四四二、五三四	五八二、〇五二	一三九、五一九	
一千磅以上	八、八三三	一三、五八三	五、五五〇	

(8)

我的第一篇反對這個命定主義的偏見——資本集中——的論文，於一八九四年八月在自由（此雜誌已有三四十年的歷史，是英國無政府主義者唯一的機關報。）上發表，當時這個學說，正是時髦的時候，各黨各派的社會主義者，大都贊許。我的意見，其初雖被一般人認為是個大邪說，但不久便是在馬克思的黨徒中間，亦漸漸地被承認了，四年以後，有幾位最著名的社會民主黨的著作家，——如德國的伯因斯，比利時的凡得 康爾德（Vandervelde）——也採用了我的意見，宣言那資本集中的定律，並沒有

的。

這個宣言對於馬克思教條的基礎，給了一個大打擊，使社會民主黨的全體黨員，非常驚奇，於是那些首領們，開始用所有的理論及統計，以維持這個馬克思的定律，不過他們的辯護，使他們的『科學的』方法的弱點，更爲顯著，足以表示他們的沒有真知識。

這些辯護的人中，有位最著名的，考茨基，知道各國公佈的數目，證明小資本家及中等資本家的數目，正在增加，是無可疑義的，於是向工人說明：不能用真數去比較的，應用他們增加數的百分比去比較的。舉個例，從上列的表看來，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普魯士的小農，增加了八萬三千人。考茨基不肯光明正大承認這件事，他用百分數去表示，說：——一八八二年的八二九，〇〇〇，在一切耕地中，是百分之十五，又七，一八九五年的九一二，〇〇〇，在所有耕地中，是百分之十六又四，於是他將這百分之數用減法減除，（多末奇怪的算學呀！）而說明八三，〇〇〇的增加的數目，不是八二九，〇〇〇的百分之十，只是千分之七罷了。

用了與這一樣的「相比的百分數」他去證明小工廠與小工廠工人的數目，以及小財主及中產財主的數目，不是增加，而是「相對的」減少，覺得容易證明些。用了這個相同的方法，他去證明大資本家的數目，比小資本家的數目，增加得更快。

不過這個把戲，完全是牛頭不對馬嘴。我們假定有一百個大資本家，二百萬小資本家，假定在十年內，大資本家增加了一倍，便是百分之一百了；假使同是小資本家的數目，只增加了百分之十，那末二百萬小資本家，變成二百二十萬了。所以，大資本家，倘增加了百分之百，只是增加了一百人；而小資本家倘增加了百分之一，便是二十萬人。

資本集中，小資本家的數目減少，是否這樣就證明了呢？完全相反。已經證明的，是資本家數目的增加，尤其是小資本家——這些不自由的現社會之最貪吝最無良心，最兇狠的擁護者。

用百分數而不舉出得到百分數的數量，這個奇怪的表示法，現在正被社會民主黨所歡迎。他們向工人說：「你們看，此地增加了百分之三百（三倍），而在那裏則僅增加

了百分之十。因此，第一處一定比第二處大了三十倍了。」

依了這個方法，聖馬力諾共和國的人口，增加五百之五百，要比美國人口增加百分之一，大了五百倍了。但事實怎樣呢？聖馬力諾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五百，不過是四萬七千人，而美國人口，增加百分之一，已經是八十萬了。真正的事實是這樣。

一定是位考次基的門徒這樣說過：「某村中鞋匠的死亡率之大，非常可怕，實際上是百分之一百。」事實是，那個地方，只有一個鞋匠，他不幸死了。

社會民主黨，因為要賣力黨馬克思的教條，甚至把他們教條的內容，也忘記了。馬克思的公式上，明明地寫着「一個資本家，殺滅了許多其他資本家」及「大資本家的數目，漸漸減少」，而維羅馬氏的人，却黨方向反對方面證明，他們說：大資本家的數目，是增加的，甚至於比小資本家數目，增加得更快。

不過，最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便是那些擁護資本集中論的人們，一點也不懷疑那

「馬克思的科學的定律」並非馬克思發現的，發現的人是一八三〇——一八四〇年間法國的社會主義者，聖西門派，傅立葉派，可是對於這些「空想家」馬克思及昂格思總是有意识地譏笑的。在另外一本關於「鈔襲」的小冊子裏，我將詳細地討論馬克思及昂格思採用了英法著作家的意見及公式，而不將這些著作家的姓名舉出。此地只說幾句話就夠了，資本集中說，佩烈（Dr. C. Pequeur）於一八三九，一八四〇年間在呈獻法國精神科學學院的著作中，已經指出了，一個傅立葉派，比來在他的「一八四〇年出版的英法勞動階級的慘狀」（這本書也是經法國精神科學學院贊許的）中，更加以詳細的討論。比氏在他的緒言中說：「資本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大資本家的產生，不是與封建時代，很有次序地產出掠取一切利益，一切自治，一切權利的特權家族，正是相同嗎？我也知道，財產集中在時時減少的人數手裏，並不是特權的結果，而是事實使然；因為這個原因，於是我更覺得非常的可怕了。」

尤其是，這個資本集中的意見，在昆西大朗十九世紀民主主義宣言裏，已很有力地

很明顯地論證過了。第十至十一頁，有『資本侵佔一切，大資本的勢力，時時刻刻在增加；在無論那方面大資本總是吸引併吞較小的資本。社會正要組成一個非常壓制非常卑鄙的貴族政治——這個已經開始壓制我們，毀滅我們，已經壓迫平民了，甚至於使中產階級自己，也漸漸地破裂，壓服，不自由……這是現代文明特有的社會現象……以機械的侵佔，一步一步地追隨著工商制度的路程……時時刻刻將全國財富，裝進新貴族政治的貯藏所裏——資本便集中在這裏——產出許多捱餓的窮人及無產者。英國資本集中在幾個新貴族手中的現象，已到最高點了。法比兩國，關於這欺人的工業發達，最會學英國的模樣，所以這兩國的新封建制度，也發達得最快。

昆西大朗比來，以及當時一切社會主義者，對於這資本集中（這是始於現代機器新發明所引起的工業革命）的趨勢，都認為是社會的大危機。他門主張「民主國家」應立刻反抗這可怕的罪惡；這些和平的改良派，傳播一種保障平民有一切生產工具及他們勞力生產品全部的社會制度。舉個例，比來說：『土地是生產底最重要的要素，所以要



從能夠耕田者的手中，奪取一小塊田，都是不應該的。」

這資本集中說，使法國和平的社會主義者，主張立刻的社會改良，而使當時的革命社會主義者，如布郎基，台查克，夫陸空等，得到刺激，去喚醒勞動階級立刻有革命的行動及實行社會革命。

但是，法國一切社會主義者，這樣明白地指出，明白地說明資本集中是一件社會的大罪惡，而馬克思及其教徒們，助以黑格爾的辯證法，使資本集中論變為一個社會有用的定律了。在他們看來社會不要一點努力，這個定律，已經可以很機械地很平穩地將人類社會解放了。這個資本主義自己會消滅，自己會使社會正義實現，這個學說，尤其是在德國青年中，正在傳播。近五十年內，因為受了這個教義的影響，非但德國的，並且各國的一切革命行動，總同盟罷工，都被社會民主黨的首領們，認為無智識的人底愚暴的事無益的事，並認這種事是阻礙他們馬克思命定主義的教義之自然的發展的。（昂格思在「法國階級鬥爭的序言」上說：「我們革命者甯採用合法的方法，而不願採用不合

## 法的方法和暴動——（蒂甘莊）

但是資本主義歷史的發展，勞動運動歷史的發展，便是最盲目地信仰這種學說的人，也張開眼睛，知道：（一）資本家及掠奪者的數目，非但不減少，而且增加得很快；（二）現在歐洲生活豪華的地主，資本家，官僚的數目，已有二千萬人，而在十九世紀中葉，就是這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發現的時候，人數不到四百萬。同時工人們——便是德國的工人們——也知道了，由於生活程度增高所得的苦痛，其原因非但祇是資本家的掠奪，並且由於國家爲了軍國主義，官僚政治，將稅捐增多了；並且那個用盡一切壓迫方法的主人——國家與資本主義合組成的——永遠不會承認任何政治的及經濟的改良，要有改革，非威嚇以平民繼續不斷的奮鬥不可。

## 唯物史觀

——譯自柴爾斯凱爾夫的社會主義史第八章——

我們已經認識昂格思直接歸功於馬克思，間接歸功於自己的所價「大發現」的價值了；我們也已認識昂格思信徒們心目中之最寶貴的國家怎樣斷人與壓迫人的機能了。現在我們只去研究第三種發現：「唯物史觀」。我們聽昂格思給唯物史觀的解釋罷：

(註)

(註)各地社會民主黨的編述者都說這種歷史的唯物說明是屬於昂格思的，馬克思只不過述其梗概。我們將在下面揭出這種奇怪的說明的作者與馬克思完全衝突的。馬氏是有信心的革命者，從沒有否認過力(Force)與價爭在歷史中的作用；也沒有斷言過歸納的科學，「是在形而上學的名下而得名」的編。

唯物史觀的概念是築在這種觀念上：生產與生產品的交換，價值……等形成了一

切社會組織的基礎；在每一人類的社會中，財富的分配，階級或地位的形成都是生產與交換方法的結果。

這種觀念，把有些言過其實的地方除外，其本身還是不錯的；生產方法在某一歷史的時期，確定某一社會的文化與文明的情況，確非奇論。但是這個於一八四五年，甚至於一八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昂氏的生日——之前，人們就已知道了。（註一）不過人們名這個為『歷史中經濟原因的影響與作用』（Le rôle, l'influence des facteurs économiques dans l'histoire）不名牠為唯物史觀罷了。並且我們名之為經濟說（économisme）的經濟原因的總和，還不是唯物論（Materialisme）。生產方法不過是進化論者用以推演的許多名為唯物的學理的原素或原因中的一種原素或原因罷了。部分不能包括全部；經濟說不能組成唯物的學理。我們認識許多承認經濟的關係與情況對於人類的發展上有莫大影響的作家，同時非但是理想主義者與玄學家，並且還是神的信仰者與熱心的基督徒呢。譬如基曹（Guizot），他雖是敘述英國十七世紀階級衝突

史的作者，但是他信上帝却如一個苦修士一樣。再如尼埃蒲爾 (Niebuhr) 他是德國史學派的偉大創始者，麻姆沙 (Mommsen) 亦為其中最顯著的代表之一。尼埃蒲爾 在十九世紀之初也宣告蒂特里夫 (Tite-Live) (註二) 對於羅馬始原的故事應該拋棄，研究歷史應該循着羅馬人民的經濟與社會的制度與情況。從此即有李西尼烏斯 (L. Cincius Stolon) 與葛賴巨斯兄弟 (Les Gracchus) 的土地法的研究；(註三) 從此即有麻姆沙 詳細的探索……但是，尼埃蒲爾、麻姆沙 與德國派的學者與唯物論還差一千八百里咧。

(註一) 葛爾古勃 (M. Kerkup) 在他的社會主義史 (History of socialism) 中也指出在馬克思 之前就已有。

(註二) 蒂特里夫、拉丁 的歷史家，生於西曆紀元前五九年，死於紀元後一九九年，著有很美妙的羅馬史，名 De Carales。

(註三) 李西尼烏斯、葛羅、羅馬 的平民演說家，他曾提出為消滅平民與貴族

間階級鬥爭的法律。高頓兄弟，長名蒂伯里烏斯，於紀元前一三三年被殺，次名加依烏斯，於紀元前一二一年一大暴動中被刺。他們曾提議頒佈為制止羅馬為族的貪心的法律。

再，如果我們追憶第一個指出環境的 Cosmique（本譯為宗旨的）與經濟的情況對於人類的進步與發展有影響的歷史家，如果我們去請教維哥（Vico）（一六六八—一七四四）與他法文的翻譯者米雪萊（Michalet）——米氏在他法國法律之起源的探討中，也專置力於民族的經濟情況——我們也覺得他們並沒有一點唯物論的記述。另外一個天才者，為政治經濟學的創的人的亞丹斯密斯（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年創出兩種重要定則：一，勞働是社會財富唯一的泉源；二，財富的增減是循着勞働的經濟與社會的情況，與生產者與非生產者的數目多少而轉移。——但是，我們看這個謙和的哲學家却從沒有冒認自己為唯物論者。——還有一個經濟學家，勃朗基（A. Blanqui）雖不比斯密斯深刻，特出，在一八二五年也說明經濟的原素在歷史中任務的

重要，他說：「……我即刻覺到在這兩種科學（歷史與政治經濟學）中有如此密切的關係存在，所以人們想單研究一種或把二者分開來研究是不可能的……第一種供給我們事實；第二種解釋這些事實的原因……從來只有兩派站在面前：一派是那些想自食其力的人，另一派想生活在別人的勞動上的人……貴族與平民，自由民與奴隸，教皇黨與帝政黨（Guelph et Ghibellin）紅玫瑰黨與白玫瑰黨，騎士與圓頭軍（英蘭革命時期的政府軍與革命軍），自由主義者與奴隸主義者都只是同類的變相而已。」

勃朗基說政治經濟學解釋歷史上的大事的原因；他同時代的人如米泉（Mignet）著（*Augustin Thierry*）等也這樣說。英國密勒（*J. S. Mill*）在他分析米雪萊的法律史的第一卷一書中，先分出歷史的學派，以他常有的明晰的頭腦，解釋明歷史為近代的科學，注重於支配人類發展的社會的與環境的法則與原因。（見考究與討論 *Dissertation et discussion*）布克爾（*H. T. Buckle*）在他陳述環境的法則，社會的情況，甚至於食物，在歷史中的影響的美妙著述中也說：「財富的積蓄是許多要因中之一，而且在許多

關係之下，是重要之最重要的。」與馬克思、昂格思同代的，而完全不知道有他們存在的一個人，叫做羅金斯（T. Rogers）曾著過一部大著作：六世紀的勞働與工資（Six siècles de travail et de salaire）在他另一部：歷史的經濟說明（l'interprétation économique de l'histoire）一書中，以經濟的觀點，分析英國的全部歷史。但是人們可以以唯物論者的頭銜加給這些國籍不同的學者麼？一定不可以的。他們是學者，是真理的探求者；他們應用科學的探討法於歷史學中，只能以「歷史的經濟釋明」一詞名他們的工作的結果。

那末，怎樣昂格思，他特別為一般被不斷的勞働壓迫住而沒有時間與方法來審驗他的斷語是否確實的勞働者而著述的昂格思要把唯物論這個字加給各個學者名為「經濟說」的東西呢？他怎樣弄到如此田地呢？他為什麼不對工人說：『我的朋友們，科學完完全全指給我們看，人類的將來是與我們的幸福與利於我們的生產力的情況有密切的關係的（亞丹斯密斯語）所以工人階級必須極早極早破壞國家的組織與一切



懸斷與壓迫的階級……」呢？我再問一句，他爲什麼不作一科學的說明，而要對那些勇敢，誠實，而又聽他說話的人述說那樣似是而非的故事呢？用這種奇之又奇的方法，人們到底得到何種效益呢？難怪那些無廉恥的，因自己的無知，完全不能作一點智的工作的政黨讀昂格思的兩本小冊子或馬克思的通俗小書，不以爲自己是科學家呢！一旦被那些受他們騙的工人抬到議會中去的時候，他們就會大言不諱地說，在他們之前，社會主義在議會中從沒有代表過……好像路易勃郎，蒲魯東與別的社會主義者都沒有出世過似的！

但是，那些誠實的人，以後若明白了欺騙他們，作弄他們的種種，他們將有何等失望呀！

我記得有一次與一個社會民主黨人討論，他是一個受過教育的少年，看過的書很多，可惜，近幾年來，完全沉溺於黨的庸俗的受過昂格思或過埃（Auer）審查的小冊子與別種出版中。他以勝利的態度對我讀一節昂格思反對杜林教授（Professor Dühr-

（二）的筆戰，文以為這是完全新的，完全「唯物論的」東西。

「人類來自動物，在歷史中還是半動物（Semi-animal）的狀態；在自然之前，為無能的野蠻者，既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又不知道自己的才幹，如動物一樣的窮乏與可憐，也不能比動物多有生產。」

我不回答他，我拿起福爾納（Volney）著的頹敗（Les Ruines）讀給他聽：

「在原始的時候，人類非但身體是赤裸裸的，就是精神也一無所有，他們偶然落於曖昧的與野蠻的地上；正如別的動物一樣，既無過去的經驗，又無將來的先見，只受本性的情感的統御與指導，徘徊與叢密的森林間；因有饑餓的苦痛，他即被引到食物的滿足；……因有天時的不正，他即想到遮蔽他的身體，他即製造衣服；因有強烈的樂趣的誘惑，他即與同類的生物接近，並藉此繼續他的種類。」（見頹敗，巴黎，新民國七年出版）

少年的失望如何，我們可想而知了。

福爾納的文中，所以沒有「來自動物」幾字，這是因為達爾文的著作是在一八五

九年出版，昂格思——我們將在下面說到——雖然反對自然科學家的唯物論，看到達氏的著作，只好承認由自然科學家證明的人類的由來。除了這幾個字外，人們以為昂格思是抄襲福爾納的……但是福爾納就是所引的思想的創始者麼？完全不是的。福氏因頭腦清楚又有極好的文學才能，只不過傳播他那時候的思想而已，我所以要引福氏與勃郎基為例，是為證明經濟的解釋，從十九世紀之初，就不是只有幾個具有特別天才的人纔能懂得的奧妙的概念，反之，一切頭腦清醒的人都已知道採用了的。如果昂格思以為把已經蘊釀着很久的，而又早已普遍於人間的思想，換了名詞，擡為己有，就變成爲人類的恩人，我以為他大錯而特錯了。這種發現的光榮依然是歸維哥，百科全書派，亞丹斯，德斯，美國哲學家，尼埃爾與顯著的德國史學派……的。

即使昂格思要把一切東西混和了，以形而上學與科學媾合，以經濟說爲唯物論，即使這個妄自尊大的人要反對唯一合於科學的，爲科學所採用的自然科學家的唯物論，科學的本身是無罪的……因爲，無論似是而非的論斷怎樣眩惑人，事實到底還是

存在的，德國工人不幸讀了昂格思的小冊子，就深信黑格爾的形而上學，就是以漸變說（Transformisme）為根基的進化的，一元的科學，而培根（Bacon）、洛克（Locke）、拉馬克（Lamarck）、達爾文、埃爾姆霍斯（Helmholtz）的歸納科學却只是形而上學。科學給形而上學的意義是什麼呢？就是陳舊的經典派（Scolastique）的不合理的古董思想，以為自然以及一切環繞我們四圍的東西只是我們先天的觀念的一種反映，想認識物的世界，並不是要考察自然，而要深究精神的超自然的現象與事實；形而上學的名詞就從這裏出來。（形而上學 *Méta physique* 即是物以上自然以上的意思——這要請自稱為科學家的人們注意。）

給這種神學與超自然的愚蕪的概念以致命傷的是培根、洛克、福祿倍爾（Voltaire）、奧百科全書派，以及英國的各哲學家。這些近代科學的偉大的先驅者證明我們的知識與我們的思想都是自然的考察與研究的結果，所以我們應該以歸納的方法來研究自然，研究自然的起源與其表現中的現象……你們知道昂格思怎樣指教工人麼？

「這種方法（自然的歸納概念）由培根與洛克移到哲學中去，發生了過去世紀的極顯著的智的狹隘（？）創起形而上的推理法。」

昂格思這種妄斷，比他在別處說過進化論者與漸變說者的學理——換句話說，自然科學家的科學——來自黑格爾的哲學，更為荒謬不倫，不多不少，恰與科學的術語相反。馬克思自己也給他一顯明的反對：

「十七世紀的形而上學給法國的唯物論揭穿錯誤被推翻了之後，至十九世紀德國的思辨哲學則又大張其報復與復辟之師。自從黑格爾成立了他普遍的形而上學的帝國後，攻擊神學的議論與十八世紀的一樣，也重新起來，並且大致都是反對一切思辨哲學的一切形而上學。」（見馬克思關於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 *Sur le matérialisme Français au dix huitième siècle*）

即使昂格思要沉溺於形而上學的愚蠢的觀念中，直至一八四二年，還以為世界自然，這種壯美的活潑的自然，也是他那些奇異的觀念的一種表現，科學本身也是無罪的。

因為他有這種形而上學的信仰，無怪他不以他所看見的或所讀過的一切東西為他自己的觀念的反映啊，無怪他不妄求在他未生之前就已由科學發現的思想與方法，為自己的發現，以顯他奇特的才能啊。

我們只能這樣解釋他的妄求與他極不科學的說明。我們應該假定他不知道有這一切歷史的證據存在麼？果然如此……那末，何等奇異的科學的「黨」的科學的「領袖」呀……一個例子可以指出他的真面目：他完全不知道復埃白克（Reuterbach）無神論的主要觀念——人類以自己的性質與形像形容神——在復氏的著作出版前五十年就已為法國的著述家與哲學家的常識了。在福爾納的頹敗中，我們能讀到：「……人類與他所居的世界一樣，是受自然法則支配着，這些法則，其進行是合規的，其結果是相應的，其本質是不變的……」（上九頁）這並不是上帝照他的形像創造人類；人類以自己的形像創造上帝；人類以自己的精神給他，以自己的意趣為牠的意趣，以自己的裁判為牠的裁判。」（八五頁）

這一切昂格思都知道的，人們將對我說。好！我們假定他如是罷！但是，在這場合，爲什麼他要大施其欺騙，並盡力在無產階級的頭腦中創起甚於可悲的混亂呢？他詐取讀者的意見，使讀者入於歧途，到底爲那種目的呢？當然不是爲社會主義的前途與利益的。

（本章完）

震天





## 唯物論與奴隸制

——譯自柴爾凱索夫的社會主義史第九章——

昂格思與他「極科學的」信徒曾宣告自然科學家的唯物論——換言之歸納科學的全部——是平凡的。那末，另外還有專供特出者與特權者之用的唯物論麼？——是的，他們截然說，另外還有由他們發明的辯證的唯物論，而這種唯物論，與自然科學家的唯物論完全不同。

辯證的唯物論何等奇怪的名詞！這樣的混淆都會造起來，人們還有什麼不可造呢？……我們這時代所謂唯物論可以說就是歸納的科學的本身。就是我們這時代實證的知識與進化的哲學的總基礎，除以社會民主主義為名的詭辯的混淆的學理不以自然科學家的平凡的唯物論為根基外，什麼科學都以此為根基，除此之外，即無所謂科學。我請昂格思派的詭辯主義者注意馬克思在一八四五年對於這點所說過的意見：

『唯物論是英國的產兒……唯物論與歸納的科學的真正的創始者是培根。他以爲科學只是由各種自然科學組合成的……科學就是實驗……歸納、分析、觀察是論理法的主要原素。運動是物質的不可分離的性質……而能力本身也能造出有生物 (*Vires animés*)……人們不能把運動的觀念從產生牠的物質中分脫出來……人類是隸屬於自然所賦與的法則的。』(註)

(註)見他關於法國唯物論的文章(一八四五年)當由 *Die Zeitschrift* 轉載——原註。

論到英國的唯物論的與感覺派的 *Sensualistic* 哲學在法國的影響，馬克思說：『在這國中，人們已覺到實證與反形而上學的 (*Antimeta-physique*) 方法的必要。洛克的著作出版真可謂適得其時。』

所以我再要請問昂格思的信徒們，爲『唯物論、歸納的科學與反形而上學的方法』的創始者的培根與洛克怎樣會被昂格思名爲形而上學的創始者呢？怎樣他與他的信

徒的膽敢向工人說在自然科學的唯物論之外另有一種唯物論呢？並且他們在黑格爾的反動的奧形而上學的學校中長大的他們，把唯物論的發明據為己有，並盡力攻擊自然科學家的真正唯物論，到底根據何種理由呢？怎樣他們可以高工人說歷史的經濟解釋，由科學本身創始的歷史的經濟解釋，是由他們發現的？其實這種發現恰是真正的唯物論。

無論他們怎樣妄稱自己為科學家，我以為昂格思與他的信徒們所以要如此做完全出於無知的。所以請他們聽德國一個大自然科學家對於歸納科學的平凡的唯物論的說話罷。從此他們或者會知道馬克思所採用的培根與洛克的觀念，（那時他們——馬氏與昂格思都還沒有世界專政的傾向）經過許多修正與增補後為近代一切科學與哲學的基礎。

『我們一元主義（Monsisme）的概念或一元哲學——赫克爾（Haeckel）說——是非常明瞭，無一毫混淆可言的。依我們看來，物質之外的活的精神是與死的物質一樣的

不合理；牠們是混合在每個原子中，一點不能分離的……分析化學的元質……是許多原始原子不同的化合的結果……炭素（Carbone）的原子（有機界的真正創造者）是四種原始的原子化合成的四面體（Tétrèdre）或者是極合於真理的……自從我們的球體重冷之後（照拉勃拉斯 [Laplace] 的假定）自從蒸汽凝結為水之後，炭素的原子就開始牠們創造的活動，與別的成形的（Plasmodiques）與能夠發展的元質化合，在很長的時期中，我們的球體只有原形蟲（Protozoaires）或單細胞動物居住着……動物苗裔史領我們一步一步的從最原始的生物起，經過梅打曹埃爾（Métazoaires）（註1）直至人類……我們人類的身體是極慢地形成的，經過一大批脊椎動物的祖宗才漸漸的達到我們現在的地步；我們的靈魂也以同樣的方法構成……人類的靈魂只不過是我們的感覺、意志、思想與這些以極微細的膠細胞為機關的生理機能的總和……每個科學家現在都確鑿地深信原形蟲也有靈魂的，而這種靈魂的細胞（Âme-cellule）也由感覺、知覺（Perception）意志等組合成的，人類的感覺、思想、與意志，與原形蟲的不同。

只是量的多少而已……現在我們的確地知道有機的生命與「永恆的法則」和諧不悖的發展着，完全與李埃爾 (L'Élie) 一八三〇年在無機界的進化上所定下的法則無異。」

(註二)論到人類的道德問題，赫克爾又說：「己所不欲，不施於人」這句古今來最高尚的道德箴言在耶穌紀元前數千年，人們就以之教人而且採用了。……我們現在繼承牠，以本能的名詞給牠，但是我們的祖宗，哺乳動物，從能過着社會生活的時候，就早已實行於他們中間了。」

(註一) 梅打曹埃爾 是赫克爾學理中，指一種有微細的細胞機體的生物而言。

(註二) 見一元論，赫氏於一八九二年，在亞爾登堡 (Alterbourg) 東方自然史

#### 學會的演講。

人類為動物的後裔，人類，在生理與道德的觀點上為有機的進化的產物，看哪，這就是我們這時代的科學的基礎。一切學者，就是極虔誠熱心的天主教徒，如賽西 (Secchi) 與麻亞玉 (Moigno) 教士等也以與赫氏差不多的語調首肯了這種學理……實在，在

我們的時代，沒有人說唯物論是一種單獨的學理。我再復述一句，唯物論已成爲與科學同義了。在百科全書派的時代，科學被神學與形而上學侵占了，或在十九世紀之初，當洪水的學理統御着地質學居鐵埃（Curie）攻擊拉馬克與全弗羅聖依拉爾（Geoffroy-Saint-Hilaire）的學理的時候，唯物論上的爭辯是很重要的。但是，近五十年來，所謂唯物論者這個字只指你不是一個否認科學的無知之徒，不是一個神學家，猶太教徒，形而上學家或社會民主黨人。至於昂格思呢，他受了復埃白克的影響，開始從形而上學的無理的論理中解脫出來，所謂科學的學理對於他好像是一種神祕之暗示。可是他要以近代科學的這些最初步的真理的發明歸功於馬克思與他自己，却沒有絲毫理由的。

並且我極疑心昂格思實在完全從形而上學的統治中解脫出來。在他與杜林教授的筆戰中，可以看出他不是唯物論者，也不是科學家，他否認強力在歷史中的影響，他頌揚奴隸制爲人類的一善舉。在昂格思的文中，我們讀到：

「私有財產在歷史中大概不是劫略與暴力的結果……牠是從經濟的原因中來

的。在牠的創造上，暴力是沒有一點分的……私有財產起源的全部歷史都是鑲在純全是經濟的原因上，沒有一次用得着暴力，劫掠，國家（註）或無論何種政治的干涉來解釋牠的由來的……財產，在人們能以強力佔據牠之前，由勞動創起的……在奴隸制成為可能之前，就已有生產與分配的不平等存在了。」

（註）那末，爲什麼要略取國家呢？

不是武力，也不是強力與國家的干涉……是生產本身產生出不平等，壓迫與奴隸制……在這場合，生產與勞動，成爲社會的一切不平等的唯一的源泉了，牠們對於人類是何等可厭，何等可咀呀！

但是，那末，我要問，當那些原人爲彼此相食而戕殺，他們到底依據何種學理，何種資本對於他們是必要的呢？

昂格思真是一個詭辯者，他以勝利的態度教訓杜林教授說，魯濱遜所以捉着禮拜五，因爲前者是高的文化的代表，比後者武裝得好。『武器比較完善的生產者時常戰勝

低等的生產者。』他加上說。但是魯濱遜曾把禮拜五從幾乎被他的同類吃了的不大可能的景況中救出來。他的同類們却在魯濱遜以前，戰勝他。他們所以戰勝他，是因為他們有高等的教育呢？還是因為他們的強力厲害梅納里克（Ménélik）與亞皮西尼人（A. I. Dyak）把意大利人打敗了，是他們的文明程度與生產方式比較進步呢？還是他們的力量比較強大？北非蠻人破壞了希臘羅馬的文明，是因為希臘羅馬人的知識工業與文明不及蠻人麼？不是的，這是強力、粗暴、殘酷使他們戰勝的。

昂格思承認壓迫與奴隸制，為合理的莫名其妙的學理，其根據從何處得來的呢？有好幾次說過他是釋明馬克思的思想的。但是後者却從沒有否認過強力與粗暴在經濟生活與政治上的作用。

「……各大民族的統一都是由暴力掀起的，而今日暴力却成為社會生產的一種有力的要因了。」見馬克思一八七〇年——七一年法國的內亂。

馬克思照歷史的事實，承認暴力的作用，昂格思却向工人們宣傳說他們之所以被



壓制，被壓斷都出於他們甘心爲奴隸的意志，二者到底誰有理呢？

再當他告訴我們：「沒有奴隸制，古希臘必不能有所發展，而牠的藝術，科學……也不至於有那樣光榮燦爛。」或者「奴隸制在這個時代是一極大的進步之道。」這些話的時候，他的根據何在呢？如果奴隸制是歷史中進步的一要因，爲什麼同一希臘後來却淪落於野蠻的狀態，受着土耳其的統治呢？奴隸制從那時一直盛行到十九世紀之初，怎樣，足足經過二十多世紀，同一希臘，同一希臘的人民，又生活於同一奴隸制下，不繼續牠不可比擬的文明，而要漸漸沉於野蠻的狀態中呢？

除在奴隸制的辯護者的書中，能找到與昂格思同一口氣的說話外，無論在那種文學中，我都找不到同樣的例證。專制與奴隸制的擁護者至少說他們是武裝的權力的代表，平民——「細民」——應該服從他們。但是，看哪，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領袖却向工人敘述他們的祖先甘心屈服於富人，強力不是使他們的祖先賣自身與賣孩子所必需的！依這位首領的意思，他們的祖先甚至怯弱到甘心將新婚的第一夜的權利都讓該富

人呀！

從來沒有人如這樣的侮辱無產階級。他所以達到這樣的武斷，必須為科學的領域上的一確實的作偽者。呵！可憐的科學，多少愚昧的奇怪的話，呂格思假汝名以言！

可是，人們就要以這一切愚民的曖昧的拉雜的東西，假充為科學的社會主義，教給德國的工人……但是德國的工人是很聰明的，很有休戚相關心的，很和藹的，決決不至長久地留於這類學理的帝國中。人們已經覺到他們將近的反叛的徵兆了。

不過，那些自稱為科學的信徒，情願拜倒於這個思想的作偽者的「偉大的」先生之前的糊塗蟲，却仍能留為他忠實的學生：他們太無知了，那能知道真理，愛護真理呀！他們也與他們的先生一樣，是那些因在世上太私利了，被判為永遠在痛苦的人類之外，幽遊於地獄中的人的隊中人啊。

震天

## 馬克思主義的討論

青年諸君，也有了解現代的時代，是無產階級的時代，於是加入共產黨。但是共產黨的主張和實際，果真是以謀無產階級徹底的利益嗎？無論任何主張，口說上，表面上，總是很好的？但是論到實際，那就大不同了。言偽而辯，學非而博，足以惑衆的主張，却也很不少。入共產黨的青年，大半相信兩種主義；一馬克思主義，一布爾塞維克主義。這主義，究竟對呢？不對呢？須加以正確的判斷，須有較深的研究，我且討論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著作比較宏富，立說比較艱澀，在只看見他的主張的青年們，就易爲他所迷，覺得他是完全無缺的。不知研究學問，必須懷疑，必須比較，必須自己加以正確的判斷。隨聲附和，人云亦云，那是爲學的大戒，而且虛心也是求學的要素，如果已經相信一學說了，不肯對於他種學說一加研究，就以牠爲天經地義；結果是蔽目塞聰，是偶像崇拜，實則是太菲薄自己的。諸君如果相信馬克思主義，我要問諸君一句話，諸君了解馬克思主義到

何程度？馬克思著作，號稱難讀。他的主張，有許多晚年的和早年不一致，有許多很多歧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解釋者很不少，各立一說，不能一致。究竟那一種解釋是深合馬克思的原意呢，那一種是附會穿鑿呢？這也是很費研究工夫的。中國共產黨的首領們，也有以為做黨員的，只須絕對服從首領的命令就是了，用不着詳細地研究。他們又以爲革命的工作，在於實行，而研究却減少實行的勇氣。他們這一類話，很足以動富於血性的青年的聽，其實，是他們變相的愚民政策罷了，人類的不易有進步，而又多走錯路，知識缺乏，也是一種大原因，因爲見之不明，知之不確，於是盲動，於是瞎撞。盲動瞎撞，也有偶然成功的，但往往倖倖成功的不過十之一二，而失敗的常常十之八九，但是希望做首領的先生們，却十分贊同羣官贊同羣愚人家都呆笨而他獨聰明，於是他可以支配一切命令一切壓迫一切，就可以大權獨攬，專斷自私了。從前的皇帝，現在的首領們，所用手段是一樣，不過現在的首領們，手段高妙得多，能夠想出許多掩飾的話以自欺而欺人；什麼黨的紀律，什麼黨的訓練，都是陷人入於奴隸狀態的名詞。青年諸君，你們入共產黨，相信馬克思主義，都

是你們的自由，但是你們一方面是黨員，一方面是一個自由獨立的人，做了黨員而傷失了獨立自由的人格，我想自愛的青年，是決決不願意的。在羣衆行動的時候，合理的服從，有時也不可少，但不可盲從。你們千萬不要爲首領們的謬說所惑，你們第一步的工作，是自由研究。不知而信，不知而行，簡直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固然多危險，而且使自己成爲一盲目的人。自己沒有耳目，以他人的耳目爲耳目的人，是世界上最可憐的，我想有志的青年決不至於此。諸位青年中有讀書的機會和時間的人，當也不少，我希望你們抽出一部分時間來研究馬克思主義，如果你們已加入共產黨，或想加入共產黨，我並不勸你們懶懶做學者，但是希望你們要懂馬克思主義，要真青地懂馬克思主義，已經懂了，第二步的工作，你們應該知道，反駁馬克思主義的主張是怎樣，他們主張的立腳點，和馬克思主義有怎樣的的不同。你們應該去成見和私見，平心靜氣地研究一下。這樣，你們纔可以知道馬克思主義究竟是怎樣的一種主義，是對的呢，是不對的呢？

原來馬克思主義的本身，不像三民主義這樣簡單，我要和青年諸君討論，必須在專

著中。在這短篇文章而加以討論，近於不可能了。我所希望於青年諸君的，第一，有真正爲無產階級謀利益的決心，第二，有自由討論的精神。青年諸君如果有這兩種條件，再加以研究，那末自己一定也會漸漸知道馬克思主義，還不是真正謀無產階級利益的主義了。我在這短文中，只能提出對於馬克思主義懷疑的要點。這種要點只可以當做要目看，只可以當做大綱看，而不是詳細的批評。這許多疑點，也決不是我個人的疑見，是國內外幾位研究馬克思主義者的主張，我不過認以爲很合理而介紹在這裏罷了。青年諸君如果以爲這裏所說的是對的，我希望諸君更進而研究所介紹的原著，以及其他著作。我寫這一段文章的希望，只是使青年諸君知道馬克思主義並不是天經地義，合理地批評馬克思主義的也大有其人，諸君耳目可爲之一新，諸君眼界，也可爲之一產；至少，諸君不至囿於馬克思主義的囿中而末由窺見馬克思主義以外的天地了。

我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第一所當注意的，是他的學說，有不少是抄襲的，而不是創造的。凡是學者，都該有相當的道德，而誠實也是重要道德的一種。任何學說，都有他的來源，

這種來源，或是先進者或是同時的學友，但是所謂來源，總是直接間接的影響，而決不是襲取。我們援引別人的學說，採取別人的主張，都沒有什麼不可。但是我們應該尊重別人的創見，保存別人的名義，如果竊取別人的主張，改頭換面，以爲己有，那是學術界中極不道德的事。嚴格地說，是著作界的大賊了。馬克思主義者所尊奉得了不得的馬克思，有多少多少人，以爲他是社會主義的父。他是有心得，他是能創造。甚至於有人說：『若置馬克思不說，我們就不能知道社會主義是什麼，社會問題是什麼？』但是馬克思學說究竟是抄襲呢，是獨創，這是要證之於事實，而不能靠空話的。我且和諸君談一談事實。

共產黨宣言，馬克思主義者所奉爲聖經的。但是諸位青年也知道這宣言抄襲的來源嗎？法國革命巨子傅立葉主義者維克特昆西大郎（Victor Considerant）曾經著一本社會主義原理，十九世紀民主主義宣言，第一版發行於一八四三年，第二版發行於一八四七年。當時有不少的讀者而且給與人不少的感動。而馬克思，昂格思的共產黨宣言，於一八四八年出版的。我們試把這兩種宣言一對照，能夠發見實質上極相同的地方。

我姑把相同的地方略舉於左：

(一)共產黨宣言說：「(英譯本八頁)『在古代歷史中，我們差不多在隨處的社會中，可以見到其種種制度，複雜區分着許多社會階級的差別。在古代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這是主張古代社會以階級制度為要素的。」

民主主義宣言(一頁)說：「……奴隸制度與階級制度之精神，乃古代社會之特質。」這也是主張階級制度為古代社會的特質的。

(二)共產黨宣言(八頁)說：「從封建社會之廢墟發了芽的近代有產階級社會，也沒有除去了此階級之敵對。」這是說近代社會是從封建社會發芽的。

民主主義宣言(二頁)說：「因工業，科學，勞動之發達，形成的新社會，從封建社會產生出來。」這也是主張近代社會是從封建社會發芽的。

(三)共產黨宣言(八頁)說：「社會的全體更分裂而為互相敵對的兩大陣營，即對立的兩大階級，即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是主張社會分為兩階級的。



民主主義宣言（十頁）第八章，標題是「社會分裂為二階級，即占有着一切的少數與一切被剝奪了的大多數」這也是主張社會分為兩階級的。

（四）共產黨宣言（八頁）說：「於此蒸汽與機械做了生產業之革命，廣大的近代工業替代了手工業制度。中等手工業家階級，被全工業軍首領的工業的富豪即有產階級代替了。」這是說大工業破壞了手工業。

民主主義宣言（九頁）說：「蒸氣，機械，大工場，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容易的把小的中的工作場壓倒了。由他們的進展，舊式的手工業與工匠隱形潛形，在大工場與無產者之外，什麼都不見了。」這也是說大工業破壞了手工業。

諸位青年！僅僅共產黨宣言的一頁，而和民主主義宣言相同的已有這許多；彼此的次序，又很相近。八百以後至二十二頁，就是宣言的第一章，就是宣言的理論部分，昂格思自以為在現在都有牠的價值存在着的，幾乎每頁都有和民主主義宣言相同的地方，有的處，有的二三處。諸位青年，世間有這樣不謀而合的事嗎？不是抄襲，會偶合至於如此

嗎？誰抄襲誰呢？很容易明白的，民主主義宣言發表於一八四三年，共產黨宣言出版於一八四八年。

階級鬥爭，昂格思以為是馬克思的大發明，但真是馬克思的大發明嗎？一七六七年南蓋（Linquet）在社會的基本原理中寫着：『在有產與無產者的中間橫着一個深淵，生活的需要逼着無產者去做有產者奴隸……』聖西門是馬克思所稱為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的，但是他說過：『現在全勞働人民被少數人掠奪了……』蒲魯克馬克思所稱為小資產者的，但他又說過：『有產者與無產者的戰爭，是世界史的全部』法國的基祖（Guizot）說過：『我們的歷史，全是各種階級的鬥爭史，貴族和中產階級，貴族和平民，資產階級和工人，有產階級和無產者——在各個不同的社會狀態中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這和共產黨宣言所說：『一切過去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地主和農奴，行東與職工，總而言之，就是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從古至今沒有不站在反對的地位，繼續着明爭暗鬥的。』不但內容相同，而且字句都很相同了。

其餘如路易布郎 (Louis Blanc)、昆西大郎 (Consid'ran) 等，都在馬克思以前說過階級鬥爭的話。階級鬥爭是馬克思的大發明嗎？

剩餘價值又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以為是馬氏的大發明嗎？昂格思且以為在馬克思以前，經濟學中還沒用過這個名詞，但是一八一九年著名經濟學家奧史學家 西斯蒙地 (Simon de Sismondi) 在經濟學的新原理上，明明用剩餘價值一詞。著名的共產主義者湯德生 (U. Thomson Pradann) 對於剩餘價值認為是用暴力與欺騙向生產者掠奪來的。薩魯東說私產是無物，無郎基 (Blancqui) 說資本非積產的勞無而是掠奪的勞無。剩餘價值說是馬克思發明的嗎？

資本集中律，也是馬克思主義者自以為馬氏大發明之一。但是民主主義宣言（十至十一頁）也有同樣的主張「……於是把『富』集中起來，造出了餓飢的窮民與無產者之大羣。在英國以最高的程度把富集中於少數貴族之手。法產西與比利時，追隨着英國達發工業，走同樣的錯路……」

最低賃銀法則，昂格思又自以為是發明的。但是十八世紀初期的鳩爾谷，以及里嘉（Ricardo）比該（B. Bare）早已在馬昂爾氏以前說過了，昂格思說過：「生產者之生存，須與其子孫存續之必要上的最低賃銀法則。」而鳩爾谷曾說：「一切雇傭勞動者的工資，須為工人的必要生存限制。」比該曾說：「勞動，換言之，就是人類的生命，現在已變為商品了。他的價格，純視供求關係而定。」經濟學者，普通規定不易的工資限度，作為必要的生產價格……」

唯物史觀更是馬克思的大發明了，但在馬氏以前，如維哥（Vico）蓋爾台爾（Gesell）等，尤其是巧爾商賽夫斯基（Cheromskiy）對於歷史中的經濟影響，均有相當的紀述。

這樣說來，馬克思的發明在那裏採取別人的學說，不算什麼，但是馬克思和昂格思兩人，却處處自以為發明。抄襲可以為發明嗎？

以上種種，我完全根據非子先生所重譯的柴爾凱索夫（Cherkessoff）的共產黨宣

言的底本以及魯智先生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兩書。諸位青年如要知道詳細，最好請閱原著。

第二，馬克思主義是空想的不是科學的。馬克思主要學說，雖然由抄襲而來，但假使內容很完善，那末也不要緊。但是他的內容是怎樣呢？有人說：「與社會主義以科學的根據，使他從空想的境地說出來，實在是馬克思……然而社會主義由馬克思的手怎樣變化了的呢，簡單說，就是從空想的到科學的。」這「科學的」三字，一般人就以爲是馬克思所以成爲「社會主義之父」的地方。但是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究竟名實相符嗎？「名」是可以隨便使用的，但是和「實」不符的名，只足以欺騙一時。

「科學的」一種意義，可以說是「應用科學的方法」的。科學的方法中，自然以「演繹法」「歸納法」爲最主要，而歸納法尤爲重要。自從培根創始歸納法以後，許多科學家都應用這方法，科學界中有很大的進步。所以有人說科學的方法，大體是歸納的。而科學方法最重要的地方，是從事實著手。因此，凡是用形而上學的方法思辯法等所得的知識，

都叫做非科學的、空想的。我們要判斷馬克思所用的方法，是否科學的，可從左列幾個問題來證明他。

(甲)辯證法是科學的方法嗎？應用辯證法，雖以齊諾(Zenon)為嚆矢，但一般所稱為辯證法，指黑格爾(Hegel)所採用的方法。黑格爾是唯心派的哲學家，很富於浪漫的都神。黑格爾以為一切事物的發達，須經過「正」「反」「合」三段的順序。「正」之中含有「反」的要素，「正」「反」之中又含有「合」的要素。由「正」「反」而生「合」，而「合」又成為「正」，同時又含有「反」。這樣遞指下去，「正」「反」「合」的關係，可用圖表示如左：



用「正」「反」「合」的關係去說明一切事物所以存在的理由，就是黑格爾的辯證

法。這樣的方法，是自己假定一概念的模型而不顧事實如何都硬嵌入模型的方式中，這和從個個事實以確立普遍推理的歸納法正相反對。所以辯證法是非科學的。德國達特（Wandt）說：『這些哲學家因利用辯證論的方法，便認為自己的思想已有堅固的基礎。但在我們的眼光看來，是違反自然的現象；假定我們揭開內幕，便可發現這愚蠢的思想。』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自然科學和唯物論，極其發達，所謂黑格爾的辯證法，凡是稍明了西洋思想史的，沒有承認他是科學的，他是空想的玄學的方法而已。

（乙）馬克思是用辯證法嗎？馬克思很受黑格爾學說的影響，他也應用黑格爾的辯證法。他的學說，差不多都用這辯證法的。他的好友昂格思說歸納法不是科學，唯有黑格爾的自發的世界精神與埃立伊斯基（N. Eliecki）的辯證法，才是現代的科學方法。這樣，馬克思既然用「非科學的」方法，怎樣他的主張可以稱為科學的社會主義呢？

「科學的」又一種意義，又可說是具有「科學的精神」的。所謂科學的精神，第一

是「崇實」的精神。科學的結構是建築在「事實」的基礎上的。所以科學家應以「事實」為研究的基礎。第二是「貴確」的精神。科學家不但以事實為研究的基礎而已，而且須精確地了解事實。如果不能崇實，不能貴確，那末就流於空想和籠統，勢非武斷不可，完全不是「科學的」了。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嗎？我們又要看他的學說是否以精確的事實為基礎。

(一)唯物史觀是合於精確的事實嗎？唯物史觀是馬克思學說的根柢。研究牠的解釋牠的，很有許多人和許多著作。可是他的要領，只概括在經濟學批評序文二十行裏面，不能不說是很簡單了。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人生哲學卷上，竟有這樣的話：「此書係社會主義之鼻祖德國馬克思所著，名唯物史觀。本來這個名稱，是安格爾替他加上的，但後來竟在學術界產生絕大威權。他這部書的價值，是誰也知道，用不着介紹。我們要談人生，為萬萬不能不先將這書披覽一番。原著無論何國語言，概有譯本。」著者竟以唯物史觀為一部有威權的專書固然可笑，但也可見唯物史觀四字之足以眩惑不少耳食之徒。



了我先把一般所認為唯物史觀公式的第一段錄左：

「人類在他們生活之社會生產上，必進入一定的，必然的和獨立於他們意志之外的關係，即進入適應於他們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的發達地步之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便成為社會的經濟構造，便是法律政治的上層建築所據以成立的真正地盤，便是發生與他相應的一定的社會意識的真正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法，可以決定普通社會的，政治的，精神的之生活過程。人類意識不能決定他的生活狀態，但是社會的生活狀態反可決定他的意識。」

這一段公式中最重要的意義，是說「生產關係」是適應於「物質生產力」的。「生產關係」隨着「物質生產力」而變動，而「社會的經濟構造」又因為「生產關係」的總和，「法律政治的上層建築的真正地盤」以及「社會意識的真正基礎」又以「社會的經濟構造」為地盤而建造起來。所以「生產力」「生產關係」「……」等的關係，可以用左列的形式表示出來：

物質的生產力——生產關係——社會的經濟構造

法律的政治的制度

社會的意識形態

這樣，物質的生產力，是一切社會現象變動的根源。因物質生產力變動而生產關係有變動，因生產關係變動而社會的經濟構造有變動，因社會的經濟構造變動而法律政治以及社會意識有變動。所以物質的生產力，在唯物史觀中是很重要的東西了。但是物質的生產力，究竟指什麼呢？有人把生產力解釋做「技術力」就是在生產上所應用的機械工具；有人把生產力解釋做勞動力，技術力，自然力；有人把生產力看做生產方法，叫唯物史觀為技術的史觀的。總之，即使把生產力解釋為包含技術力以外的力，但是技術力總是很重要的一種。技術的發達，是支配物質的生產力的最重要的因子。照馬克思的主張，「生產關係」是必然的，是獨立於意志之外的；而為生產關係的根本原因的生產力，當然也看做獨立於意識之外，而是必然的。但是精確的事實是這樣的嗎？

日本河上肇說過：「馬克思以為經濟組織，並不是一兩個人想這樣做，想這樣改造，

就是如意改造的。一切社會的經濟組織，是應着社會上富的生產力之發達程度而定的。譬如用手車紡紗的時代，就行封建組織，產用蒸氣力而紡織的時代，就應着牠發現了現在資本家這機組織。『所謂手車，所謂蒸氣力，都是馬克思所謂生產力，所謂技術。這種技術一改善，於是生產關係，社會的各種構造，都跟着改變了。我們試想一想，所謂手車，所謂汽機，是怎樣發生的呢？還是由於人類意識呢？還是由於經濟呢？大家都知道手車汽機等等，都是技術上的發明。技術上有新發明，生產力就有變動。而所謂發明，多半由於個人的創意。社會學家泰特 (Tarde) 以為社會的變動是一切新發明的結果。而發明的原因，有內外兩種。外因有生物的社會的條件；內因是天才的心的勞作。古今多少大發明家，他的發明，無論由於實際的需要，無論由於好奇心，誰都可以承認他是個人的努力，是意識的產物，而不是經濟狀態所構成。先發明汽機而後有資本制度的社會，不是先有資本制度的社會，而後發明汽機。這機不是人類的意識先決定了物質的生產力，而後決定社會的生活狀態嗎？

而且個人和社會，精神和物質，都是互有影響。而社會的根本改造，最初多由個人有先知先覺的精神。中國有「同盟會」「光復會」等許多革命黨員的努力，遂有中華民國的社會；有共產黨員的努力，將會有共產社會的實現；其他各種改造，都可類推。個人從事任何革命，都是願受肉體上的種種困苦，甚至於犧牲生命亦所不恤；經濟更不必言。他們爲什麼呢？無非因爲有一遠大的理想，而所謂理想是一意識的產物。所以社會生活狀態的改變，由於社會理想的改變，由於人類意識的改變。這樣，人類的意識，不是可決定社會的生活狀態嗎？

日本中澤臨川說「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從實踐方面去看，這種機械的世界觀，一切都受生產的方式束縛；人類的意志在這個中間是一點力量都沒有了。我們祇要拱手無爲，以待資本主義的瓦解；共產社會的實現，那就好了。人類既沒有依從理想，向一定的方面的努力的必要，必沒有努力的餘地，乃是無爲的天下，乃是最適於懶惰者的世界。人類不過是忍着飢餓，坐待果實熟了落到口中的懶人罷了。」這是很痛快地透澈地批

評唯物史觀的話，而事實上也是如此。社會的狀態，很多由於有理想、有努力而後才有發展。否則教育、宣傳、思想運動都沒有用處了。試問馬克思自己，他當時受了不少的困苦艱難，爲了宣傳自己的主張，如果必然論是對的呢？他爲什麼要如此呢？

(二) 資本集中是精確的事實嗎？資本集中也是馬克思重要學說之一。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第七節叫做資本主義蓄積的史的傾向的，有人以爲在內容上是資本論第一卷的結尾，和唯物史觀公式，可稱爲馬克思古典美的雙璧的。而其中重要的一種主張，是說資本家的數目越過越少，資本有集中在這些較少數的資本家手中的趨勢。大財富都是由於犧牲了較小的財富得來的。一個大資本家滅殺許多其他較小的資本家。大資本的增加是由於小資本的消滅。但是這是精確的事實嗎？

我們就很淺近的事實而說。例如上海有了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現在又有了新新公司了，但是無數的小南貨店、小廣貨店……却並不因爲有他們而減少，就是大資本家並不吞滅了許多小資本家。但這還可以說這並不是精確的統計。

英國不是大家公認爲資本主義很發達的國家嗎？但是每年有一百五十鎊收入的人，在一八一五年有三萬九千五百六十八人。一九〇七年，已增至五十六萬八千零九十二人。換句話說，一九〇七年繳納所得稅的人數，比較一八一五年增加十四倍又三，而人口不過增加一倍。一九〇七年小資本家數目比較一八一五年增加了十六倍又八，而富豪的增加，不過十一倍又零三。

這樣，資本集中說，真合於精確的事實嗎？

對於這個問題，俄國柴爾凱索夫有一篇馬克思資本集中說的謬誤，根據許多統計，而加以批評。成言先生已譯登民權了。青年諸君如果要了解資本集中說的非科學的，請把那篇文章看一下。

剩餘價值說和唯物史觀同爲馬克思的大發明。這學說的大意，以爲平時買賣貨物的價值，都從勞動而生。資本家所得的利益，是榨取勞動者剩餘勞動所得的價值；所以叫做剩餘價值。但是在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却以爲生產物的價值，資本家的利益，由資本

的使用而決定；同等資本在同一時間，雖假使不含同量的勞働，但也能比較地得到同一的利益。這不但可以知道馬克思前後主張的矛盾，而且可以知道剩餘價值說並不完全和事實相符了。

第三，馬克思主義是主張私產的，並不是主張共產的。以上兩端，馬克思主義是抄襲的，是非科學的——是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而言。以下再判斷馬克思關於實際的主張。

虛名往往可以欺人。人人都說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社會主義，沒有人再去研究牠究竟是科學的嗎？馬克思自己叫他的宣言為共產黨宣言，於是甲也說馬克思主義是共產主義，乙也說牠是共產主義，也再沒有人懷疑了。共產主義的意義是怎樣的，只照字面講，大家都會知道是把財產作為社會公共所有的意義。真正的共產主義，是主張各盡所能，共同生產，各取所需，共同消費的。而馬克思主義一方面宣言廢除私有財產，一方面却把個人每天勞働時間，由國家規定，而給以勞働券，券上刊明代價，可取相當代價的東西，

那是又承認雇傭制度了。照馬克思的主張，把生產工具作為政府所有，生產結果作為私人所有，其結果，使政府和私人都成為資本家。名為廢除私產制度，實則維持私產制度。何嘗是主張共產呢？

第四，馬克思主義，是主張妥協，並不主張革命的。馬克思在其黨宣言裏，雖也提倡過武裝革命，但到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時，他却反對法國工人革命了。他對法國工人說：「現在敵人已在巴黎城外，所以推倒新政府的運動，是一種愚蠢的行為。」馬克思昂格思在共產黨宣言再版序言中說：「最近二十五年的情形雖變，但宣言的全部或一部，仍保存原有的意義。不過有一部分地方，已須加以修正。至於實際應用這些根本原則——宣言裏已說過——純視歷史的條件而定，所以下半部的革命方針，並無特殊的意義。現在於這些地方，應該另寫了。」昂格思於一八九〇年在馬氏的法國等級戰爭再版序言中說：「少數人利用無知羣衆，舉行突然革命的時期，現在已經過去了……工人階級的目前責任，是遲緩的宣傳與議會運動……現在我們的任務，是極力促成政黨的發展，直



重現政府消滅的時候。」照這幾句話看起來，馬克思、昂格思完全是改良派議會派了。

我們再看共產黨宣言的辦法，如徵收嚴重累進率的所得稅，如用國家資本，設立完全獨占的國民銀行，將信用機關集中在國家手裏；如交通及運輸機關集中在國家手裏；如擴張國有工場及國有生產機關；開闢荒地，改良一般土地使適於共通的計劃等等，都是改良派的社會政策，那裏說得上共產主義！

第五，馬克思主義是主張少數人專政。共產黨宣言說：「勞動階級革命的第一步即使他們跑上統治階級的地位，也就是民主主義的勝利。達到第一步以後，勞動階級漸利用政權，奪取資產階級的一切資本，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裏。」勞動階級全體以及大多數，怎樣能跑上統治階級的地位呢？其勢非選舉代表，非由少數者操縱不可。巴枯寧曾說道：「勞動羣衆的自下而上的組織，是社會發展的重要關鍵；因一切的政治，甚至於平民的國家總造成專制與奴隸。」所以勞動階級如果奪取政權，結果只是勞動者的少數人成爲官僚而實行專制，而大多數的勞動者依然是奴隸。

第六，馬克思主義偏重工業而忽視農業。農村和農人在社會上占重要的位置。例如中國，農業勞働者，約占全國總戶數百分之八十五。據農商部第五次統計，中國農戶約四千九百另二萬八千八百六十四戶，而川滇不在內，湘粵也不完全。其餘各國農戶，據一九二〇年的調查，日本占全國總戶數百分之五十六，法國占百分之三十七，德國占百分之三十五，美國占百分之三十三。社會革命如不注意這多數的農民問題，革命不但容易失敗，而且也不合理。可是馬克思的學說，幾乎全以工業狀況為根據。如果依據他的主張而實行革命，一定會無好結果，因為不能得多數農民的同情。

以上種種，十之八九以他人的材料為根據，而俄國柴爾凱索夫及本國魯智先生的材料，尤其採取得多；不過究竟說得太簡略了，我很希望青年諸君更作詳細的研究。不過從這裏，却也不難知道馬克思主義是非科學的，是不足以談無產階級真正的利益的。青年諸君如果相信科學，如果企圖無產階級的革命，只有捨棄馬克思主義而信從無政府共產主義；那是真正的共產主義，那是完全建築在科學基礎上的主義，克魯泡特金的近

世科學和無政府主義以及互助論中，有不少的精確事實作為根據。

天心著



## 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

(i)

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他與昂格思合著的共產黨宣言裏說得很明白。

「共產黨直接的目的就是：(一)糾合無產者而成一個階級，(二)顛覆有產階級的權勢，(三)無產階級掌握政權……」

「……勞動階級的革命第一步是在使他脫上權力階級的地位。也就是民主主義的戰勝。」

「既達第一步，勞動者就用他的政權漸次奪取資本階級的一切資本，將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的手裏，就是集中在組織權力階級的勞動者手裏。……起初的時候，少不得要用強迫的攻擊手段，對付私有財產和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纔得達到目的。」

「原來政權這樣東西不過是這一個階級壓迫那一個階級一種有組織的權力。勞働者和資本家戰鬥的時候，迫於情勢，自己不能不組成一個階級，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佔領權力階級的地位，用那權力去破壞舊生產方法。但是同時階級對抗的理由和一切階級的本身也應該掃除的，因此勞働階級本身的權勢也是要去掉的。」（據陳望道君譯文）他又在所著的可達綱領批評裏說：

「由資本主義的社會移到社會主義的社會之中間，必然有一個政治的過渡時期，這政治的過渡時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這個主張並不是他「一個人單獨想出來的」，至少也受着巴布夫、路易布郎、白郎基等的影響。巴布夫是主張推翻政府委派公共福利委員會從上面來宣布共產主義的建設。路易布郎也相信只有中央的國家權力才能夠幫助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因此他主張獲得政權是社會革命的第一步。（關於這種主張布郎在他創刊的進步雜誌上有多篇論文。進步雜誌創刊於一八三九年，共產黨宣言是一八四八年發布的。）白郎

其也是獨裁制熱烈的防衛者。巴布夫雖被鎗斃於一七九七年，但是他的信徒在一八四八年以夢想奪去國家的政權——或者起初以一個專權者的幫助——來組織一個無產階級專制的政體，彷彿一七九三年雅各賓派社會的恐怖主義的模型。可見這種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則與馬克思其他的主張一樣並非馬克思發明的。(註一)

據馬克思派的說法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一個目的，不過是達到他們目的的方法，他們的目的便是「建設無階級和無私產制度的新社會」。(註二)馬克思自己在一封信內也說：「到了……時候社會才完全從有產者的法律的地平線超拔出來，而且只有在這個時候，社會才能在旗幟上大書特書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因此我們對於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批評，便可分為二部分：(一)批評這個方法的本身，(二)批評這個方法究竟能否達到他的目的。

(2)

(一)無產階級專政，究竟能否成爲事實——馬克思的偉大的「幻想」。

## 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

無論甚麼派的社會主義者，他的腦筋中總有一個理想的社會。他可以採用任何方法來使他的理想實現。然而他所用的方法總應該是能夠實行的。假若他所用的方法不能實行，或實行的與他平日所主張的不一致，那麼我們便不得不說這是「妄想」！因為我們是「君子之心」待人，不會說他是別有用心。

無產階級專政怎樣才能夠實行？馬克思並沒有告訴過我們。然而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究竟是指無產階級全體呢，還是指少數人呢？現社會中無產階級的人數占着大多數，要用大多數人的專政；壓制少數人是做不到的。數千年的歷史所給我們的教訓中從沒有大多數人的獨裁制的事實。

有產階級打倒了封建制度，奪得了政權，然而只不過造成有產階級中少數人的獨裁制罷了。假若有產階級中少數人的專政便能代表有產階級全體的利益，為什麼有產階級中還要相爭奪政權呢？

這是很顯明的：有產階級中少數人的專政，只能代表那些專政的少數人的利益，而



未得政權的多數的利益，他們仍然不得代表的。不過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打倒封建的貴族，壓制無產階級；然而馬克思所說有產階級的專政在事實上從未做到過。

因此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也不過如他所說的有產階級專政一樣，只不過少數人的專政罷了。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永做不到的。俄國的「勞工專政」便是說明這個最好的例子。

俄國的「勞工專政」雖然考次基說這不是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但大多數的共產黨人都否認考次基的主張，列甯也自詡為「馬克思底正統的代表者」。我以爲俄國的「勞工專政」與馬克思主張並沒有什麼相差的地方。「勞工專政」便可爲我前面所說的話的證明。俄國的「勞工專政」在名義上是無產階級的專政，而實際上一切政權操之於少數的共產黨人——全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幹部的五個人的手裏。勞働者仍然處於奴隸的地位，因全俄無產階級的利益，這五個人並不能代表的。（註三）俄國的事實並且更進一步證明無產階級專政非但不是無產階級中少數人的獨裁制，且

可以是非無產階級的專政。因為共產黨對於無產階級的區別有奇妙的解釋。如列甫本出身貴族，但因『傾向於無產階級』（？）便是無產階級了。假若一個四時不停工的工人，他本是無產階級然而他反對共產黨的主張，他便是有產階級了。這個解釋，馬克思雖未曾說過，然而他底正統的代表者却以之來定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分別；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於此我們更可證明：

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非但事實上做不到，且一黨的少數首領可借此來實行一黨的專政。

考次基也說：『……所謂獨裁政治者，勢必成爲一個人的獨裁政治的意義，不然，也不是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是指無產階級中底一團體的獨裁政治了。』又說，『違反人民多數意志的獨裁政治怎麼能保持其地位呢？』這一個馬克思派的頌學的話，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不過考次基既這樣的批評了無產階級專政，又說馬克思的「專政」是指主權狀態而不是指政府狀態。然而他却沒有適當的證據來證明他的解釋是不錯的。

並且許多共產黨人也否認這種解釋。

以考次基的話看來，則可見無產階級專政雖「馬克思派的碩學」亦不相信其能實行，（指真正的無產階級）更可證明我的話是不錯的了。

（二）無產階級專政究竟應否實行——馬克思的「社會革命」觀。

在前面已辯明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能實行的，現在又來討論這個問題，似乎有點多事。但是因為討論這個問題，更可使我們明瞭社會革命的性質，並可打倒那冒牌的無產專政，所以我仍費點時間來討論。我們要知道社會革命是與政治革命不同的：社會革命並不是單純復仇的革命，而是為人類謀幸福，推倒不良的組織，建設自由平等的新社會的革命。「你用機關鎗來打我們，他用機關鎗打去。」把別人打傷了，我心頭的氣出了。難道人類便因此進步麼？以後的事又怎麼樣辦呢？假若社會革命僅僅是無產階級復仇的革命，那麼對於人類進化的前途並沒有什麼大的貢獻。有產階級利用政權來壓迫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也利用政權來壓迫有產階級，多年的仇恨算報復了，但是對於無

產階級全體有什麼利益呢？

假若我們認為階級壓迫他一階級是不對的，足以損害人類的幸福，爲人類進化的障礙，那麼我們無產階級專政也應該反對的。有產階級以政權來壓迫無產階級，是有產階級所犯的大罪惡之一。然而無產階級也應該來做做有產階級來犯這罪惡麼？

「……多數人來指揮少數人其結果僅使他們自己變成暴虐者；他們成了剝奪者；他們會否認他人的權利……」這是被絞殺的支加哥勞働運動者柏爾森在法庭說的，這很可表明無產階級對於獨裁者的觀念。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是解放無產階級的革命，是推倒治人階級的革命。現在第一步自己奪得政權，變成了治人階級，自己便處於應被人推翻的地位，還有何厚顏來做革命的工作呢？

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不同，並非推倒一個壓制者而另換上一個或一羣壓制者便了事，社會革命的目的是消滅壓制者。社會革命並非純粹感情激起的暴動，只要革命者把敵人打倒就算了事。社會革命者應該推翻那不良的制度，並且他心中總有一個較好

的制度來代替現在制度的理想存在。所以他並不僅打倒壓制者，他要根本推翻治人制度。

因此則無產階級專政也是不應該實行的，因為牠違反社會革命的原理。

(三)無產階級專政究竟能否消滅階級的差別？——馬克思主張的矛盾。

馬克思承認「政權：是一階級壓迫他階級的一種有組織的權力」他主張無產階級「去占領權力階級的地位，用那權力去破壞舊的生產方法」他又主張「同時階級對抗的理由和一切階級的本身也應該掃除的，因此勞働階級本身的權勢也是要丟掉。」這種說法豈不是與其產黨同盟會「憲法」第一條所說：「本會的宗旨在推倒有產階級，使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剷除基於階級鬥爭的舊社會而建設無階級制度和無私產制的新社會」是一樣的滑稽麼？無產階級既獲得政權，「占領權力階級的地位」，怎麼又能「同時掃除一切階級的本身與階級對抗的理由呢？更怎麼能丟掉勞働階級本身為權勢」呢？無產階級既是大權在握，又同時掃除一切階級的本身，則世界上只有一獲

得政權的一個階級存在，那麼又要這個「階級壓迫他階級的一種有組織的權力」何用？馬氏既承認政權是「一階級壓迫他階級的一種有組織的權力」那麼政權存在一日，階級對抗的事實亦存在一日，階級對抗的理由也不能「掃除」！且無產階級費盡精力來奪政權，一旦爭到手了，又「同時掃除自身的權勢」能乎不能？

消滅階級的區別是對的，但是馬克思主張要等無產階級先掌握政權，然後才由他來消滅階級的區別，只是自欺欺人的話。他自己已說政權是一階級壓迫他階級的權力，那麼要用這種權力來消滅階級的區別，何異夢想！因為政權本身就是因為有階級的對抗而存在的。

關於這一點，巴枯寧說得好：「假若無產階級變成統治階級，那麼牠對誰實行統治呢？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倘有其他無產階級服從這個新統治者與新國家……」（註四）這是不錯的。無產階級大權在握，便可為所欲為，一切生產機關都收歸國有，土地私有權也廢止了，那麼有產階級一變而為新無產階級，（如到中國來的俄國難民，有許多便是

從前的有產階級的人，無產階級便變爲了新資產階級，新支配階級（其實只有那幾個掌握政權自命爲無產階級的黨派領袖）。這樣反覆循環下去，階級鬥爭定會沒有停止的時候。（註五）因此「一切過去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句「名言」便可保存久遠，然而要等到那一天才能消滅階級的區別呢？此非絕大的矛盾而何？

然而馬克思却把這矛盾的主張視爲真理，並且爲「最進步的各國想出下列的各項設施」來，以爲消滅階級的方法：

- （一）廢止土地私有權將所有的地租用在公共的事業上。
- （二）徵取嚴重進軍的所得稅。
- （三）廢止一切繼承權。
- （四）沒收移民及叛徒的財產。
- （五）用國家資本設立完全獨占的國民銀行，將信用機關集中在國家手裏。
- （六）交通及運輸機關集中在國家手裏。

(七) 擴張國有工場及國有生產機關，開闢荒地，改良一般土地，使適於其通計劃。

(八) 各人對於勞働有平等的義務，設立工業（尤其是農業）軍。

(九) 連絡農業和製造工業，平均分配全國底人口，漸次去掉都會和地方的差別。

(十) 設立公立學校，對於一切兒童施以免費的教育。廢止現行兒童的工場，勞働連絡和產業的生產等等。（註五）

這十項設施頗有像什麼工黨的政綱，假若我不是在共產黨宣言中發現，我決想不到這是出於共產黨人的手筆。馬克思說：「勞働者並沒有國家，」而現在據他這十條的辦法說來，便有個權力集中的勞働者的國家了。馬克思說：「這樣漸次發展下去，階級的差別自然消滅。」然而既有權力集中的國家存在，既有政權存在，要階級的差別自然消滅，我總不相信。並且階級的區別怎樣自然的消滅，馬克思並未告訴我們，我們也無法知道。不過河上肇曾這樣的解說：「過渡期如果完結了，則在經濟方面，一切生產機關的國有，就完全實現了。生產手段的國有既然實現了，則私有生產機關者和沒有生產機關者



的區別也隨之消滅了，即有產者和無產的階級區別消滅了。」（註六）

這個解釋還巧妙。但是試問：「所謂過渡期要繼續多少時候？」馬克思一點也沒有回答。列甫也說：「我們不知道，也不是能夠知道的事。」假若這過渡期要繼續數百年，則這數百年中無產階級握着大權，處於支配階級的地位，那些屈服於專政下面的新無產階級不是要團結起來，奪取政權，來實行新無產階級專政？我知道共產黨人定會反對這種說法。但是無產階級既握着政權，處於支配階級的地位，則可立刻「將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裏」，「生產機關的國有就會完全實現」要過渡期何用？至於生產機關的國有完全實現後階級的區別就消滅了的話，前而我已辯過，並且俄國的事實便是絕大的證據。馬克思尚未及見，然而河上肇解釋的時候他却已見到了。（註七）

（馬克思的十項設施很像巴布夫等的主張，是由上面來強迫實行社會主義的。要實行這十項辦法，也不必起社會革命，只要努力於議會活動便成功了。

（3）

現在我們到了第二個問題就是「以無產階級專政」為手段能否達到建設無階級無國家的新社會的目的？

但是我們以前已說過無產階級專政是不能消滅階級的那麼無階級的新社會的建設是不可能的了。現在來討論「無產階級專政能否建設無國家的新社會」的問題。

(註八)

馬克思「對於國家的態度不十分容易捉摸」這是他很狡猾的地方。他在共產黨宣言中曾說：「共產黨更被人非難的就是希望廢棄國家……；勞働者沒有國家。我們不能將他們原來沒有的從新去掉。」這話說得何等狡猾！如果有人責他廢除國家，他便說：「我並沒有主張去掉國家。」若又有人責他不廢除國家，他便說：「勞働者本沒有國家。」然而我們平心靜氣將這幾句話多讀幾遍定可發一大謬誤。在這幾句話中別人只非難共產黨廢除國家，並未許及勞働者。若共產黨主張廢棄國家便正式承認；若反對也應正式承認。勞働者雖無國家，而現在無論何人都知有國家的存在，馬氏既不主張去掉國家

直接承認好了。何必以勞働者沒有國家一語來搪塞呢？勞働者既無國家，則生產工具收歸國有，究竟集中什麼人的國家的手裏？豈不是自相矛盾嗎？並且共產黨自共產黨，勞働者自勞働者，勞働者沒有國家，是他們自己的事；即使他們有國家，他們自己會廢棄，也不必要共產黨來代他們廢棄。須知「無產階級解放是無產階級自身的事」，馬克思也承認的，然而共產黨居然「替無產階級全體指示共通的利害」，代表無產階級運動全體的利害，豈不是黑暗中操縱無產階級，以實行共產黨專政嗎？勞働者既無國家，則他們已「脫出一切國家界限」，而無須「脫出一切國家界限的共產黨來指揮他們。他們的利害，無須別的黨派來代表。」此亦馬克思矛盾主張之一，於此也可見共產黨的居心！

然而昂格思對於國家的意見，却正式表示過。昂氏可以完全代表馬克思的「當無產階級已經將政治上的權利握入手中，將生產工具變成國家公產以後，國家便將消滅。在舊社會中國家是掠奪的一種機關，他是用作維持掠奪中的現狀的，掠奪階級在職務上是社會全體的代表，然在實際上他們不過是代表他們自己罷了。但是國家一旦變成

社會全體的代表，國家便使自己歸於無用了。在一種沒有受治階級的社會中，什麼治人階級呀，生產的紛亂呀，和生存競爭呀都消滅了，沒有什麼事情要用壓制，所以像國家這樣東西的壓制力便無存在之必要。……將來有一種掌管生產事務和別的一切事務的機關去代替那種治人的政府。國家不是被剷除了，牠是自行消滅了。」（註九）昂格思的意見如是。假若這不算空想，則世界上更沒有所謂「空想」了！

國家既是掠奪階級的一種機關，掠奪階級利用彼來壓迫他階級，並且維持掠奪中種種現狀的，則把掠奪階級推翻，國家便隨之而倒了。現在只把這一個掠奪階級推翻，而自己又跑上掠奪階級的地位，則國家永不會自行消滅的。並且國家既是掠奪階級的一種機關，則國家永不會變成社會全體真正的代表。無產階級專政跑上了權力階級的地位，則社會中仍有治人階級的存在，事事仍須壓制，國家也無從消滅。既有治人階級，必有治人的政府，雖然把名稱和組織改變過，而實質却是一樣的。在治人階級存在時，另一種掌握生產事務和一切的事務的機關與治人政府有何分別？反之，一個權力集中的國家，

想！  
 握生產事業及其他事務的全權，這樣的國家要牠自行滅亡，真是最奇怪的事，簡直是夢

巴枯甯說：「假定國家仍繼續存在，則必須有統治階級的奴隸階級；所以國家而無奴隸簡直是無謂的欺騙……」（註十）

士替奈爾也說：「國家是建設在勞工的奴隸制上，假若勞工自由了，則國家消滅了。」（註十二）反之奴隸制存在一日，則國家永不會自行消滅的。

若納（Roller）批評馬克思矛盾的主張說：「照馬克思派的學說講來，若要破壞現在的國家，應該先將國家的權力拿到手；一面反對現在的國家，一面又熱心於國有專賣事業。（可參看馬克思消滅階級的十種辦法）……馬克思派的戰鬥法和他的政治運動法全同他的學說演說，辯證法首尾一致。他說人民不可把生產機關直接拿來自己經營，總當先拿了國家的權力，把生產機關集聚到國家的手裏，如同上天下雨的樣子，人民再受國澤……」（註十一）

由上面看來則知馬克思與昂格思的國家自行消滅說，實在是一個偉大的夢想。昂格思說的「自睡死」「自滅亡」我現在用來批評他們自己是很恰當的。

無產階級專政能夠建設無國家的新社會麼？世界上沒有這樣的一條路！用的方法不能達到目的的「科學的社會主義者」呵！

(4)

由上面的批評可得結論如下：

(一)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在事實上是做不到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不過是自命爲傾向於無產階級的共產黨領袖專政，考茨基也承認這個。俄國的事實便是明證。

(二)無產階級專政是不應有的。因爲社會革命並非單純復仇的革命。

(三)無產階級專政不能達到消滅階級差別的目的。馬克思的主張是矛盾的。

(四)無產階級專政不能建設無國家的新社會。國家是掠奪階級的一種機

關，但不能自行消滅。

至於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我且引一個共產黨人的話來證明：「實際上最初施行獨裁制的，不但不是無產階級全體，而且亦不是已有組織的無產階級——職工聯合會。乃是共產黨所謂有覺悟有智識的無產階級。」（註十三）

最後我引兩節話做本篇的結束：

「任何政府，任何名稱的政府都是平民的仇敵，因為政府的本質是如此。」——士替奈爾（註十四）

「無論是一個人壓制百萬人的政府，或是百萬人壓制一個人的政府，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反對多數壓制與反對少數壓制是一樣的。」——柏爾森司（註十五）

（註一）考次基、柏柏爾等向辯共產黨宣言為馬克思與昂格思的大發明，柴爾、凱索夫曾作文駁之，說該宣言並不為馬氏發見，實為一八四三年法國社會主義者的舊說，可參看抱朴譯考次基也承認了。載民論十一期。

又參看近代科學與無政府主義第十章至十二章，

(註二)共產黨同盟會的憲法第一條。

(註三)關於共產黨在俄國的暴政，可惜此地沒有篇幅讓我來說，讀者可參看柏林出版的俄國革命叢書廣東民權社出版的赤俄叢書及民鐘和上海的自由人月刊，此外我另有一篇克龍士達脫暴動紀實在學匯上發表。

(註四)見巴枯寧著國家觀念與無政府 (The State Ideal and Anarchy)

(註五)其實所謂新無產階級仍是現在的無產階級，不過加上些有產階級罷了。只有支配階級是變過了，因為共產黨跑上了支配階級的地位，而勞動者仍是沒有自由的權利，俄國的事實便是有力的證據。

(註六)見陳譯共產黨宣言。這裏所謂「產業軍」組織來做甚麼？所謂「叛徒」意義也不易明瞭，假若是指有產階級則直接用有產階級一名詞罷了。可見「叛徒」並非指有產階級而是指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那麼有產階級的財產仍沒有被



沒收。馬克思的辦法與改良派差不多。「財產是賊物，財產所有主是盜賊。」蒲魯東的結論我們應該注意。

(註七)見河上肇馬克思的理想及其實現的過程，施存統譯載東方雜誌。

(註八)用羅素的話，見到自由之路第一章。

(註九)見社會主義史第七章李季譯，並參看昂格思所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原由。

(註十)見註四。

(註十一)見士替奈爾著自我及其所有 (Igo and His Own)。

(註十二)見張溥泉譯總同盟罷工。

(註十三)見瞿秋白著共產主義之人間化。

(註十四)見成言譯劍子手似的共產黨。

(註十五)見支加哥殉難者 (The Chicago Martyrs)。

(完)

蕭甘著



## 馬克思學說底根據

——原名考次基也承認了——

馬克思主義者常將馬克思比諸達爾文、牛頓，以為馬氏是第一位科學的社會主義者（？）不啻是人類史上第一等社會主義的發明者。本作者曾在馬克思主義學說一書中痛駁馬派偷竊各家學說，自命為馬氏所創。該書譯成德文後，馬派健將也只得認差。可憐中國一般馬氏信徒，一開口便說這是馬克思講的，那是馬克思講的，我請他細讀此文（譯者附註）

考次基、柏柏爾等，向稱馬克思與昂格思的大發明——共產黨宣言——現在考氏却不得不加以否認了；他也說該宣言並不是馬氏發見，實為一八四三年法國社會主義者的舊說。

他還承認共產黨宣言是從一八四三年傅立葉派昆西大朗民主主義的宣言中偷

來。

「這些思想，在昆西大朗的宣言早已明白的表示過了。」（一九〇六年八月十八日

考氏的「Die neue zeit」六九七頁）

社會民主黨人常謂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的特色，是在發明社會的原則建築在一八四八年的共產黨宣言中。他們說這種發明是比別的政黨來得高明，因此社會民主黨人也不得不認為是馬克思與昂格思的後裔。

科學的（？）學者德國的社會主義，不但否認十九世紀的上半期的社會主義，並且努力與他們奮鬥。八十年代（十九世紀）的德國人與一般俄國的社會民主黨人每稱奧文派，聖西門派，傅立葉派與俄國的民意派，為空想（？）的社會主義。

凡社會主義的要求消滅僱傭制與資本家，及地主的剝削，主張將生產工具交諸自由聯合的工人，並將土地及農具交諸自由的共產團農會與農業工人，馬克思主義者都稱之為空想（？）與非科學的（？）同時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所發生的民粹派，也極力

鼓勵人民及工人實現此種社會組織（社會主義）惟有自由的勞働合作社與自治的公社方能有組織的利用土地，勞働工具，手工場，與工廠等，在平等與聯合的開始。

但一般昂格思所統率的德人，想用蠢愚的論辯依他們的信仰，哥科學，與德人偉大的發明，特別是馬克思與昂格思自己證明他們的主張，「爲有利於全人類起見（？）」農人應失掉土地，公社應該消滅，使一萬萬的俄國農民，變成無房屋無土地之佃戶。他們並不是爲自由公社工作，反到工廠與製造所手工場去做工，這般貧農不得不在資本家及地主處爲些微工資，做八小時以上的工作。至於講到廢除在資本家處被迫工作與組織工人的自由公社，惟有一般空想家，蠢愚者，無政府主義者，及其他「工人階級的仇敵」（？）能夠說出來。

爲全人類利益，而使一般人民貧困的思想，特別被昂格思，考次基與布連哈諾夫及其他正統派的馬克思主義者所提倡。他們二十年來的宣傳，拿所謂科學來蒙昧了一般真直的人。

但是空想派，民粹派，特別是我們無政府主義者，常常問道：「農民的貧困與資本主義延長及工人的服從等，要求建築在什麼基礎上？」

「在我們偉大的發明上。」——昂格思派自驕的答道。

柏柏爾，考次基，布連哈諾夫及其他學徒同聲喊道，在我們的教師的偉大的發明上，因此，他們計算這許多大發明。

第一個發明，昂格思在一八七八年的反對折靈塔中說：「剩餘價值」是馬克思發明的。

我們告訴昂格思道剩餘價值早在一八一九年西斯蒙地 (Simonki) 的 Notions économiques Principes Economic Portique 中說過，那時離你降生還隔一年，此後一八二四年督姆勃在他有名的著作中，也討論剩餘價值。

第二個發明，勞働價值說！無政府主義者與獨立的學者又說：錯了，勞働價值說早為亞丹斯密說過，羅馬克思資本論的出版有一百年。我可以告訴他們斯密名著作中的頁

數。(第一三八、三九、四〇、四三、與五三頁)

第三個發明，歷史的經濟解釋，所謂經濟的解釋，與歷史中的經濟的影響，亦早為勃朗基、豈埃里、侑姆、基祖等所說過，那時馬克思與昂格思還在那裏學字母呢。至於他們同時的人，為他們所不注意的，如哥特金斯、暴克爾、洛特才斯等也主張過，洛特才斯還做了一本歷史的經濟。至於歷史及人類自然發展中的進化學說，亦為維克、百科全書派、爾台爾、傅立葉、孔德、暴克爾、斯賓塞爾、莫爾梗等及一切歸納的科學所討論過。

第四個發明，歷史中的階級鬭爭，——我們答他道，階級鬥爭在法國大革命時法英兩國人都已說過並著述過，自西埃斯、班恩、高德文至基祖、路易布郎、里維也爾、勃郎基等並未忽略這一層！

第五個發明，資本集中——按這種主張，以為資本家自一八四五年起漸就滅亡，如馬克思所謂「一個資本家吞沒許多資本家」——第一，我們答覆他，所謂資本集中的，馬克思前二十年，法國蓋爾昆、西大朗都已說過。第二，統計告訴我們，資本家數目及工人

的剝削者，實際上並未減少，反增加甚快。其數自一八四五年起已增至三倍。（可參閱作者一八九一年八月的統計自由報，最好讀克氏的田莊，工廠與手工場一書。閱該書後，可知玄學的馬克思經濟學的錯誤。英文本日本東京丸善書局有買，價洋僅一元半，付款可候書籍到所在地後，向中國郵局繳納。）

第六個發明，工人的議會代表，——爲一八六七年，德人所倡議。於一八七三年爲科學的社會主義者定爲政黨的策略。

我們再提醒他們，法國的蒲魯東派、里姆芬、弗里勒爾格與穆林等在一八六二年已提出工人候選者。蒲魯東於一八七四年已做工人階級的政治勢力；米爾於一八七〇年給職工主義者與國際主義者渥爾才爾主張工人候選者，實即使資本家方面稍讓步，藉滿足工人階級部分的利益。

第七個發明，「國際」是馬克思所創說的，不差，我們回答他。我們姑不論馬克思在「國際」中的是好的，或者盡惡（杜按可閱春雷雜誌第一期無政府黨與馬克思的對



抗)的影響。但他對於「國際」的勢力是非常之大的，不過「國際」是成立於一八六二年，爲蒲魯東派哥達等及美國職工主義者涅爾才爾、侖格等所組織。馬氏加入國際，則在兩年之後，因一六四四年秋格的聘書而來，(馬克思派國際爲馬氏所創，實爲其欲做無產階級的專政者之表現。朴按)

第八個發明，規定工人運動的形式，「工人階級的解放是工人本身的事。」此處應特別注意，這是一八四八年七月流血日後，無產階級與急進的資產階級的最後的決裂。該案在「國際」中的通過，是出於法國工人的提議，他們並主張國際會的會員應以手的勞働爲生的工人爲限。(朴按法國工人向較各國工人爲澈底，故利用工人的馬派，極爲他們所鄙棄。)

第九個發明，辯證論的方法，阿里斯多德在他的邏輯中，曾論及此種方法，創自詭辯學祖愛立底斯基！所謂發明一字，早已說不上了。至於利用到社會主義中去，這是非常有害的，因牠妨害思想，使馬克思主義變成詭辯論者！

第十個發明，歸納的方法，最初由培根與洛克等運用到哲學裏去，組織成「形而上學的思想」。培格思這樣說，我們告訴他，形而上學與形而上的思想，創自阿里斯多德。據馬克思說，近代哲學之王（？）為黑格爾，至於培根與洛克創造歸納的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此外什麼經濟的及辯證論的唯物主義，實際上是沒有的，除非在蠢愚或者誇耀人的頭腦中。

第十一個發明，馬克思與昂格思最初指示工人立法的重要。這也許是他們發明的。但在一八〇二年時，——馬克思與昂格思尚未降生，因奧文的努力，伯爾即發佈工廠條例；此後一八〇九，一八一二，一八一九年均有同類的命令。一八三六年，薩特來爾委員會提議頒佈十小時工作時間，那時馬昂兩氏，還在德國念書；那地工人做一天十四、十六、十八小時的苦工。

第十二個發明，最低工資律，昂格思說是在一八四四年所發明的。我們同他說，說不定這是你發明的，但科學上早已發明過了。里嘉圖，伯爾米爾，拉頰來拉，塞爾及其他經

濟學者都已說過。

從前一般學者與社會主義者不敢去批評他們，特別是民粹派與無政府主義者，非常容忍這般偽社會主義者。他們也嘲笑反對派的學者為資產階級，並稱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是愚蠢的空想家。馬克思與昂格思的語句於是就變為神聖。這種頌揚的聲浪，特別從總人口中傳出。

柏柏爾很高興地說：

「德國將為人類未來奮鬥的領袖，這不是偶然的事情。因為辯證論與科學社會主義是德人發明的。第一要推在這許多德人之中馬克思與昂格思了。」（婦女論）

「馬克思發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直與蓋潑運爾與牛頓的天體運動的法則，有同樣的價值。……馬克思的資本論也被稱為工人階級的聖經……其實這個稱號送給共產黨宣言還要比較相宜些……他是社會主義的精髓」（見考次基的昂格思傳中，並曾得昂氏的同意）。

拉勃里爾說：

「共產黨宣言發表後，已開了一個新時代。」

這個偉大作品的著者是多麼偉大啊，差不多各國都有頌揚他的人。按照他的意見，農民爲全人類利益起見，應失去一切的土地，工人應爲資產階級工作。我們很不忍聽平民的哀號，與嘆息，但他們還贊美這樣的學說。

我們非常奇怪的，就是被頌揚的共產黨宣言中，沒有一句話談到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的格言「人類平等」與「各取所需，各盡所能」等，我們沒在宣言中遇到。但實際却相反，宣言裏祇講什麼國家的專利，勞働軍，耕地應照共通的計劃，農民也應服從長官的命令，昂格思還說，這種愚濫渙散的農民要受總支配。

我說：「這不是共產主義，這是宣傳兵營，紀律與奴隸生活」一八四八年的共產主義者，從沒說過這樣的話。我拿宣言與四十年代的記述比較後，使我非常奇異，就是共產黨宣言是從昆西大朗的宣言裏竊來的，（註一）即從非共產主義者與非常命黨人處偷

來的。至於著明的九條，如國家專利，土地的勞働軍等也是承襲法國的非共產主義者與非革命黨的思想。種種條約都是法律與命令式的，整個的國家與社會的改良計劃。我同樣找到一本書是和平的傅立葉派——或者說是聖西門的研究者——伯爾（B. B. Morel）寫的英法工人的貧困一書，此書曾為法國科學院所嘉獎，昂格思在二十三歲的時候，稍為改換頭面後，即稱為自己的著作。

恩特萊爾教授也說，昂格思的書是將伯爾的書改做的。

於是我們可以明白了。就是敵視農民的科學根據完全建築在幻想上面……馬克思與昂格思並沒有發明什麼科學原則，提倡搶奪農民的土地，完全是人類仇視的野蠻思想。無論在自然界，歷史，經濟與社會主義中，並沒有這樣下品的思想。總之使農民貧困的科學實在是污辱了科學，及社會主義與人類。

當我看見要使農民貧困的思想，為一般盲目者所提倡，我是何等的欣幸呢！一八九三年起我將研究所得的發表出來，並譯成歐洲各國的文字，但研究資本集中的德國，在

上世紀末年還沒發現我的文字。但去年德國的青年無政府主義者拉姆斯注釋我的文字及述馬克思與昂格思抄襲昆西大朗的宣言與昂格思竊取伯爾的作品據爲己有。

因拉姆斯小冊子的結果，考次基也在（*Die Neue Zeit*）一九〇六年的第四十七期做了篇文字，同時他們又譯登於俄文與格魯登文的社會民主派的出版物上。這篇東西是反對我的，因拉姆斯不過注釋我的主張，但拉勃里爾却很勇敢的將昆西大朗與馬克思，昂格思的宣言對較一下，就說我是完全對的，共產黨宣言確竊自昆西大朗的宣言，馬克思並沒添加一個字樣。考次基雖反駁我的主張，但他並沒念過我的文章，也沒看過拉勃里爾意語的原文，但實際上考次基能否證實我的愚蠢，不知法國四十年代的社會主義，教訓我與拉勃里爾說：「路易布郎在一八三八年的在勞働組織中也會這樣說過。」考次基能否指明我的錯誤，我於一八九三年就說過：「路易布郎在一八三九年所創辦的 *Revue du Progres* 上，已發表了自己計劃書。」……奇怪極了，考氏反以我的話來證實我不懂他的東西！

最奇怪的就是考次基於六九八頁上教訓我與拉勃里爾不懂四十年代的社會主義。他說：「他們可以在路易布郎或那時代其他的社會主義的文字中找到。」假定他看過了拙作，那末他不致說出這樣的話了。因為我曾寫過：

「共產黨宣言裏沒有一句特創的思想，三、四十年代法國社會主義者與德國的亡命客早已說過了。不但是階級鬥爭與勞資利益的衝突，已為畢攸爾、維達略、蒲魯東、勃郎克、維立加爾台爾、里里維埃爾與德國的格留、慧靈格、蘇斯旦爾等已說過，就是馬克思與昂格思的最有名的著作也是抄襲傅立葉派昆西大朗的大作，並也是用宣言的形式發表出來的「社會主義的原則十九世紀民主派宣言」。

假定考次基讀了我的著作，他那裏還能介紹我們以社會主義的著作呢？假定他沒有讀過我的著作，他永遠不能認識法國的書籍，他那裏還能與我辯論呢？

考次基並沒有念過拉勃里爾的原文。拉氏曾說：「*Marx non habetio neminem unna siliba di plu*」譯成中文就是馬克思並沒於昆西大朗的話外加一字。但考

次基却把 Shilba (字綴) 易成 vari (話) 當拉姆斯翻譯拉勃里爾與我的文字時，把我的話弄成 'Pas mint, 識者自能知道這句話的用意。

唉！考次基擁護馬克思與昂格思的大發明何以這樣的薄弱呢！假若我們沒有知道，就是他將共產黨宣言比作聖經，將馬克思、昂格思與牛頓、蓋波連爾並列，侮蔑了自己的教師，並愚弄了讀者，現在他在反駁我與拉勃里爾的時候却說，馬克思與昂格思所草的共產黨宣言的根本思想，如階級鬥爭、資本集中、恐慌與生產過剩、生產力的反對資本……總之共產黨宣言與馬克思主義俱竊自昆西大朗的宣言中說過了。(六九七)

於是，這恐不是馬克思與昂格思的發明了罷？但為什麼考次基鼓吹了二十五年，說是馬克思、昂格思的發明呢？並將他們比作牛頓呢？

為甚柏柏爾告訴德國工人說：一切社會的法則都是為馬克思與昂格思所發明。但這些原則已為四十年代法國社會主義者所說過，即昆西大朗在他的宣言中也解說過呢？



其實考次基早已忘了昆西大朗，就是傅立葉派的健將，皮澤克里，是後來國際的會員，也沒指示馬克思與昂格思的抄襲。是否五、六十年代的羣衆都忘了昆西大朗呢？甚一八六二年起至一八七〇年的國際會議與出版物上都說是馬克思與昂格思的宣言呢？我們不但忘了昆西大朗，並忘了四十年代一般的社會主義的書籍，甚至於共產黨宣言也沒爲六十年代工人所知道。唉！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後的反動，拘禁社會主義者，焚毀他們的出版物……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後，使社會主義者脫離政治奮鬥，而去過隱逸的生活，當時政府極力壓迫革命運動，一時社會主義也完全消滅了。萊以白（L. Reib）在社會主義史中說：「社會主義已滅亡了，歷史上的記載也變爲墓誌銘了。」

一八八八年昂格思在英文版的序言中說，共產黨宣言也爲大家所忘記了。共產黨宣言出版後，過了二十四年才有德文的再版。這時已是一八七二年，第一國際也解散了。所以我們可以知道，第一國際並不知道這篇宣言，也沒去注意過牠。考次基自然也知道

這種情形。不過到八十年代宣言始為一部分人注意，一般蠢的著作家反認宣言是種新的發現。說牠是工人階級的聖經，並將馬克思與昂格思比諾牛頓與蓋澆萊爾。學者指示他們的謬說，惟有一般愚蠢的人，才能將四十年代的社會主義作為現在的新發明。恩特萊爾教授由他忠誠與無偏見的研究，指出這種新發明，是一八四八年法國各派社會主義的普通思想，塞泥渥澤斯（Socialism）在歐洲史中的引證，也告訴我們後輩說：

「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已有人譁過人類壓迫人類，勞働權，剩餘價值，混沌狀態，社會民主主義，階級鬥爭，勞働黨，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解放無產階級，勞働組織，與工業會社，並主張——保護勞働律，私產公有，累進稅，總同盟罷工，八小時工作制與工人大會。」（歐洲現代政治史第六百頁）

這種思想已於一八四五年，昆西大朗的宣言中明白的解說過了。馬克思與昂格思偷竊昆西的著作，做成他們有名的共產黨宣言。就是他們的標題，資本家與無產者，也是從昆西大朗處移來的。這書共有三六〇段，其中有三六處相同。換句話說，每九十段就有

一處是偷竊來的，兩宣言均以普通的歷史開端，結尾均主張自由社會的基礎，是社會的聯合。

考次基要指示我的錯誤，須研究三六處相同的地方，這是他所不願聽的！他僅引記開端的兩段，述及古代的奴隸制度，與封建時代的農奴制度，譏諷的問道，古代的奴隸制度農民制度，恐非昆西大朗個人的發明罷……有什麼抄襲呢？

其實馬克思與昂格思的抄襲却是在後的三四段，考次基也默不作聲了。至於開端的二段，不過表明共產黨宣言理論的幾章也是昆西大朗處抄來。六九五頁上說：馬克思與昂格思抄襲了昆西大朗什麼呢？但他於六九七頁上却不得不承認道：「毫無可疑的，這些思想已在昆西大朗的宣言中說過了。」現在似乎無容爭辯了，我謝他自己承認了！兩宣言的開端與結論都是一樣的，還不是抄襲嗎？

不正宗的馬克思主義者狂叫道：「假若馬克思與昂格思說十九世紀的社會宣言開始，那末他倆才是抄襲者。」（六九八頁）

那末，我們告訴科學社會民主派的辯護者道：倘他們不是抄襲家，就是愚蠢。不過說錯不是馬克思與昂格思的罪惡。他們不能說，社會主義自一八四八年時宣言後發生，我們也知道，第一位共產主義巴布夫（Babouin）與他的朋友們戰死於法國大革命，西門於一八二五年死後，尚有許多的社會主義者（季埃里，勃朗克與康脫）與他的文化運動。傅立葉於一八三七年死後，傅立葉派在法蘭西還出版雜誌書籍與宣言等。路易布郎的勞働組織論，影響非常偉大，所以第二次共和國還組織社會改造委員會，請他與技師阿爾白爾為該會委員。總意志於一八四八年前除蘇斯且爾，慧靈格與格留等外，還有許多人提倡社會主義。且因於一八四二年還著了一本關於法國社會主義的名著，至一八四七年再版時增至兩卷。

除非是夢囈，才會說社會主義發生於一八四八年很小的宣言中。這篇德文宣言僅印了幾百份，還不是在德國出版，而在倫敦。後來昂格思與馬克思的默認告訴八十年代的德國工人道：一八四八年前的社會主義均無科學的根底，都不過是夢想與慈悲的表

義，至於科學的真理與社會主義之基礎，就是我們上述十二個所謂的發明，都是於一八四五年完成的，並於一八四八年的宣言中發表出來，至少昂格思曾這樣的說過，並形諸文字。

昂格思於一八八三年德文的第三版與一八八八年的英文版中說，宣言的根本思想是：（一）某時代的生產是社會上政治與思想的基礎（註一）。（二）一切的歷史——是階級鬥爭史——（三）這種鬥爭已達到那種程度——無產階級不能解放自己——若不解放——無社會——這種根本思想完全是馬克思發明的（德文版序言）英文版序言增義道：

「我以為他對於歷史的價值，差不多與達爾文在生物學中所發明的，有同樣的意義，我們兩人（昂格思與馬克思）於一八四五年接近時就有這種思想……同平秋天於比京會晤時，馬克思已把這種思想完成了。現在我將他的話在此處轉述出來」（一八八八年共產黨宣言英文版第五、六頁）

讀者明白了沒有？沒有用進化論解說歷史，城市與公社影響說及歐洲的社會階級，種種的社會解放運動……十九世紀西歐的文化與政治運動，都是馬克思與昂格思的功績！考次基說：假定他們祇是發明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那末我們可以稱他們是抄襲者……但是我們讀昂格思上面說的話，便可知歷史中的進化學說與政治學說中的階級鬥爭。換句話說，就是上世紀政治，社會與歷史科學，都是馬克思發明的。

無論他們是怎樣的抄襲，我們總不得說是抄襲。假定我們不稱他們是抄襲家，那末是誇大狂者，其實現在大家所稱抄襲就是說偷竊別人的著作，而不指出作者的姓名，例如馬克思與昂格思抄襲昆西大朗的宣言，而昂格思於一八四四年單獨將蓋爾的書籍改作英法工人階級的貧困。

我們否認昂格思所謂的發明，並可憐他偷竊別人的著作，稱為自己的作品，在這種地方真談不到什麼政黨與思想的關係。

我的答覆暫在這兒告終了。但他那篇文字中，有許多地方說昆西大朗不是革命者，

而是和平的改良主義者。誰不知道傅立葉派是和平的改良主義者？我們可以說歷史與社會哲學並不能超過才智的傅立葉派。假定你們去對比兩宣言，便可知和平的改良派實優於所謂的革命派。他很明白地討論過階級與階級鬥爭，資本集中的大生產征服小生產，大資本的政治統治，生產過度與經濟恐慌，總競爭與奪取國際市場，工人階級的貧困與他們反抗資本主義。——一切這些都是昂格思認為馬克思與自己的發明。柏柏爾考次基與布連哈諾夫等都認為是他們和平的政黨與公開的議會主義的私產。

不差，昆西大朗是和平的改良者。但是各派社會主義的創始者，都是和平的改良派。聖西門，傅立葉派與文等並沒號召人民實行巷戰，但現代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的形式，如協會，合作社，總同盟罷工等，都為他們所主張的。難道柏柏爾與考次基能否認他們的功績嗎？

西歐社會民主黨採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以為生產關係於社會生活最有影響，何嘗不是和平的改良派呢！生產主張，就是承認生產與交易的自然進化，而輕視革命黨人

的努力，所以按照社會關係的學說，決不用着革命黨人。社會民主黨成立了半世紀還沒有完成一個革命的事實。而西班牙、意大利與法蘭西的社會民主黨反認這是犯法的行爲。昂格思並努力反對總同盟罷工。他們想利用和平的選舉，來奪取政權。所以他們於最後的三十五年中，毫無成就。

考次基是公開議會主義的理論家與進化學說的宣揚者，並不是生產關係的革命者。爲甚反荷資昆西大朗宣傳和平的改良呢？

難道考次基還沒污辱民主主義的宣言，與牠的起草者嗎？

考次基決不能欺瞞一般明白人，他也不能滌清他老師抄襲的污點。

(註一) 共產黨宣言中並沒有這樣的話，馬克思僅在一八五九年政治經濟學一書說過。

譯者按本文發表於二十世紀初期，當時馬克思主義者一致贊成議會政策，否認社會革命。但布爾雪維克於一九一七年，因欲表同情於革命民衆起見，主張直接



行動等等，可參看北京出版之共產黨治下之工人革命一書，便知詳細。

柴爾凱索夫著 抱朴譯



## 馬克思主義批評

### (一) 社會主義與國家

現在一般人對於馬克思主義，因派別關係或孤陋寡聞，致發生種種無聊的論戰。社會民主黨員自稱是馬氏的正宗派，而詰責列甯派含有無政府主義的傾向，但列甯派也自認是真正馬克思主義者，而反對社會民主黨的政策。有許多政客先生與工人首領，又贊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並謂除馬克思主義以外，都是些空想的社會主義！

假定祇有馬克思主義才是科學的社會主義，那末爲什麼克魯泡特金又應用自然科學，建立科學的無政府社會主義？假定馬克思主義真有科學的基礎，爲什麼在同一的旗幟下面，發生兩種敵對的思潮？我以為要解決這樣紛爭問題，應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下一番研究與批評的工夫。

要明白馬克思主義的眞精神，須知社會主義的根本主張。大家知道社會主義的思想，在古代已有人提倡過。其實古代的那種浪漫的幻想，僅基於人類的空洞道德，沒有實現的可能性。故我們所稱的現代社會主義，是由工業革命中產生出來的。

自十八世紀末工業革命後，鐵的奴隸已代替了人的奴隸，社會主義得了經濟上的基礎；同時資本主義造成的無產階級，也想脫離政治與經濟的壓迫，達到自由平等的共產社會。故我們如仔細考察現代社會主義，可知這並非思想家特創的，而是一般羣衆的共同傾向。

現在各種社會主義的黨派，對於革命過程與政策方面，雖各有不同，但他們對於未來的理想社會，主張上似乎都很一致。如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均認共產社會是無政府的一切土地，工廠與生產工具等，應由工農組織的自由協社共同管理。因他們認經濟剝削是政治壓迫的基礎，故欲達到人類間的平等自由，須先消滅統治階級的經濟特權。

但上面僅是共產社會的經濟組織，至於政治組織到底怎樣，仍沒有明白表示出來。其實共產社會的政治組織，假定未得適當的解決，那末經濟上的平等也變為不可能。因政治與經濟是有聯帶的關係的。

我們研究社會主義史，便可知一般社會主義者對於共產社會的政治組織，不但意見與形式上未能一致，且有許多絕對相反的主張。如有的以為在未來的共產社會裏，應根本消滅國家的權力，但其他社會主義者，却主張借國家的權力，去監察與施行社會主義。

羅德伯爾都斯 (Rodericus) 因受古代哲學的影響，以為國家能解決自由競爭，實行有系統的經濟制度，所以他曾說道：「祇有強有力的國家，握有一切軍事，教堂與經濟等，才可以解決社會問題，但決非法國愚蠢的個人所能勝任。」

拉塞爾也與羅德伯爾都斯一樣，他受了黑格爾哲學的影響，以為國家能解決社會的罪惡，實行社會主義，所以他說：「國家應包含一切人類的善行，使他得以向上發展，換

一句話說，即使人盡量發展文化程度。所以工人階級，下等階級，因大多數柔弱無能，均希頌求助於國家。」

路易布郎對於國家的觀念，在某幾點是與民主派相同。他雖主張由國家組織國民工場，但他也承認生產與信託事業發達後，國家便不能再干涉自治的協社生活。

奧文與傅立葉，則反對國家制度，主張於未來的共產社會裏，應組織自治聯合的公社，聖西門也夢想人類的聯合，達到美滿與道德的生活。故柴爾凱索夫會引各派的學說，證明最初社會主義的意義，確是反對國家與政權的！

馬克思與昂格思雖主張於過渡時期應組織強有力的國家，但對於未來的共產社會，似因受巴黎公社與無政府派的影响，漸漸拋棄國家管理生產的論調。

他們承認國家是古代土地共產制消滅後才有的，當時分工，商業與階級隨之發生，於是國家亦代替宗族而起。所以馬克思說國家不是迫害社會的暴力，但也不是黑格爾所謂能實現正義的理想，不過是經濟制度的產物。

馬克思又說國家的權力，決不能減少社會的矛盾現象，不過因現社會階級衝突頗烈，故似需一種超然的暴力，站在社會的最高級，去調和階級間的衝突。

昂格思對於國家的發生，與克魯泡特金的記載相同，他說：

「國家的發生由於階級矛盾，這時階級衝突頗為激烈，故這有力的經濟統治階級，不久便成了政治的統治階級；設法去剝削被壓迫階級。如古代國家是奴隸主的，目的在逼迫奴隸工作；封建國家是貴族的機關，目的在逼迫農奴耕種；現代的國家也是資本來壓迫工人的工具。」不過他的結論却未免犯着謬誤病，他繼續說道：

「因此國家總是階級的國家，他總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所以有人要想幫國家來革命，簡直是一種錯誤的思想。這次革命祇賴現在的被壓迫階級來幹，就是現時所稱爲的工人階級。」

馬克思與昂格思以爲國家是維持階級差別的，所以當社會主義消滅階級後，國家也遂跟着廢止了。昂格思說：

「當我們達到生產發展的某一程度，階級的存在不但不必要，且變成阻礙生產的東西。階級的必然消滅，也與牠從前的發生是一樣的，於是國家也隨着廢止了。社會從新組織生產方法，由自由平等的生產者協會管理。並將一切的國家與紡績車，青銅斧等，一塊兒送到古物陳列所。」

列寧主義者雖高唱無產階級專政，但他們也承認共產社會裏沒有國家，俄國共產黨綱中說：

「在共產社會中沒有階級，所以也沒有任何國家。」

「這裏已沒有國家，也沒有任何團體與階級，壓迫其他的階級。至於會計處的辦事職員，却是天天更換的。官僚與永久官吏取消後，國家也就廢止了。」

但馬爾督夫（O. Martov）在世界的布爾塞維主義一書中，曾證明馬克思於一八七一年以前，僅言「破壞官僚軍事的機關」（國家），直到巴黎公社革命以後，才不得不承認消滅「現代國家的政權。」



德國馬克思派領袖麥林格 (Merling) 也說，馬克思因巴黎公社革命，不得不對巴枯賓讓步，承認共產社會中應無國家。他說：

「無論馬克思的一部分言論（指關於巴黎公社）怎樣精巧，但彼等總是和以前的言論（即馬克思與昂格思在二十餘年前，在共產黨宣言中發表過的）違反的。」

伯恩斯泰 (Bernstein) 在社會主義的前提裏面，也批評馬克思的法國國內戰爭說：「在一切其他的言論裏，馬克思與『小資產者』的蒲魯東，已極力於可能範圍內接近。」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已對無政府社會主義者讓步，因他們也知共產主義的社會裏，不能再有人治人的國家組織。

## (二) 馬克思與巴黎公社

最初馬克思本為國家社會主義派，會極力反對巴枯賓的無國家派，後因受了巴黎公社的影響，不得不把國家觀念拋棄。不過有人或者要說，馬克思反對國家僅在理論方

面，至於實際上他仍想創造強有力的國家，去做社會主義的預備工夫。但馬克思至少不得再同情於拉塞爾的『自由國家』，而公開承認國家是一種暴力。

我們研究馬克思早期的國家思想，可看一八四八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他在那裏面僅言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擴張國有工場與生產等，但未談及國家的自然消滅（註）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裏，極力想證明在共產黨宣言裏，馬克思對於國家的觀念尙極抽象，但到一八五二年所著的二月十八日裏，馬氏便已主張消滅國家了。他引馬克思的左列數語：

『一切革命僅改善了國家機關，却沒有去破壞牠。』

列寧以爲這兩句話，是馬克思反對國家的證據。其實這未免太附會了，因馬氏於巴黎公社革命的時候，還寫信給古格爾曼（Kugelmann）說：

『假定你看二月十八日的末章，那末，你就可以知道，我對於法國革命的經驗是說：並不是照從前一樣，改變官僚軍人的機關，而是應去破壞牠。這是大陸國民革命的先決

條件，也是我們巴黎同志的企圖。」

這裏馬克思分明是說，英國的國家尚未官僚化，所以無產階級得利用現存國家。不過他於法國的國內戰爭一書內，因受巴黎公社革命的影響太深，却不得不承認國家的消滅。

假定我們看馬氏於巴黎公社未革命前，極力證明推倒政府是蠢愚的行爲，那末，我們又將疑法國的國內戰爭，是馬克思的敷衍文字。

當一八七〇年春天時，馬克思曾警告巴黎工人，不要去推倒政府的暴動，但次年三月革命以後，馬克思又去祝賀他們，並在法國的國內戰爭一書內，大唱無國家的社會主義。

馬克思在那本書裏，不但承認國家的罪惡，且主消滅一切的統治。他說：

「集權國家有下列的機關：常備軍，警察，官僚，教士與審判官。」所以自勞資發生衝突後，「國家漸壓迫勞働階級，成爲階級統治的機軸。」

巴黎公社「直接反對帝國，是含有確定的形式。」這樣的共和國不但推翻君王的階級統治，並須消滅階級統治的基礎。」

這裏所謂的確定的形式，究指怎樣的社會組織呢？馬克思說：

「巴黎公社的第一項命令，即取消常備軍，而用武裝民衆去代替牠。

「以前警察爲國家的武器，現在立刻取消其政治性，變爲公社的負責機關，並且可以隨時去更換去。

「就是各機關的官吏也是一樣——如自公社社員至其他職員，所得薪金與工人的工資相等。」

巴黎公社除上列的特點外，並應取消代議政治的國會，所以馬克思又說：

「公社應取消國會，而織組工作的機關，把立法與行政合併。」

馬克思謂代議政治，經過三年或六年以後，選定統治者去議事，是不能代表民衆的意志，所以他也主張把立法與行政合併起來，由無產階級直接去管理。

這樣的社會組織是帶自治性的，所以馬克思在法國的國內戰爭一書內反對他以前的中央集權論，而傾向於自由組織的聯邦，說：

「不但是市政上的事務，就是原來一切的國家任務，都交給公社辦理。

『巴黎公社應做個模範，使其他法國的工業中心效法。當巴黎與其他中心施行立社制後，從前的集權政治可以取消，於是各地就組織生產者的自治。』

因此馬克思在那本名著裏，拋棄平素高唱的中央集權，而贊助國家的破壞論。雖然他仍言保存民族單位，但到底沒有說另創國家政治。

巴枯寧對於馬克思上列的論調，也說他違反原來的主張，所以曾批評他道：

「公社運動的影響頗為偉大，所以一般馬克思主義者，雖知自己的思想被運動推翻，却不得不對他表示同情，並違反一切論理與自己的真精神，而採用他的目的與綱領。」

就上文所下的結論似馬克思派的國家觀，在巴黎公社革命以後已與巴枯寧的無

政府派相同。但實際却並不這樣簡單，因我在前面也已說過，馬克思的法國的國內戰爭，是一本應時的書籍，所以後來昂格思與無政府派辯論時，仍用其他曲折的理由，辯護他們的國家觀，所以他於一八七三年曾說：

『……爲打倒資產階級的反抗，工人應組織革命的與過渡的國家，但不可放棄軍械，廢除國家』(Neue Zeit)

一八七五年三月時，昂格思給柏柏爾的信也說

『無產階級利用國家，並不是爲什麼自由，而是想征服自己的敵人，所以要達到有自由的可能時，國家也就消滅了。』

麥林格對於昂格思的反覆，曾有左列的記載說：

『至少昂格思於馬克思死後，因反對無政府派的思想，又開始放棄這種論調（指無國家論），完全重復着共產黨宣言中的舊主張。』

（註）一八七二年六月，馬昂、兩氏於德文版宣言的再版序言中，謂宣言中有一部分

已籌了，他們對國家觀言說：「特別是公社的教訓，即工人階級不能夠利用現存國家機械來達自己的目的。」

### (三) 過渡時期與政治

馬克思派雖因巴黎公社的影響，相對的承認在共產社會裏，可以根本消滅國家組織，但同時又不願拋棄舊思想，仍大唱無產階級於革命中，應創造一種過渡的國家，去達到共產主義的社會。

要明白這種過渡時期的政治，祇須看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現在馬克思主義的左右派，都認這本書是他們的聖經。其實共產黨宣言中所列舉的，正是馬克思派的政治綱領。

共產黨宣言裏的根本思想，就是勞動階級應採取政權，管理一切的生產機關。馬克思在那本書裏說：

「勞働階級革命的第一步，即使他們跑上統治階級的地位，也就是民主主義的勝利。達到第一步以後，勞働階級漸利用政權，奪取資產階級的一切資本，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裏。」

這兒顯然含有種種語病，因無產階級是社會的大多數，怎樣叫他們跑上統治階級呢？假定推選一部分勞働者，那末，這般人不久又變成官僚了。

其次，共產黨宣言裏的國有辦法，也違反社會主義的原則，但馬克思尚謂最進步的各國，才有這十項設施。現將重要的八項，逐條的加以批評。

(1) 廢止土地私有權，將所有的地租用在公共事業上。

這種土地國有的辦法，在土耳其曾實行過。蘇丹將一部分的土地，讓給自己的忠僕。(2) 徵收嚴重累進率的所得稅。

這是法國民民主派的主張，與社會主義毫無關係。

(3) 廢止一切繼承權。



這是馬克思襲取聖西門派的舊說，尙未失社會主義的精神。

(4) 沒收移民及叛徒的財產。

這是一切暴君對待革命者的政策，政治黑暗的國家都有這樣的設施，但馬克思的過渡社會主義，却也須這種專制的政策。

(5) 用國家資本，設立完全獨占的國民銀行，將信用機關集中在國家手裏。

本項下半是路易布郎的主張，但比較他還妥善一些。上半則完全違反社會主義，是帝國主義的經濟政策。

(6) 交通及運輸機關，集中在國家手裏。

俾斯馬克與皇帝們曾施行過，難道他們也是社會主義者？

(7) 擴張國有工場及國有生產機關，開闢荒地，改良一般土地，使適於共通的計劃。上半是抄襲路易布郎的，可惜傳達上比較差些。下半是巴拉圭天主教徒的辦法，但曾經人反對過。

(8) 各人對於勞働有絕對的義務；組織產業軍，尤其是農業軍。

俄皇尼古拉也組織過農業軍，但馬克思却想借無產階級變家的名義，使一般下農變成徒刑場的犯人。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馬克思派的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真能代表無產階級的意志，至于他們的國有產業的主張，却根本違反社會主義。

這種奇特的國家資本主義，自然不能滿足無產階級的慾望，但昂格思却用種種名義，去誘惑工人不可破壞國家。他說：

『國家是不用廢除的，牠會自然消滅的。』

但請問『過渡時期？』的國家，究至什麼時候才自然消滅呢？昂格思說道：

『國家是一種罪惡，無產階級得來後，鞏固自己的階級統治。這時戰勝的無產階級，也與公社一樣，須立刻減少國家的罪惡，候在新的社會狀況下，一般人長成起來後，才得拋棄變家的廢物。』

昂格思在這裏所說的，即無產階級組織國家，不單爲防止資產階級的反動，並須培養一般未來的新青年，適於無國家的社會生活。所以馬克思派的過渡時期，也把國家的生命延長起來。

其實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是學術上的假定名稱，例如我們也可以說，資本主義的社會，是從封建到共產間的過渡。

最後我們應注意的，就是階級政治決不能造成自由社會，所以巴枯寧曾批評道：

『勞働羣衆的自下而上的組織，是社會發展的重要關鍵，因一切的國家政治，甚至是平民的國家，總造成專制與奴隸。』又說：『無論那種專制政治，除了維持自己的政權以外，不能達到其他目的。』

#### (四) 和平改造與武裝革命

馬克思主義的改造方略，是有和平與革命兩派，但他們的中心思想，却都是經濟的

宿命論。所謂經濟宿命論的原則，即承認生產力的發展，是政治改變的唯一動力，所以馬克思在經濟學批評中說：

「社會生產力發展至某種程度時，就與原有生產關係衝突，如用法律的語句來表示，即違反從前的私產關係。故生產力的形式發達後，這種關係也進步了。於是達到社會革命期；在改變的經濟基礎上，一切構造發生慢的或快的變更。」

馬克思認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能鼓勵勞資兩階級的衝突，促成勞資階級的社會革命，所以他於一八四七年時，在比京演說道：

「自由商業消除國別，促成勞資間的衝突關係。換句話說：即自由商業促成社會革命，故我於這種革命意義上，也贊成自由商業。」

不過馬克思早年的思想，除傾向於經濟宿命論外，還提倡過武裝革命。共產黨宣言裏，有馬克思的左列數語：

「共產黨員不願隱秘自己的政見，他們公開的宣言，要達到他們的目的，祇有用暴

力的革命，去破壞現社會的制度。」又說：「總之，共產黨員應隨時隨地，援助一切革命的運動，去反對現社會與政治狀況。」

那時的各國正發生革命，「德國共產黨員非常注意，因德國資產階級快要發生」（註），所以馬克思在宣言裏，也主張實行武裝革命。直至十九世紀的五十年代，德國兩次革命以後，馬克思尚謂數年後產業恐慌時，新的革命又將發生。

此後馬克思漸拋棄武裝革命，而傾向於和平的改造。當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時，馬克思已反對法國工人革命。他曾勸告法國工人說：

「現在敵人已在巴黎城外，所以推倒新政府的運動，是一種蠢愚的行爲。法國工人應盡國民的責任，但他們不可被一七九二年的民族觀念所誘惑，猶如法國農民曾爲第一帝國的民族觀念所迷。你們不必管過去的刺激，最好顧到未來的基礎，你們應利用共和國所給的自由，去組織自己的階級。」

巴黎公社革命失敗後一年，馬克思與昂格思兩人，在共產黨宣言的再版序言中，謂

宣言裏的革命方略已不適用。

「最近二十五年的情形雖變，但宣言的全部或一部，仍保存原有的意義。不過有一部分地方，已須加以修正。至於實際應用這些根本原則——宣言裏已說過——純視歷史的條件而定，所以下半部的革命方略，並無特殊的意義。現在於這些地方，應該另寫了。因大工業在二十五年中的發展，與工人階級政黨的進步，實際的經驗也有兩種：一，法國二月革命；二，範圍較大的巴黎公社，無產階級最初握了兩個月的政權，所以這個綱領有的已不適用了。」

因此，除戰後的列雷派以外，馬克思派的書報裏，每勸告工人不要暴動，而主張遲緩的政治運動。昂格思於一八九〇年時，在馬氏的法國階級鬪爭再版序言中，曾堅決反對武裝革命道：

「少數人利用無知羣衆，舉行突然革命的時期，現在已經過去了……拉丁國家也漸漸覺得，須重新審定舊的方略……這兒也已經承認，工人階級的目前責任，是遲緩的

宣傳與議會運動……現在我們的任務，是極力促成政黨的發展，直至現政府消滅的時候。假使設法阻礙德國社會力的逐漸發展，或者暫時去破壞牠，那末，將與軍隊發生衝突，如一八七一年的公社流血慘劇。且規則的發展被阻後，問題的解決也將延長，結果却是很大的犧牲。又說：『我們革命者喜歡合法的方法勝於不合法的方法和暴動。』

社會民主派即根據這種理由，根本反對武裝革命。一八七五年的哥達綱領會直捷說道：『德國勞働社會黨用合法的手段，造成自由國家與社會改造。』

後因社會主義者取締法的影響，德國社會民主黨於維登（Viden）會議上，才主修改哥達綱領的語句，謂於採用合法手段外，尚得用『其他方略』去達到他們的目的。但於社會主義者取締法取消後，社會民主黨又採用合法手段。所以一八九一年的耶爾福綱領，已沒有『其他方略』的字樣了。

其次讀者應該知道，馬克思派所說的『社會革命』，普通僅用簡捷的意義，即社會制度上的改變，所以他們可用和平的方法，去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在他方面說，社會革

命即是使工人的思想革命化，提高他們的階級自覺心，故馬克思派採用這種名詞，仍不失為和平改造的政黨。

不過自歐戰以後，列寧統率的馬克思派，漸漸應用共產黨宣言，又提倡武裝革命的方法。但這種言行與馬氏晚年的學說，顯然是絕對相反的，所以馬克思主義的右派，便說列寧派的革命方略，含有無政府主義的色彩。

(註)錄共產黨宣言裏的語句。

### (五) 辯證論與唯物主義

辯證論與唯物主義，是絕對衝突的思想，但昂格思却想把兩者聯合起來，作為馬克思的新發明。他說歸納法不是科學，唯有黑格爾的自發的世界精神與埃及伊斯基 (Z. Bielski) 的辯證法，才是現代的科學方法。



其實，稍明科學方法的人，決不能說出這樣的話。馬克思也未收這樣說，但昂格思却告訴一般青年培根、洛克與百科全書派，都是形而上學的思想家，至於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初期，德國唯心主義却是進步的哲學，是進化論與變態主義（Transformismo）。昂格思對於歸納法，有奇特的說明。他說：

『自培根與洛克把自然科學納入哲學後，這種宇宙觀已為本世紀的特點——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註）

這裏明明是說培根與洛克用歸納法，創造他們的形而上學。事實上是否如此？馬克思也曾答道，這完全錯誤了！培根與洛克用歸納法創造的，不是形而上學，而是唯物主義。『培根是唯物主義與一切實驗科學的真身祖。他以為真實的科學是自然科學，至於物理學則為自然科學的重要部分……據他的意思，就是外部感覺決不能錯誤，因他是智識方面唯一的泉源。（按，此處即根本否認形而上學）科學就是經驗，他用合理的方法（按，即歸納法）歸納所得的覺感。所以歸納、分析、比較、觀察與經驗等，是合理方法

的重要條件。」

這時馬克思的年齡還很輕，他對於唯物主義的解說，都是一般人公認的解說。現在我們再看他對於洛克的批評。

『洛克創設健全思想 (Bon sens) 的哲學，就是間接的表示，哲學不能違反理智，牠須建築在人類健全的外部覺感。』洛克除消極的反對十七世紀的神學與形而上學外，並覺須創造反形而上學的系统……他的人類理智發生史越過海峽後，頗得到他們（法國唯物主義者）的歡迎。（註二）

這是馬克思早年所說的，並為一般人公認的事實，就是培根是唯物主義的導師，至於洛克則為反形而上學的完成者。為什麼昂格思、蒲萊哈諾夫等忽然說，英國兩大唯物主義之父是形而上學的思想家呢？難道反形而上學的系统能產生玄學嗎？這是昂格思最大的矛盾，現在我們再看旁的。

昂格思既欺騙了自己的讀者，而考夫基、倍爾督夫 (Belkov)、拉登爾格 (Lafaire)

伊格萊齊阿斯 (Telesar) 與蒲萊哈諾夫等也同聲附和道：

「黑格爾對於歷史的觀念，脫離了形而上學的色彩。」

但馬克思先生却說：

「法蘭西的教育，特別是法國十八世紀的唯物主義，牠不但反對宗教與神教，並明白地敵視十七世紀的形而上學，如笛卡爾，馬爾勃朗斯 (Malbranche)，斯比諾薩與萊勃尼茲等……」

「失敗……特別是法國唯物主義，十七世紀的形而上學又重行復活（按，是法國大革命後的反動時代），並以德國人爲代表，爲有力的復古運動，就是十九世紀德國的抽象哲學。黑格爾創造自己的全世界形而上學的王國，一般人才與十七世紀一樣，重新攻擊神學，並反對抽象的玄學與一切形而上學。」

黑格爾是形而上學王國的創造者，爲什麼他能脫離形而上學的色彩呢？究竟爲誰違反真理呢？馬克思嗎？不是。他所說的，已是一般人所公認的，那末，恐怕是昂格思與他的

同傳？

現在我們知道，培根是唯物主義的老師，他以為祇有自然科學才是真實的科學。但昂格思告訴我們說，還有其他的唯物主義，大概是他個人發明的。這是辯證論的唯物主義。他批評歸納法的唯物主義，是很愚蠢的科學方法。

其實唯物主義是許多大科學家的產物。如百科全書派勞伯拉斯 (Laplace) 蓋爾賽爾 (Gershel) 皮世 (Bish) 拉馬克 (Lamarck) 葛姆漢脫 (Gambolt) 與拉也爾 (Laird) 此外物理學家與化學家的功績，也是很大的，特別是培爾那爾 (Bernar) 蓋爾 (Gail) 格洛夫 (Grove) 與格葛爾 (Gekke) 等。總之，唯物主義並不是一種學說的假定，因牠已得現代科學的證實。

假定我們退一步說，昂格思對於唯物主義，確是有所發明。但我們要問，究竟他發明些什麼呢？唯物主義已有牠的老師，昂格思當然不能再有什麼發明。那末，他發明辯證論？這也是很可疑的。他自己曾說，笛卡爾，斯比諾薩，狄代錄 (唯物主義者)，威梭，傅立葉 (空

想家)與黑格爾(形而上學的帝王)等,都善於運用辯證論。因此唯物主義與辯證論,均非昂氏所能發明。不過他對於唯物主義與辯證論,曾發明一種過程,就是使辯證論自辯證方法變成科學;並於歸納科學與物理科學中,研究出外界運動與人類思想的原則。昂格思說:『辯證論應用於科學,討論外界運動與人類思想的普遍原則。』(註三)接着又說:『因此辯證論的意義,就是有意識的反應外界的辯證運動。』這幾句堆積的話,像我這樣愚蠢的人,真沒法明白牠。我祇知道辯證論是哲學上辯論的方法,至於歸納法則為真確的科學方法。假定我把昂格思的辯證論易為歸納法,那末,這兩句就變為:『因此歸納法的意義,就是有意識的反應外界的歸納運動。』大家一定要說,這未免太愚弄別人了。

現在我們知道『辯證運動』是昂格思先生發明的。但為甚麼這奇異的辯證法又能有意識的反應外界呢?其實辯證論不過是形而上學者論證的方法,他們利用三段論法,能為你們辯證任何題目。

哲學博士烏培爾頌格 (F. Ueberweg) 在邏輯方法第十一章中說：「埃立伊斯基最初規定哲學辯論的具體形式，特別是鑄飾的間接論證。所以亞里斯多德稱他是辯證論的創立者……詭辯學者造成辯證方法，常常故意去濫用牠」。

大家應牢記着，辯證論是詭辯學者創設的。但昂格思却告訴我們說，牠是「最高的思考程式」。因此他說歸納法與唯物主義創造形而上學。至於黑格爾則解說歷史過程脫離了玄學的色彩。其實昂氏觀察一切生活現象，早染着玄學的精神。他向我們斷言道：「黑格爾使辯證論得有可驚的進展，他把形而上學的論證法，形成特殊的獨立而歸納科學。其實黑格爾並沒有這樣的發明。」他於邏輯一書中說：「邏輯裏關於智識方面有三種形式……這三個形式並不是邏輯的一部分，而是整個邏輯的不同時期。辯證論歸納於哲學理論後……就變成懷疑論。請問懷疑論能歸納的科學嗎？昂格思究竟從什麼地方，找出這樣奇異的聯合呢？我真忘了，這是昂格思的新發明！黑格爾曾說過，玄學家因愛和辯證的緣故，所以「常把討論的問題變成贊成與反對兩方面，但並無清楚

的思想，僅採取機巧與敏捷的手段。」

現在再研究歸納科學的著作。達特 (Dard) 教授批評德國形而上學與辯證論：

「這些哲學家因利用辯證論的方法，便認爲自己的思想已有堅固的基礎。但在我們的眼光看來，是違反自然的現像，假定我們揭開內幕，便可發現這愚蠢的思想。」（註四）

這位博學的教授又批評黑格爾的政治歷史意見道：

「黑格爾是復古時代的哲學家……他懷有費希特的精神，以爲個人應爲思想犧牲，就是爲整個道德機體所鼓勵。黑氏道德機體……就是抽象的國家，牠須有一個總意志的統治，所以個體意志有服從的必要。」（第二十八頁）牠（黑格爾的思想）於抽象的形式裏，提高立憲招牌的官僚國家；哲學家對於這種形式的解說，實際上無非使所謂的立憲主義不朽，並以這種最壞的政治想織，認爲是一般理智的要求（第二十九頁）。

因此這種最高的歷史哲學結果成爲復古哲學中的政治趨向。(第三十頁)

現在我再要問，敵視歸納法的辯證玄學，怎樣能變爲科學呢？他們既然說：「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那末，還有什麼進步的思想呢？詭辯派與唯心主義的後裔萊布尼茲，曾用他極守舊的口號說：「在這完美的世界上，一切都是很好的，因這是完美的上帝所創造的。」其實這種政觀科學的形而上學，僅能在反動時代與社會思想的停滯時期發展。「大陸諸國除荷蘭外，於十七世紀與十九世紀開端二十年，因各國帝皇聯合起來，壓迫人民的自由。」在這黑暗的反動時期裏，玄學便很盛行。俄國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於十二月黨暴動壓服後，與亞歷山大第三的反動時代，玄學也曾盛行一時。

辯證論與玄學雖於反動時代發展，但牠的本身已陷於庸弱無能的地步。牠想拋棄歸納方法，研究物質世界的普遍原則，已屬不可能了！我們祇須看這些大人物所鬧的笑話，如笛卡爾與康德，明白指出靈魂位於身體的某部分，或如亞里斯多德，說用手掌推動石頭，並不是手掌動，而是石頭的自動；或者解說河水入海，並未曾高海面水平的原由，由



於地底尚有地河，這些大哲學家的錯誤，並不是腦力不足，而是玄學方法的結果。所以我們說，這些大哲學家利用玄學的方法，致犯這樣的大錯誤，昂格思先生也不能除外。

關於玄學的方法問題，瀑克爾（D. C.）曾說：

『自來玄學方法在各門科學中，並沒完成任何發明……玄學以爲研究人類思想有兩種方法，都是一樣地明瞭，但所得的結果却完全不同。一種方法是研究自己的感覺；其他的則研究自己的思想。這兩種方法常常的與必然的得到絕對相反的結果。他的原因是很易明白的，因在玄學中，理智同時是工具與原料。工具即在原材上工作，但玄學常反覆重述道，假若有兩種同樣的方法，真實研究者用各種方法研究精神現象，其結論是完全不同的。』

其他一位偉大的學者，就是德意志的哥德。他在自己的詩裏，反對黑格爾的玄學方法。他很明白了解，祇有歸納法才是科學的思想，這兒的總合已得歸納法的證實，然後再用演繹法推演出來。

德國著名的歷史哲學家庚提特 (Kortt) 曾以極有意味的話句表示道：「當兩個哲學不能互相了解時，他們就引用玄學，當他們自己不明白時，就利用最高玄學。」

(註一) 昂格思的社會主義的科學發展，第十七頁。

(註二) 法國十八世紀的唯物主義。

(註三) 昂格思的 *J. Feurbach*，第三七頁。

(註四) 達特教授的最近百年來哲學與生活之關係。

## (六) 昂格思與科學發明

昂格思與其黨徒等稱自己的哲學，政治學與社會學等，並不是幻想的玄學，而是真實的科學。但他們為甚麼反對培根，洛克，瀑克，赫爾等歸納科學，而稱揚黑格爾的玄學呢？

我們應責問他們，為甚麼他們於辯證論的僧衣上面加着工人階級的歸納科學呢？難道他們不知道，除培根與洛克的歸納法外，已沒有什麼科學的思想？但這般反對歸納

法的科學大家，却另有巧妙的答覆。假定你們讀昂格思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的序言，他告訴我們說，他於一八四五年與馬克思相會於北京時，已組成新的哲學思想，就是用唯物來解說歷史，這是社會民主黨的科學啊！

辯證論與昂格思在玄學中的大發明，我已在前面說過了。現在我們再考察他們的大發明，就是用辯證法解說歷史，昂格思在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再三地聲明說，他與馬克思於一八四五年，已完成這次科學的發明。昂格思與一般社會民主黨人，引證馬克思的經濟學批評序言的二十行，作為該黨唯一的大發明。但該書是一八五九年出版的，為甚麼還進行東面，須等待十四年呢？假定以經濟學批評與巧爾南賽夫斯基（Chernov - Navsky）的著作比較，如資本與勞動，經濟行為與立法，古代羅馬崩裂的原因，哲學成見，反對共產，七月的帝國與法國政黨奮鬥等文，那末這二十行序言，簡直可憐極了！但巧氏並未想發明人類進化中經濟的影響，因他知道維哥（Vico），蓋爾古爾（Ceder），伏爾泰（Voltaire），基埃里（Trevis），勃郎基（Bianchi），蓋脫萊（Kettle）與漢克的舊

作。他們對於歷史中的經濟影響，均有相當的紀述，所以巧氏也說不上發明了。

這十四年的沉默（自一八四五年至一八五九年）是非常可怪的。當時馬克思與昂格思在德法英雜誌發表自己的論文，也未提及偉大的發明。其實那時法國的史家，社會主義者與經濟家，早已討論到階級鬥爭與歷史中的經濟影響，為甚麼馬克思與昂格思於努力作文時，毫未提及改變人類思想的大發明呢？難道這是他們的謙遜嗎？這也是很可疑的，因昂氏於八十年代，再三表示，他們的大發明已於一八四五年完成，不過我們仍抱懷疑的態度，因政黨科學的祖先，於一八四五年至一八五九年間，僅在共產黨宣言與經濟學批評中，發表自己的政見。

難道馬克思與昂格思真會完成這種發明嗎？恐怕是昂氏的記憶錯誤，因他寫上述序言時，已有六十餘歲。我們以為這種推想，比較是合理的。如讀者不信，請閱下列諸例。

一八四八年馬克思與昂格思於共產黨宣言的開端說：

「……共產主義，已經被全歐洲有權力的人認作一種有權力的東西。」但此後四

十五年，昂氏於一八九三年齊利池大會中說：『那時（四十年代）社會主義祇是幾個小團體的私產。』（註一）

幾個小團體已被認為『有權力的東西』真是可怪的幻想。這兒究竟誰犯了謬誤，馬克思與昂格思共同呢？還是昂氏一人呢？昂格思於老年時代，忽然想到解說莫爾根（Morgan）的名著太古社會（註二）。該書採用歸納科學，最初發現於一八四七年。馬克思與昂格思完成大發明，是在一八四五年，所以昂氏於一八八四年的序言中，還自命不凡地說：

『莫爾根在美洲重新發明，用經濟（物質的）解說歷史，這是馬克思於四十年前所發明的。』（註三）

由此讀者可以知道，歸納科學家與辯證論者完成了兩大發明，可惜大家並未互相知道。昂氏努力對外宣傳，想證明自己的功績。他仔細研究莫爾根關於希臘人種問題，並答辯道：

「我們注意格魯脫先生的學說，以為希臘是由神話產生的，其實該族的產生較古於神話，所謂上帝與半神。」

這種論辯是非常有益的，他破除一般人的迷信觀念。但可憐昂氏又犯記憶錯誤的毛病，因馬克思從未這樣說過，這是莫爾根歸納科學的結晶。莫氏於二二八頁上，分析格魯脫的意見說：

「上列的事實證明種族的存在，遠在創造神話時代以前，如人類發生天地神、海神、風雨神，與愛神等觀念。」

這是莫爾根說的，昂格思曾仔細註解過。為甚麼他突然像莫爾根的著作，認為是馬克思的大發明呢？難道馬氏曾從事反格魯脫的研究，討論希臘神話與古代風俗沒有？馬克思並沒有這樣說過。昂氏註釋莫爾根的著作，認為是馬克思的發明。這兒已不是年老健忘的問題，實在是昂格思的抄襲。即使我們退一步說，這是昂氏的年老健忘，他誤把歸納科學家的結論，作為已故辯論學家的發明。但我們如引證下列各例，研究昂氏註釋

的希臘民族與格魯脫等，他自莫爾根書中的二二二與二二三頁抄襲希臘民族的十條根本法律。他於第六與第七項間，忽下了可憐的解釋：

「這是格魯脫規定的，但曾經馬克思增補。我們關於希臘民族祇知伊洛蓋池野蠻民族。」

我讀了這段文字，就非常驚異。因證實希臘民族與伊洛蓋池族的人，是歸納科學的莫爾根，却不是辯證論的馬克思。這兒已不是健忘問題，因昂氏抄襲逐項條文，至第六條後，突然混入自己的意思，此後又逐條抄襲。最可怪的就是竊取其他科學家的著作，認為馬克思的大發明。

實在昂格思的錯誤，並不是健忘問題。他讀莫氏名著第五二頁，討論人始文化傾向最高社會制度，即拋棄強制性的國家，實行自由平等生活。同時斯賓塞的名著個人與國家對抗，也承認國家制度的有害，猶如教士信奉的偶像。最後昂格思知道，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也反對國家的存在，此外還有一般被馬克思派攻擊的無政府主義者，也積極

反對國家制度。歐美各地革命者也開始拋棄國家社會主義，而反對資本與國家。昂氏自知辯證論者，對此偉大的思想潮流，似乎不能不有所表示，所以他突然贊成國家的消滅。

昂格思不但想把歸納科學家的研究結果，冒稱為馬克思的發明，且把馬克思與科學大家牛頓並列。他告訴我們說，馬克思也與其他偉人一樣，曾發明人類發展的新道路。所以在馬克思以前，社會主義都是空想，惟有馬氏才給社會主義一個科學的基礎。昂格思說：

「我們知道馬克思完成兩大發明，就是用唯物史觀解說歷史並以剩餘價值觀念解說資本生產的隱秘。（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第二五頁。）

關於唯物史觀，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現且研究剩餘價值。昂格思在自己的大作杜林格氏的科學之變革裏討論剩餘價值時，有下列結語：「Und diesen Zuwachs nennt Marx mehrwert」這就是告訴我們說，在馬克思以前，經濟學中還沒用過這個名詞。

我們覺得這種誇示，是非常可怪的。德文 mehrwert，字譯法文即 Surplus-



value 英文也與之相同。在昂格思降生的前一年（一八一九年），著名的經濟學家與歷史學家西斯蒙地（Simon de Simondi）在他的經濟學的新原理（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裏，明明在白紙上，印着 Surplus-value 一字。西斯蒙地對於這字究作何解？據我們所知道的，就是那部分不付價值勞動，被雇主掠奪的「利潤」。白尼斯（Denis）是對昂格思派表同情的作者，他在社會主義史（Histoire des Systems Socialistes）裏，也曾這樣說過。他並且說，重農學者對此不付價值勞動，已有明白的規定，如亞丹斯密稱他為「Produit net」（利潤）。彌爾對於 Excedent 有左列的說明：「普通一切 Excedent 的形式，是政府與私人用暴力，欺騙宗教成見與服從鄰人的舊俗，去掠奪生產者的東西，而變成土地的所有者。」

讀者應該知道，彌爾的著作曾於一八五一與一八五二年，譯成德文。上面引證的一段，即在第三版的十三頁上。我們也知道，彌爾、亞丹斯密是資產階級學者，並不是「科學」的辯證論者。現在我們且考察社會主義者對於本問題所發表的意見。

著名的共產主義者與奧文的朋友湯羅生 (U. THOMSON) 對於剩餘價值與彌爾一致，認為是用暴力與欺騙向生產者掠奪來的。他並直接採用 *Violence* 一字，以六百頁的大書，在一八二四年發表出來，但馬克思却於一八四五年以後，還說是他的大發明。且馬氏對於湯羅生的大著，並非不知道，他於哲學的貧困與資本論中，均曾引用過。

據亞丹斯密的意見，祇有勞動製造財富，也惟有勞動才能作價值的標準。但湯羅生實問道：『為甚麼生產者未能得生產品的全價呢？』(第三二頁)。他自答道：『因各種不同的稱呼，如地租與利潤，掠去勞動中的全剩餘價值。』接着他又說：『難道生產者是自願忍受這樣的掠奪？或者是生產者為暴力所迫呢？橫暴者常奪取貧弱者的勞動生產品。歷史完全可以證實這可悲的真理……假定承認違反生產者意志，掠奪一部分生產品，是合理的行為，那末也有權掠奪其大部分。』(第二一四至三三五頁) 如無暴力，則沒有專政。(第一〇六頁) 所以當資本主義時代，社會組織總是病的狀態……『讀者注意這個「空想家」却要求人類的全部解放。他曾提議道：「自由勞動，勞動佔有全部生產

品，並使生產者得自由與志願的交換。』(第二五三頁)

其次一位『空想家』(?)，昂格思還稱他是『詭辯者』(?)與『資本家』(?)，就是無政府主義的鼻祖蒲魯東氏。他曾極明白地說道：

『在經濟學的意義上，我們承認亞丹斯密，以勞働作價值的標準……就經濟的原則上說，一切勞働者均將 *Excedent* 留給主人，這是真實憲法與革命得來，應掠奪近傍的人。』所以蒲魯東常說：『私產是贓物！』

第三位『空想社會主義者』(?)，是十九世紀的大因徒勃朗基，他於四十年代直捷地說道，資本非『積蓄的勞働』，而是『掠奪的勞働』。

於是我們可以知道，剩餘價值是科學的結果。假定昂格思曾讀過經濟學書籍，決不能說是馬克思發明的。社會民主黨告訴我們，昂格思與馬克思是同一的偉大！那末他已研究過經濟學，但何以致犯這樣的毛病呢？

其次，討論工資的限度問題。十八世紀初期，鳩爾各曾說：『一切雇傭勞働者的工資，

須爲工人的必要生存限制。」一八一二年里嘉爾引伸鳩爾谷的形式，創設工資的理論。後斯密脫採入科學，稱爲里嘉爾原則。彌爾，拉頌萊（Lavelle）與馬克思均有相同的解釋。拉塞爾也說道：「這定律在經濟學中頗有權力，他使工人階級處於困難地位。」

實則法國與英國的社會主義者，早於拉塞爾，拉頌萊，馬克思與彌爾以前，曾討論到本問題。盤爾於兩冊大著英法勞働階級的貧困（E. Buret, De la misere des classes laborieuses en Angleterre et en France）裏，詳述英法勞働階級的貧困。這時昂格思僅是二十歲的青年，他利用盤爾的材料，著成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

盤爾考察資本主義社會裏，一般工人階級生活困難的原因說：「勞働，換言之，就是人類的生命，現在已變爲商品了。他的價格純視供求關係而定。」（卷一，第一七六頁）接着他又說：「經濟學者普通規定不易的工資限度，作爲必要的生產價值。里嘉爾肯定道，在現在的社會裏……工資須降至最低限度，僅得滿足最要的必需品。」（第一七九至一八〇頁）

這是科學家與社會主義者研究的結果，但昂格思却告訴我們說，這個原則並不是鳩爾谷、彌爾、盤爾與拉頌萊等發明的。哲學之貧困俄文譯本中，還有昂格思一段附註：

「這兒所說的自然原則，就是勞働力的標準價值，是與工資的最低度相吻合，即適合生活費用，必須維持工人自己與其種族。」

我於「Umrissen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oekonomie」與「La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兩書中，最初規定這項原則。並於前面說過，馬克思也承認該原則。拉塞爾是從我們兩人處承襲的。」

這是什麼意義呢？難道是記憶錯誤嗎？因該兩書均自盤爾處抄襲而來，那能談到什麼發明呢？自然，我承認昂氏編輯該兩書，於宣傳社會主義，確有相當的功績。當時德國社會主義運動非常幼稚，幸賴該兩書鼓吹社會主義。但這種編輯的東西，我們決不能稱作發明啊！

（註一）一八九三年 *Journal des Economistes* 第九期，第三三三頁。

(註二) 一八七七年紐約出版。

(註三) 往後我們可以知道昂氏曾參與這項發明。

### (七) 階級鬥爭

馬克思的種種「發明」向未能滿足昂格思的慾望，他還要說階級鬥爭也是馬克思發明出來的。一八八三年在共產黨宣言的德文版中，昂格思又寫道：「宣言的根本思想是（1）經濟生產構造每時期的政治與思想；（2）因此全歷史時期自土地公有制崩壞後，都是階級的鬥爭史，就是在不同的發展過程裏，均有被壓迫者與壓迫者，被統治者與統治者間的鬥爭；（3）階級鬥爭已達到某程度，被壓迫者（無產階級）若不消滅全社會的壓迫，與階級鬥爭，決不能脫離壓迫者（資產階級）的統治，——這種根本思想是馬克思發明的。」

這真是偉大的發明呵！然而只要我們稍微讀過一二冊社會主義史，就可知道昂格

恩所說的話是毫無根據的階級鬥爭是件事實而不是從思想家腦中生出來的理論，這是任何人都不能「發明」的。

並且第一個知道歷史中的階級鬥爭的意義而介紹於世人的思想家，並不是馬克思先生。當馬克思還在學校裏讀書的時候，階級鬥爭說已成了當時社會主義者公認的事實了。

甚至在一七六七年羅克降生的時期，還有五十多年以前，南蓋 (Riquet) 在社會的基本原理 (Theorie des lois civiles, ou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la societe) 一書中便這樣的寫着：「法律顯然是保護富人壓制窮人的利器。」他又說，在有產者與無產者的中間橫着一個深淵，生活的需要逼迫着無產者去做有產者的奴隸；他們（無產者）在田上工作，而出產物他們自己却得不到；他們去造房屋，而自己却不能夠去居住；他們還拚命工作增加富人的財產。（註一）

在一七九七年被槍斃的巴布夫 (Babouin) 曾說法國革命是貴族和平民，富人和窮

人的戰爭，他並且預言，只要富人階級仍握着政權及一切特權，而平民却像奴隸一樣地工作着，仍沒有絲毫的權利，那末，革命是不會終止的。（註二）在他們的宣傳詩歌裏，又常常描寫平民被富人把一切權利都剝奪去了的情形。（註三）

馬克思所稱爲「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的聖西門也曾說過：「現在全勞働人民被少數人掠奪了；工業的經理人因爲和資本家有密切的關係，都在此重擔之下過活。在此種情形之下工人便成了奴隸和農奴的繼承者了；他們雖有個人的自由，不再像農奴那樣不能和土地分離，然而他們只能在一個少數人的階級所定的條件之下過活，——這少數的人得着法律的保護來壟斷社會一切財產，法律給他們以隨意處理生產機關的權利。」（註四）

昂格思所稱爲「小資產者」的蒲魯東也在馬克思以前說過：「有產者與無產者的戰爭是世界史的全部。」

此外昆西大郎，西斯蒙地，路易布郎，勃朗基，濫特林，黑斯等人也曾在馬氏以前說過



這同樣的話。

鳩捕揆說：「自羅馬帝國崩落後，已達到勞働階級的發展期。」

一八三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印刷工人里維埃爾 (Riviere) 在審判中曾勇敢地說道：「我們不得不承認普遍的鬥爭……牠發生於各社會階級裏面，成爲相互的競爭。貧民攻擊富豪，工人反對主人。」

馬克思的發明問題現在可以解決了，昂格思所說的「發明」不過是柴爾凱索夫所說的「抄襲」而已。

然而最奇怪的是，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說的重要老師，還是兩個反動派：一是德國學者司坦因 (Lorenz Von Stein)，他是一個私有財產制的擁護者，又是保守的帝制派；一是法國的政治家曾做過首相的基祖，他是有產階級的辯護者。

司坦因並不贊成階級鬥爭，不過承認這件事實罷了。他的大著社會主義論的第一章便叫做「無產階級」。司坦因解釋無產階級說：是沒有財產，未受教育的階級。這階級

認識了他們的力量，他們的利益，便從事於完成他們自己的目的。因此從這無教育無財產的羣衆中，便造成了同心一致的社會階級。這是法國社會的新分子，「這可以叫做危險的分子；因為其人數之衆多，而且有嘗試的勇氣，所以危險；因為彼以爲只有革命才能夠完成其計劃，達到其目的，所以危險。」（註五）司坦因之爲馬克思的先驅者，這件事是由司脫魯夫（Peter Von Struve）指出來的。（註六）司坦因頗注意於政治的方面，他說無產階級一進了法國政治舞台，便永不會離開的。（註七）馬克思受了他的影響，便主張無產階級奪取政權。

基祖曾把馬克思驅逐出巴黎，然而誰也想不到他竟會做了馬克思的老師。他反對社會革命的經濟平等，而主張民主主義的階級鬥爭。他以為中產階級是新社會的基礎。在其視察來，法國的歷史是兩個階級的鬥爭史。他說：「法國有兩種人民，征服者與被征服者，已有一千三百餘年了。被征服者會奮鬥了一千三百多年，來謀脫離征服者的羈絆。我們的歷史便是這種鬥爭的歷史。現在已經打了決勝負的戰爭了，這就是革命。」（註

八)他又在一八三八年出版的近代社會中的民主主義中說，民主主義是無數下層階級反抗在上面的少數人時的旗幟和吶喊。政權及其他特權完全集中於少數人手裏。這種集中雖藉口於財富、勢力、智識以及道德和社會力量之優越，現在沒有人再以為是正常的了。羣衆已起來了，並且吶喊道：來計算我們的數目；我們都是平等的；權力應該屬於多數。」

請來哈諾夫在共產黨宣言俄文本序言中，曾引基祖的話來證明宣言的開始即重述着基祖的語句，這是不錯的。

基祖(註九)「我們的歷史全是各種階級的鬥爭史。貴族和中產階級，貴族和平民，資產階級和工人，有產階級和無產者——在各個不同的社會狀態中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

馬克思(註十)「一切過去的歷史都是階級鬭爭的歷史。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東(Guidmaster)與職工(Journey man)(註十一)總而言之，就是

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從古至今沒有不站在反對的地位，繼續着明爭暗鬥的。」

偉大的發明家呵！這兩段不是一樣的麼？但一方面，基祖說他自己並沒有什麼發現的功勞，甚至沒有造出一句新的語句；（註十二）而另一方面昂格思却驕傲的說這是馬克思的大發明。

實在馬克思自己也沒有把階級鬥爭說清楚。一切過去的歷史既是階級鬥爭史，爲什麼馬氏在資本論第二版的序言中說及英國早年的歷史時，却又說「其經濟是屬於階級鬥爭尚未發達的時期」呢？（註十三）無怪乎馬克思派的碩學考茨基要說：「只有在某種社會條件之下，階級鬥爭才是歷史的原動力。」（註十四）如此，則在其他的社會條件之下，階級鬥爭便不是歷史的原動力了，馬克思黨徒自己便把階級鬥爭說推翻

了。

其實階級鬥爭是一件不可否認的事實，許多非馬克思主義者也承認的。然而馬克思却過於重視政治的鬥爭，（雖然昂格思稱他爲唯物史觀的「發明者」）因此他所

認識的階級鬥爭，却是爲着政治的目的，主張奪取政權，用階級來統治階級，即是用政治的方法來解決經濟的鬥爭。

至此我們可看出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說大半得之於反動派的司坦因與基祖二人，所以他的主張多少是反動的。至於馬克思以前的許多社會主義者的革命的階級鬥爭說，却與現在的革命工團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所主張的差不多。

蒲來哈諾夫也說：『馬克思與昂格思對於階級鬥爭的政治意義與國家政權屬於統治階級等觀念，是和基祖及其信徒的意見相同。雙方不同的地方，不過是前者擁護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後者則擁護資產階級的利益。』（註十五）基祖因爲是屬於中產階級的，當然脫不了階級的色彩，而主張中產階級專政。（其實基祖把階級看成黨閥，主張中產黨閥的專政。）馬克思受了基祖的影響，所以也主張黨閥專政，不過他把中產黨閥換成無產黨閥便了。這種專政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昂格思又運用他的奇妙邏輯，說道：『一切經濟的鬥爭是階級的鬥爭；一切階級的鬥爭是政治的鬥爭。』於是一切

經濟的鬥爭便是一切政治的鬥爭了。

實則階級鬥爭是爲着經濟上的解放，所以一般無政府主義者和工團主義者的結論，以爲解放人類應用經濟的方法，就是須打倒私有財產制與治人的國家。巴枯甯說：「階級政權與國家是三個不可分的名詞，有其一，即必有其他之二。這可用下列一語表現出來：政治的壓迫與經濟的掠奪羣衆。」

誠如馬克思所說，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那麼，有階級存在，即有國家存在，所以我們反對一切專政的主張是完全合理的。「因爲即使城市工人的專政非貴族式的，但因專政以後占據了社會特權的地位，亦將變爲貴族了。階級政權與國家是不可分離的，彼等是建築在私有財產的基礎上。所以無產階級決不可用國家政權的階級統治來期望社會革命。」（註十六）

巴枯甯在國家觀念與無政府中說過：「假若國家仍繼續存在，則必有統治階級與奴隸階級，有國家而無奴隸，簡直是無謂的欺騙。」無產階級是用不着來利用國家的，他

們要消滅國家。「古代社會分爲自由民與奴隸，而現在社會却分爲國家與奴隸（即被壓迫的工人，雖非法律上的奴隸，而實際上却仍是奴隸）。既然古代國家爲奴隸所顛覆，則現在國家亦當爲無產階級所推倒。」這個老革命家的話是不會錯的。

事實上無產階級的大部分已覺悟了，他們已從馬克思派的含糊的階級鬥爭說中逃出來了。各國的革命工潮主義者已堅決的反對一切專政以及任何政治行動，而主張勞動羣衆的直接行動，其目的並非政權的轉移，也不想跑上權力階級的地位來頒行「新法令」却是破壞一切政權與資產階級，而由勞動者來管理生產，這才是真正的革命行動。

（註一）見原書 P. 195—196

（註二）見 *Revue Socialiste: Les theories socialistes au 19ème siècle* P. 365

（註三）『餓死了，凍死了，平民什麼權利都被剝奪盡了，到後來你們只有含淚吞聲的哀悼你們自己的運命，然而那些靠着你們的恩惠而生活着的無恥的富

## 附錄

人們却公然在舉酒狂飲呢！

(註四)見聖西門全集 Vol. XII Pp. 225 - 226。

(註五) Stein: Der socialismus P. 9. 此書的完成尚在共產黨宣言出版前二年。

(註六)見一八九七年出版的新時代第十五卷。

(註七) Stein Der socialismus und Communismus der heutigen Frankreich  
(Leipzig 1842)

(註八) Guizot: Du gouvernement de la France depuis le rest auration  
et du Ministère actuel (1830第三版)

(註九) Guizot: De la Democratie Française. 35

(註十) 陳望道譯共產黨宣言第二頁

(註十一)其實行東與職工的關係，是和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的關係不同的。

「從前的職工要從行東學習技術，和行東一起作工。職工和行東同一鍋



吃飯，同在一間屋子裏睡，他們的關係是很親密的。行東愛職工如子，職工也敬愛行東如父。遇有行東破產的事，職工也以爲是莫大的恥辱。」見波多野鼎著近世社會思想史八十七頁。

(註十二) 見註八，該書第三版的序言。

(註十三) 資本論英文本第一卷 P. 11 (一九二六年芝加哥版)

(註十四) Kaustky: Die Historische Leistung Von Karl Marx

(註十五) 潘來哈諾夫共產黨宣言俄譯本的序文。

(註十六) 哇爾拿亞泥著馬克思與黨閥鬥爭 (抱朴譯)。

### (八) 柏恩斯泰與修正派

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際，便可發現種種矛盾點。如口裏高唱社會革命，但實際却與資產階級妥協，幹無聊的參政運動。柏恩斯泰是德國社會民主派的領袖，他因顧

到馬氏的實際運動，開始從理論方面去修正馬克思主義。

里布克內西與阿烏埃爾(Auer)等都是科學的社會主義者，曾極力反對這樣的修正。他們罵柏氏是資本家與機會主義者，但未免有些過當。因柏氏僅修改馬克思的理論，並未拋棄他的實際主張。

柏氏是老的社會民主黨員，入黨已有數十年工夫。他目睹馬克思主義的右傾，所以想從理論上去修改牠，阿烏埃爾曾反對柏氏說：「蠢蟲！大家可以這樣做，但不應這樣說！」柏恩斯泰對於馬克思主義，曾否認他的一切論據。他帶着唯心主義的精神，去批評唯物主義的缺點。他說道：「承認物質是發展的主動力，這是一種自欺語，因自理論應用於實際時，立刻便發現他的錯誤。」

柏氏每引證昂格思的書信，去減輕唯物史觀的程度。其實昂氏承認思想的影響，無非為反駁政敵的攻擊，但同時對經濟的主動力，仍未加以否認。至於柏氏則完全用唯心主義，去反對馬克思的原則。

柏氏批評馬克思的價值論，與經濟事實相違反，而是一種空洞的理論。他認利益應去補充價值論，並謂價值論受社會消費論的限制。他用馬氏的語句說：「社會消費即消費價值，適合社會的某程度，能規定各生產的必要勞動時間。」

不過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並不建築在價值論上，僅想從事實方面，來預言資本主義的必然滅亡。柏氏也根據各種統計，說明馬克思所下的結論，與事實上完全相反。因各種產業集中以後，資本並不跟着集中。柏氏所舉的例證，如股份公司使資本分化後，產業集中的程度尤烈。他說：

「假定社會的構造或發展，直如社會主義所說的，那末，經濟方面的破產，已是極短時間的問題。」又說：「假定現在社會的破產，須由中等階級消滅後，發生上下兩極階級，那末，法英的革命時期，早應發生在十九世紀以前。」

柏氏對於產業的恐慌，也與馬克思的意見不同。馬克思以為產業的不斷恐慌，將動搖社會的基礎。但柏氏則列舉現社會的發展，已漸漸減少產業的恐怖。他說工業聯合的

工團，可以免去產業的紊亂狀況。

關於實行社會主義的方法，柏氏以為立刻把產業交給國家，在實際上恐做不到。他說國有產業的初步，僅能限於當地的。他說：「一切供給壟斷的企業，立刻全部變為社會的物產。」又說：「牠們（大企業）或仍歸現在的私人管理，或無條件的沒收這些企業，租給勞働團體管理。」

柏氏反對馬克思的國際主義，謂應照各團民族的特殊性，採用不同的政治。他說：「即該數國社會黨的出發點相同，但他們必須於相當時期後，去迎合本國的特殊點。在社會民主黨可規定普通政策，使各團的黨部遵守，但不得預定行動的綱領，使各國共同實行。」

柏氏不信資本主義將破產，所以提倡減輕稅率，改善工農的生活。他說達到社會主義的前提，是使工農組織協社生產。他說：「協社因利息的減輕，容易積蓄資本，故實際使小農的經濟，能與大企業競爭。」

總之，柏恩斯泰的修正派，雖否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但他們的實際的政策，仍未絲毫拋棄。他們也與馬克思的正宗派一樣，提倡「社會改造」與「參政運動」。不過他們會整頓地說，假定我們主張「公開」與「漸開」，便應根本拋棄共產主義。

### (九) 列寧派與政黨專政

柏恩斯泰在理論方面，曾修改過馬克思主義，列寧則於馬克思的實際政策上，添了許多革命的色采。因馬其晚年曾放棄暴力革命，主張文化較高的英、法、美等國，可以用和平手段達到社會主義，但列寧則根據馬克思早年的學說，大唱武裝暴動，並特別標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

列寧派所謂無產階級的專政，是根據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評。按該書於一八七五年出版，裏面僅有左列一段：

「資本社會與其產社會之間，有一轉變的革命時期。在這政治的過渡時期裏，國家

組織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但這裏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究用什麼政治形式？馬克思沒有詳細的說明，且有時還把這個名詞與民主主義相混，故社會民主派常謂馬氏的專政，是工人階級的民主統治。

列寧是把無產階級專政，組成自己的中心學說。但他採用這個名詞，並非為提高工人的人格，却把他們看做政黨的附屬品。他於一九〇二年時，在如何進行一書裏說：

『各國歷史明白證實，工人階級的自己力量，僅能發生職工組合的思想，如組織團體與企業主奮鬥，要求政府頒佈勞働法等。至於社會主義的學說，則發源於哲學，歷史與經濟學，為有產階級的學者所特別。如馬克思與昂格思兩人，為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的首倡者，但他們的社會地位却是資產階級的學者。』

列寧因此就說工人階級的思想，很難脫離資產階級的影響，故社會民主黨的學者們，須負指導工人階級的責任，所以他在同書中又說：

「工人祇有自外面得到階級政治的意識，即在工人對企業主的經濟鬥爭以外，所以要使工人有政治智識，社會民主黨應往一切人民的階級去，應把自己的隊伍向四周分散……我們應在一切人民的階級裏做理論家，宣傳家，鼓動者與組織者。」

由此可知列甯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即是政黨專政。至於奪取政權的方法，純視環境而定。如列甯於一九〇七年，主張參加俄皇召集的國會，十一月革命將爆發時，還提倡蘇維埃與國民會議聯合，組織臨時的混合政府。最後即打倒其他政黨，造成一黨的獨裁政治。所以現在列甯派的理論，也明白解說無產階級專政，事實上即政黨專政。俄國共產黨第七次大會，曾議決下列議案：「維持工人階級的專政，須由工人的先鋒來實現，就是共產黨的專政。」

關於經濟方面的主張，列甯派也與社會民主黨的右派相同。他們以為產業未發達的國家，無產階級祇能援助資產階級，完成民主主義的革命。一九〇七年列甯在倫敦大會上說：

「在社會與經濟的內容說，我們的革命必然是資產階級的。所以現在俄國發生的革命，總脫不了資產社會的範圍。即使這次革命完全勝利，達到最民主的國家，一切地主的土地歸給農民，總不失資產社會的基礎。仍是生產私有（或土地的私有，經濟，法律上是不成問題的。）與商品經濟。資本社會的矛盾性，如最重要的勞資衝突，不但不至消滅，且較前尤為激烈，其形式亦更明顯。這對於任何馬克思主義者，都是毫無爭論的問題。」

在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時，列寧派也認俄國革命，決不脫資產階級的色影，直到十一月革命以後，列寧派因各地工人的革命要求，不得不默許工人管理工廠，但當時列寧也會大聲疾呼，忠告工人停止沒收。他在一九一八年初就說：

「在蘇俄現在的情狀中，國家資本主義比較是進步的……我當時提出的問題，即我們怎樣對付國家資本主義？我自答道，國家資本主義雖非社會主義，但於我們與俄國的現狀而論，是較為適宜的形式。」

這兒所稱的國家資本主義，即蘇俄現在實行的新經濟政策，託洛斯基會解釋道：



「蘇維埃政府拋棄武裝共產主義，而採用市場的方法……他使國有工業採用商業計算，使工資由技術與生產而定；將小的與中等企業，租給私人經營……武裝共產主義廢止後，就用市場的新政策買賣，商業計算與競爭等。工人政府在這市場上，是最大的私有者，購主與販售者。」

在這個國家資本主義下，一切工業仍歸官吏管理，故工人地位並未改變，共產黨第七次大會，曾有左列的議決案：

「工業中的獨裁制度，須由上而下的進行。經濟機關的指導者，應審察工業的實際狀況，選擇工人與調遣他處等。職工會的介紹與證書，應加以非常的注意，但決不能卸去經濟機關的責任。他有選擇與僱傭工人的全權。」

於此可見列甫派的真實主張，是在政黨獨裁的政治組織下，施行變相的資本主義。他們認為這種過渡時期，不僅適於工業未發達的俄國，甚至在工業發達的國家，也不能超脫這種過程。莫斯科真理報的社論說：

「假定我們回顧過去的事實，那末，我們就可知道，我們把不可能的經濟制度，想立刻實現起來……將來恐其他各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也須有新經濟政策……立刻跳過現有的各種形式，是做不到的事情。故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是達到社會主義的過程。

（真理報第二五六號）

其實列寧派的政治思想，早含有資本化的色彩，但他們終因歷史上的關係，口頭上不肯拋棄革命。例如古代的基督教義，雖含有革命與社會主義的精神，後因教士與國家聯合起來，致把這種空洞的社會主義，變成主人壓迫奴隸的工具。現在俄羅斯的列寧主義，也就是政黨維持政權的咒語。

所以現在列寧派反對社會民主派，並非因前者主張立刻實現社會主義，而後者根本上否認社會主義，却是兩者對於奪取政權，在策略上完全不同的緣故，如列寧派用革命手段，達到一黨的獨裁政治，而社會民主派則用議會政策，去達到社會主義。

## (十) 社會民主派

馬克思主義者的通稱是社會民主派，但自俄國十月革命以後，這個名詞才變為馬克思主義右派的專稱。現在一般人所稱的孟雪維克，即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別號。

社會民主派的國際團體，即參加歐戰的第二國際，他們自稱是革命的馬克思派，但其行動與思想頗為和平，反似對馬克思早年的革命論，而擁護其晚年的議會政策。

其實這派雖有妥協色彩，但於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比較可說是正宗派，因馬克思的經濟宿命論，使其黨徒不得不暫時拋棄社會革命，而主張勞資合作的國民革命。

社會民主派也與列寧派相同，承認資本主義的最高生產力，是實行社會主義的條件，所以在工業未發達的國家，須極力完成資本主義。他們引證昂格思的語句，現譯錄如左。

「祇有達到社會生產力比較最高的程度，才可極力提高生產，使階級的消滅變為

進步的，不致阻礙社會生產。這種生產力的發展程度，惟有資產階級能夠做到，所以資產階級對於社會革命與無產階級，都是必要的先決條件。因此有些人說，在某種國家裏，沒有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較易實行社會革命，真可謂完全不懂社會主義。（註一）

同時昂格思謂現社會的資本主義，尚沒有十分成熟，故社會革命決不可能，至於工業未發達的國家，則須看工業發達圖的先例。他說，

「發展程度極低的社會裏，要想解決發展程度極高社會裏的矛盾，是歷史上所不可能的……祇有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在牠發達的祖國裏消滅時，落後國家才可知「用什麼方法」使現代生產力歸社會公有，供給全體人民消費，於是落後國家就可繼續發展的過程。」

資本主義一時既不能消滅，那末最近的革命自然是資產階級的，所以社會民主派主張這個時期內，工黨不應握取政權。他們又引昂格思的語句說：

「左黨首領所最危險的，即於被代表的階級尚未成熟的時期，被迫而去握取政權，

致不能為該階級的統治，施行必要的各種政策，他……被環境所逼迫，不能堅持該階級舊階級的政策，而去保護已成熟階級的利益。他為個人活動的目的，贊助敵對階級的行爲，並用匿名詞去哄騙本階級，說他階級的趨向與他們相同。所以誰走上了這樣的道路，便沒有挽回的希望了。」（同上）

俄國社會民主派首領馬爾督夫，也認俄國的經濟狀況，尚以資本主義為合宜，所以他說：

「恢復俄國的經濟破產，祇有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因在現在的歷史狀況裏，這是最合宜的形式。」

所以現在社會民主派的政策，也祇有與其他階級妥協，使無產階級得參與政治。

九二四年俄國社會民主黨重訂的黨綱中，有左列一段序言說：

「本黨綱也聯帶說及，無產階級與私有主，小資產階級，農民聯合時，須有自覺的妥協行爲。」又說：「本黨綱所提倡的共和國，是使無產階級得政治奮鬥，『用法律引導勞動

働者的自動組織，參加立法與行政等。」比較的保護勞動者的利益，同時是使他們設法練習統治，以便攫取國家的機關。」

這裏自然也犯了列寧派的毛病，請問少數統治的國家，怎樣叫無產階級去統治呢？故結果也是借着工人的名詞，去施行社會民主黨的專政。

其實社會民主派與列寧派，不但政策上不同，即理論上也不一致。社會民主派的學說，比較的是根據馬氏的晚年著作，並明白地反對無政府與共產主義。俄國社會民主黨黨綱的序言說：

「自然我黨所根據的馬克思社會主義，是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如黨綱裏所說的，「用真正的社會主義去改造社會，須有真正的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

所謂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自然是社會民主黨的空想。即馬克思也知國家是暴力，決談不到什麼民主與自由，所以假定該黨不是自欺，那末，無非想愚弄民衆而已。

至於在經濟方面，社會民主黨的理想社會，是生產公有的社會主義，所以工人消費

仍歸私有。考茨基說：『大生產完成社會主義，故』達到社會主義的社會，並不須沒收小手工者與小農的財產，『更不用沒收個人私有的消費品。』（註）

個人消費品既歸私有，則資本主義仍未絕跡，所以這樣的理想社會裏，仍不能免去現社會的弊病。

（註一）昂格思的俄國問題（一八九四年）

（註二）考茨基的耶爾福爾綱領。

### （十一）蘇維埃與獨裁政治

有人提到蘇維埃政體時，就要聯想到『無產階級專政』，其實這種淺薄的見解，可說完全不明白社會主義。因蘇維埃是社會革命的產物，與社會主義有密切的關係，至於一切『專政』都是資產階級的理想，與社會主義根本衝突。假定有人想故意把牠們混合起來，那便埋沒了蘇維埃的社會主義性。

工農蘇維埃並非一種新思想，也不是俄國革命的產物。牠最初發生於第一國際裏面，當時一部分急進派已脫離資產階級的思想，而找到社會革命的方法。

一八六九年第一國際於巴塞爾會議，曾討論到職工組織問題。當時一般人認職工組織，不僅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要求改善生活的奮鬥機關。比利時代表根斯(G. J.)等且特別聲明說，無產階級的經濟奮鬥的機關，實為未來共產社會的基本組織，所以「國際」應努力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提出的議案中說：「職工與產業蘇維埃打倒現代政府，永遠剷除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

這派思想代表說，一切新的經濟制度，須有相同性質的政治關係，第一國際的自由聯合派說，工人階級的經濟自治，須有工農蘇維埃主持。

第一國際中的拉丁國家工人，仍繼續擁護巴塞爾的議決案。深信國家是資產階級的政治機關，所以不但主張奪取政權，反提倡破壞國家的組織。因他們以為一切政權是剝削的基礎，故不得不設法消滅國家，使一般職工政客無法從中利用。他們的目的



奪取工廠與土地，所以不主再用資產階級性的政府，去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第一國際的巴枯甯派，在自己的會議與刊物上，曾詳細說明這種思想，特別如西班牙聯盟召集的大會，他們用聯盟與勞働蘇維埃的字樣（*Tantos et consejos de Trabajo*）。

國際中的左派非常明白的知道，實行社會主義決非政府的命令所能奏效，所以主張由工農直接管理生產與分配，但這種思想顯然與國家社會主義的政客衝突，如國家在革命中的地位，集權主義與自由聯合，都是馬克思派與巴枯甯派的爭論焦點，結果竟使國際分裂。

巴黎公社失敗後，工人運動受嚴重的壓迫，一切公開的活動均不可能，故蘇維埃的呼聲也漸沉寂。但自革命工團主義發展以後，蘇維埃的思想也復活起來，特別是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七年間，蘇維埃思想已達全盛時期。故如讀白魯提爾（*Pelloutier*）與波德（*Poguet*）等的著作，便可知蘇維埃的思想並非獨自俄國，而是十七年以前的舊物。

由此可知蘇維埃的根本思想，完全是無國家社會主義的產物，所以他與一切的獨裁政治，是處於絕對相反的地位。因為專政是資產階級的思想，僅適於資本主義的社會。獨裁政治須用暴力的形式，所以能與其他國家派一樣，以為可由執政者去改造社會，其實獨裁政治違反民衆的自動精神，將一切政權歸給少數人，故即使執政者想為民衆謀利益，也得不到什麼好結果。

巴枯寧很明白這種道理，他說：「各國革命政府不能有所效力，其真實的原因，無非因他們想用自己的機關，去達到革命的目的，致發生兩種現象。第一，革命政府妨礙革命行為，因一小部分執政者，無論如何聰明，如何勇敢與忠於革命，決不能解決社會的複雜問題，猶如建築極好的船隻，不能去測量海之深淺與大小。第二，政府用暴力去執行，每易引起民衆的反動。」

所以列寧與其信徒等稱非難「共產」（指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實是一種大笑話，其實布爾雪維克的政見，却染了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如他們驅

歌的獨裁政治，是襲取雅各賓黨的方法。當時該黨因施行專政，曾咀咒過一切罷工、槍斃、組織職工會者。

一般資產階級的史家，對於法國革命的「雅各賓黨專政」，都加以不當的贊揚，與錯誤的片面的記載，致使許多社會主義者，也受了不少影響。

一切法國革命的偉大功績，如消滅封建與君主，及其他重要的社會改造等史家均說是雅各賓派與「革命議會」的，所以大家便誤解了法國革命。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一般法國革命的記載完全錯誤，因法國革命的最大成功，全由工農的直接行動，即反對國民大會與革命議會。雅各賓派與革命議會，均不願急進的社會改造，故幸得民衆的革命行動，使他們承認已成的事實。消滅封建是由於農民的暴動，一切政黨也不得不加贊助。一七九二年的國民大會，議決承認封建制度，但次年農民戰勝時，革命議會就通過取消封建，其他推倒君主的事實，也是完全相同。

法國社會主義的先鋒，是由雅各賓派轉變的，故頗多該派的成見，巴布夫、杜留、他那

魯基與「平等暴動者」均想用革命的專政，把法國變成共產的農民國。布爾雪維克以爲，要實現法國革命的理想，須解決經濟問題，同時又是雅各賓派的信徒，想用獨裁政府去達到自己的目的。雅各賓派崇拜政府萬能，已傳染到布派的血液裏去，所以他們也沒有另找其他道路。

馬克思與恩格斯承襲這種思想，故於共產黨宣言裏面，也用無產階級專政。他們用這種名詞的意義，也是主張組織集權的政府，想用命令去取消資產社會，而公布改組社會主義的社會。

這些人中是由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慢慢改信社會主義的，所以帶着雅各賓派的舊思想，直到第一國際與工人運動發展後，社會主義者才拋棄資產階級的思想，而找到自己的道路。所以蘇維埃的理想是反對國家的思想，及其他一切專政專政的形式；故與專政的性質完全相反，因專政是擁護資產階級，其形式頗爲明顯。

蘇維埃思想的先鋒會說，當人壓迫人滅消後，人迫害人的權力也應消滅了。他們非

常明白，國家不能變做解放工人階級的工具，因此他們就說，社會革命的重要責任，須根本消滅政權的機關，使不能發生壓迫，當加阿大會時，聯邦派首領居友梅，曾反對奪取政權的口號，而主張根本的取消牠。

我們不希望他們說，無產階級專政不能與其他專政比較，因這是階級的專政，其實這除詭辯論以外尚有什麼根據呢！他至少能使人着迷，不明「無產階級專政」的真義，因階級專政是不可能的，結果總是政黨的專政，不過他竊取工人階級的權力，假借了他的名詞，難道資產階級於實行專制時，沒有假借過「人民」的名詞麼？

現在有許多在野的政黨，覺得比他黨較無罪惡，但結果將來民衆所付的代價，恐怕比以前還要多若干倍，所以對於不留心政權的危險，比較不留心資本尤為可怕。俄國現狀是極好的例子，那裏已不講政黨專政，僅說幾個人的專政，即政黨也沒影響。大多數工人階級（我不講農民方面，因農民仇視布黨政府，是大家所知道的。）對於現政府早已失去一切信仰，而開始仇視起來了。假定俄國工農能自由選舉蘇維埃代表，那末布黨政府

可於數小時內消滅。猶如紙上的房子一樣。

現在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並沒有階級上的贊助，無非純恃刀劍的威權。他們不過假借『無產階級專政』的名詞，建設許多監獄，壓迫一切的自由，不但不接近革命的目的，且漸漸遠離牠；加甚專政的程度，迫害民衆的革命精神。

現在布爾雪維克已拋棄預定的目的，完全投入資產階級的隊伍去了，不過他們還想用辯證方法去隱蔽自己的絕大讓步，其實任何將軍解說自己失敗時，難道不用這樣的措詞嗎？但現在布黨首領的詭辯術，已不能隱蔽明顯的事實了。謳歌的『無產階級專政』使俄國工人變成奴隸，並又是傾向新的資產階級統治的橋樑了。

## 附

### 自序

無論那種學說的發生，總有社會歷史的反映。就是馬克思派的國家社會主義，也由於一部分革命者，目睹私人資本家主義的弊害，所以主張用嚴格的政黨專政，去減少社會的紊亂現象。

這種學說能夠實現與否，不在資本主義的必然滅亡，而在馬克思主義的本身是否有科學的基礎。因為在馬克思派的國家社會主義以外，尚有克魯泡特金的無國家社會主義。他們以為理想中的未來社會，祇有民衆的自由組織，才有實現的可能性。

我個人是由厭惡資本主義，而發生研究社會主義的決心，不過實際上近年來的心血，差不多全費在研究各種社會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上面。我於這種研究的過程中，深感對於馬克思主義，應該用公正的眼光，去下一番批評工夫。

「本書於一九二四年秋季著成後，適值率直戰爭之際。著者因不便郵寄，曾託同志如囚君抄寫一份，保存在友人某君處。並即由如囚冒險攜京，送北京晨報編輯部。該報曾允即為發表，但至今年春季，該報又將原稿退回，如囚當又轉送京報社。孫伏園君批「即日用」三字後，次日京報即停刊，承孫君攜稿至滬，交同志某君，故得由民權社出版，著者對於孫君表示異常感謝！」

最後我應該聲明的，即本書五六兩章，是由柴爾凱索夫著作中譯出，他於一八四〇年誕生，去年八月十八日在倫敦逝世，是俄國的老社會主義者，他於六十年的社會運動中，曾著過幾種批評馬克思主義的書籍。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魯智



## 馬克思主義糾謬

一、資本主義並不發生於近代，在封建制度以前已存在了。

二、「支配」和「資本主義」相終始，「支配」勃興，資本主義就發達，共產村就衰息。

三、辯證法是似是而非，束縛人類自由的理論，是阻礙無產者解放的理論。

四、唯物史觀不合於歷史上的事實，歷史的動力，是求生的意志，不是經濟的力量。

### 一

人類的支配，自從君臨大洋以來，三個王座便巍然地建設在砂濱之上。這便是掃羅的王座，威尼斯的王座和紐約的王座。掃羅的港市，僅殘留在記憶裏，威尼斯的首府，也只賸得廢墟。在掃羅的記憶的殘骸和威尼斯的崩壞了的城石上，存在着已有更大濼濼的

朕兆的紐約王座與海洋的王座一同開始的掃羅和威尼斯的文明，以及君臨大西，太平洋而使黃金權力恣肆於世界中的安格羅薩克遜的文明，同是類型的文明，都是資本主義的文明。

馬克思雖然將資本主義當做近代的東西去考察，但是固執「辯證法」的他，却漠視了存於古代和中世中的資本主義。試看一看掃羅和威尼斯罷！這不是資本主義的寶座是什麼呢？榨取農村，建築大港灣，大市場，以王座為中心而極盡華美的他們底奢華，便是從遼洋航海歸來的他們底船舶，由所謂野蠻國的純真無垢的神聖的部落掠奪來的贓物構成的。他們將贓物叫做商品，他們的掠奪行為合理化，這與現在的資本主義有什麼不同呢？個人營利的企業，略奪和榨取的商業行為，生產機關的私有等，已經很具有資本主義的要素了。這些掃羅和威尼斯的資本主義，是存在於封建制度以前的，是存在於封建制度的當中的。

唯物史觀把他在生產形式發展的階段上，出現於近代的生產形式叫做資本主義。

但是將科學應用於生產而成爲大規模的生產組織，以及工銀制度的廢備法，不過是新的要素罷了，若是應用科學的大量的生產，不論是集產制度，共產制度，都是可能的。只是這一點，不足稱爲資本主義的特徵。

還有一層，工銀制度，只是廢備法成爲機械式，不外是一種奴隸制度。資本的私有，個人的企業，以及榨取等等，便是資本主義的根本要素；從這點去着想，以掃羅做中心的歐洲古代文明，明明是資本主義的。亞歷山大王的大支配，便是產生掃羅式的文明，羅馬帝國的大支配，便是惹起威尼斯的資本主義。

但是，唯物史觀論者也許要將掃羅和威尼斯的文明看做「反」的形式上的資本主義罷。要是這樣，掃羅是封建制度以前的事，將如何解釋呢？紀元前八百年——距今約二千七百年前——尼奈貝的資本主義是怎樣呢？都市充滿了賣春婦，成爲暗殺者的巢穴，以通用銀爲鐵渣，混水於酒而售賣，你們底孤兒和寡婦將怎樣處置呢？在量衡充滿欺僞的尼奈貝都裏，飢寒的不知其數。看看這些事，不是很可以知道尼奈貝的都裏存

有資本主義嗎？單是工銀制度，不一定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不論什麼時代，都存得有的。從資本私有產生的一切榨取經濟制度，都是資本主義；只是工銀制度這一程榨取法，不是資本主義。在人類的歷史上，資本主義是從古代曾經幾度反覆演過的。

## 二

還有值得注目的現象，便是「大支配」所表現的地方，一定要惹起資本主義來：哈姆拉比大王的支配和西納爾的資本主義（四千年前），阿薩巴尼巴爾的大支配和尼奈貝的資本主義（二千七百年前），亞歷山大王的支配和掃羅的資本主義（二千二百年前），羅馬的大支配和威尼斯的資本主義（千二百年前），大英帝國的支配（包含着美國，大安格羅薩克遜的支配）和現代的資本主義等的情形都是。

這種資本主義的興亡，是與支配的興亡相伴而行的。「支配」衰滅的時候，資本主義便衰滅，而共產部落却發展起來。哈姆拉比的支配衰落，拉姆羅斯王朝的埃及系文明趨向衰滅期的時候，在密德安，高生，海布拉伊，莫亞布等處，有着牧歌情味的平和共產村

運動興起來，這些共產村爲阿薩巴尼巴爾的支配撲滅，尼奈貝的資本主義便擡起頭來。這尼奈貝文明衰落，從巴比崙倒坍之時起，共村產又復活起來，歐亞世界遂充滿了共產村。不僅如此，希臘的自由市發達起來以後，市民遂在共和與共產的制度下營自由的生計。對於當時的共產村，新興的支配者也無從下手。普魯士的薩伊拉斯王還以爲不破滅支配下的共產村而加以保護，使成爲自由團體爲得策哩。但是到了亞歷山大王，達於極頂的瑪塞德尼亞的「支配」竟併合了歐亞的共產村。被希臘的小支配者的野心毒害了的自由市，此時也失却自治權了。羅馬雖然繼續着牠的大支配，雖然產生出掃羅的資本主義，但是當五世紀的時候，北歐的共產村會聯合起來，反抗這大支配，襲擊羅馬，企圖復讐。「冒犯神都的野蠻人的襲來」便是此事。自此以後，羅馬的支配大衰，共產村遂再獲得活潑的生命擴張起來了。這是五世紀至七世紀間的話。

但是夏列曼大帝出，確立起「大支配」來，同時共產村和自由市便又衰息了；自由市陷於支配階級之手，遂成爲資本主義的巢穴，產生出由威尼斯之繁榮而象徵出來的威

尼新的文明來。但是，自夏列曼神聖羅馬帝國開始衰滅，共產村再復活起來，自由市復獲得自治權；十一、十二、十三這三世紀間，在人類史上發生空前的現象，歐洲全土以共產村組織起來，自由市曾獲得希產時代以上的自由。不過到了十六世紀以後，近代國家——尤其是大英帝國——勃興，共產村，自由市，都同歸諸滅亡了。

從上面看來，我們可以知道：

- (1) 資本主義和「大支配」是互相始終的。
- (2) 資本主義會經過幾度的起伏。
- (3) 「支配」勃興，共產村便衰弱；「支配」衰弱，共產村便復活。
- (4) 人類的歷史是表示及「支配」資本主義和共產村互相交代。

唯物史觀論者抹殺了以上的事實。以上的事實，在唯物史觀中是不能說明的。不僅如此，唯物史觀以資本主義為生產的形式的一階段，以為生產的形式在發展上必得要經過一度的辯證法，不能證明資本主義絕對不該出現而只有出現過的事實。唯物史觀

早用所謂辯證法這論理的鐵鎖來束縛自己的。

三

假使世間有最可笑的事，那就要讓陰陽法和「辯證法」罷。陰陽法是古代中國的詭辯哲學，是用陰陽去說明一切現象的哲學。牛是陰，馬是陽，地是陰，天是陽……無論什麼都要以陰陽的區別去認識。同樣，辯證法是黑格爾（Hegel）高唱的詭辯哲學，一切現象的進展的形態，都以同一律（正），矛盾律（反），中間排斥律（合）去說明。例如這兒有一個雞卵，雞卵自身便是同一律（正）；假若是孵化狀態，卵中產生幼雛，卵和非卵（幼雛）便對立起來，這便是矛盾律（反）；其次孵化告終，卵也沒有了，幼雛也沒有了，雞遂新與地發生出來，換言之，卵也被否定了，幼雛也被否定了，兩者同時被否定的中間排斥律（合）便成立起來。捏造這種似是而非的理由，無論什麼都要以「正」「反」「合」去觀察。要是這樣，那麼安閑的人們隨便搜造理由當作玩意兒大概也是對的罷。

但是，要是將這種詭辯應用到歷史上，中古是由上古中所孕育的「反」而進展起來

的，現代是由中古中所孕育着的「反」而完成發現的，那麼中古必然地從上古以「正」  
 「反」「合」而產生的，近代必然地從中古以「正」「反」「合」而產生的；從中古，不從上古一  
 步跨入理想社會是不行的社會主義，不是爲資本主義之「反」是不能發生的。換句話說，  
 資本主義，不論嫌惡與願意，都要經過一次的辯證法把不應發現的資本主義當做不  
 應發現的東西去批判，是不可能的；辯證法沒有具得否定可以否定的東西的理論。辯證  
 法是除「正」「反」「合」定律以外，不許發見自由天地的論理的鐵鎖，便是束縛人類自  
 由的決定論。假使用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無產者得以解放，那麼用鐵鎖大概也可以解放  
 囚人罷！

#### 四

我們不想用論理和辯證法般的說明原理去解放無產者。我們是在「應否定的」去  
 否定，「應肯定的」去肯定的行動原理中去求解放的。我們否定「當否定的」保持「當  
 存在的東西」，破壞「不實存在的東西」。在辯證法，以爲一切的存在都是合理的。我們



在存在中却認識有「不應該存在的東西」，而主張否定牠的行動原理。行動原理不承認正反合的論理的發展的。從人間的懇求的妥當性，直感得「應該存在」和「不應該存在」將否定的論理，表現在破壞的行動上。辯證法是憑據理性的說明原理的；我們却從懇求的妥當性得到行動的原理。

歷史沒有像辯證法的唯物史觀所說一般，證明資本主義在生產的形式上成爲發展於現代的必然的一階級而表現出來的事。大支配和資本主義要壓倒共產和自由市，但經幾度發現便有幾度衰亡。歷史表示支配和榨取，要吞噬自由和共產，然而有幾度接頭便有幾度失敗。歷史的底裏，潛流着支配和榨取不能吞噬的自由意志——「求生」的意志。這種意志的源流，是構成歷史的；唯物史觀流中的生產形式，不是構成歷史的，必然的論理的形式，造不出歷史，活着的人類的意志，才能形成歷史。

這裏所成的問題，便是歷史中有沒有必然性。

在歷史中，論理的必然性是絲毫沒有的。生產的形式是歷史上的現象，沒有具得決

定歷史的論理的必然性，製造歷史的力量不是經濟的力量；經濟力雖然是歷史上的重要現象，占有基礎的位置，但却非歷史的動力。經濟組織，是歷史的基礎現象；這好像發熱是疾病的基礎現象一樣。但是，說經濟組織是歷史的基礎現象則可，說生產力是造成歷史的力量那是不行的；就好像說發熱是疾病的基礎症狀則可，可是不能以發熱為病原體。疾病的病原體不是熱，却是黴菌；歷史的動力不是經濟力，却是「求生」的意志。「求生」的意志中是沒有論理的必然性的。在這種意味上，採取論理的必然的形式辯證法的唯物史觀是不得成立的。但是，在自由意志中，是有慾求的必然性，就是慾求的妥當性的。爲了使「自由意志」成爲自由意志，不能不認識「我要成爲我這慾求」，「我要順從我的欲求而生的慾求」。這種慾求的必然性便是構成自由意志的慾求的妥當性。妥當性在他方面當然要豫想錯誤的。自由意志不是機械的，不是以論理的鐵鎖見縛的。自由意志是產生錯誤的。這種錯誤便是私有和強權。因此，錯誤不能不徹底地加以否定。資本主義是不應該發現而發現的一大過誤；並不是生產發展的一階段，是完全可以否定的。

病理，是辯證法不能說明的病理。健康是「正」，疾病是「反」，但是疾病全愈是逆轉向「正」的，「合」是沒有的，「合」便是死。健康的恢復是沒有映到唯物史觀的跟裏的。病理雖然幾度地破壞健康，但是健康的恢復之日漸接近了。恢復了，最後便得以永生。幾度襲來的私有和強權的事實，雖然要想吞盡共產村和自由市，但是「求生」的自由意志的無形的自由市已擴張到全世界，「求生」的意志的最後的勝利已不遠了，將要成爲閃聲表現了出來罷。歷史便好像黑鷲一般，經過兩三回環，於是高翔向天空去。歷史不是反覆的，也不是進展的；只是因爲苦悶而準備着向那大自由飛翔的。

八太舟三著 無無譯



## 布爾塞維主義和法西斯主義

本來是一樣的貨色，隨着商人包裝的巧拙，廣告吹噓的不同，就有着異樣的評價。少進城市的鄉下人，和一般外行的人，總是容易上當的。俄國的布爾塞維主義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就牠的根本說，都是脫胎自馬克斯教，就牠的實際說，也是一樣的壓迫農工。從牠的政治形式看起來，又是無獨有偶的厲行一黨專政的獨裁制。可是俄國的商人，却巧妙得多了，一班廣告大家如布哈林之流，他們製的廣告真算精巧了；任是怎樣的惡臭東西，一經他們的吹噓，就會馬上變成香美無比的好貨。要不是我們的眼睛明亮張開着，那麼，聽了他們的廣告後，也許就會相信俄羅斯是人世的天堂吧！布爾塞維克在數年前，曾大買收歐美各國的經紀人，推銷他們的包裝貨。可是歐美工人並不像我們東洋勞働階級的沒經驗，他們聽了吹噓的廣告，也不無動心，然並不輕信他們曾派遣代表到俄國本店去調查真實的貨物究竟是怎

樣。結果，他們是失望了。他們覺得廣告上大名頂頂的布爾塞維克本店的農工狀況，和聲名狼藉的法西士特治下的勞働者的生活，並不見有怎樣分別。他們也一樣被壓迫得連氣都不能自由呼吸，原來布爾塞維克和法西斯特，恰是一對好兄弟。因此布貨就被拒絕了！布黨老板們，知道西邁之不可能，不得已遂轉注眼光，直向我們這貧苦的東洋來。可憐沒有經驗的東洋的勞働者，——尤其是我們貴國的同胞——正像少進城市的鄉下人似的，貨物的好壞，原來分別得不大清楚；眼看廣告既說得那樣好，得有紅利的本國經紀人又說得這般妙，那得不上當呢！因此，任你隨便拉一勞働者或一知半解自以為革命者流來問，你很可能得到異口同聲的問答：布爾塞維克是代表農工階級利益的革命黨，法西士特是壓迫農工的惡魔……能都不曉得兩者原是一樣的貨色啊！在此，我們不得不讚嘆紅利廣告之功效，而深為被騙者惋惜。為明是非，辨真假起見，特將日本社會革命運動老門士石川三四郎氏所著之世思社會運動史中關於布爾塞維主義和法西士主義之一段敘述，譯述於左，俾

國人免因一時廣告之欺，致上莫大之當。

(譯者附誌)

布爾塞維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係世界大戰所產生的雙生兒。兩者都因獨裁主義而發生，都以勞働者為最大的後援。兩方的中心人物，都根據馬克思主義而發育的徒輩。意大利的法西士主義雖自稱為撲滅布爾塞維主義之共產黨而起，可是，一旦內閣組成，比任何國家，首先的和布爾塞維主義的本家蘇俄修好，而互相讚美其所設施。布爾塞維主義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唱言非實行世界革命，則本國的革命要歸於失敗，然一方面却又自行組織強大軍隊，努力於國境的防禦。法西斯主義因為是國粹主義，本沒有國際組織及運動之必要，但牠的潮流比布爾塞維克主義更強烈地汎濫於世界各國。而且有的地方，有共產黨和法西斯特公然握手的實例。

巴黎無政府主義週刊，自由人 (Libertaire) 報，曾比布爾塞維主義的列賓和法西斯主義的慕沙里尼，為「一對好兄弟」，又巴黎工團主義機關雜誌 [L'Atelier]

上說道：「第三國際雖宣言非對意大利之法西斯特戰鬥不可；可是慕沙里尼政府和蘇維埃政府有特別密切的關係，却是很明顯的事。所以蘇維埃政府的大官僚們，能夠在那半島國和風颺日之下，悠悠自適，以消遣其閒暇歲月，是決不足怪的。慕沙里尼一派，對於這班寓公貴客，且表示多大的好意和感謝。列雷之後繼者里可夫，對於維持意大利秩序之獨裁政府，發出絕大的讚美之辭。」

和布爾塞維主義一樣，法西斯主義的運動，也在各國勃興起來了，且其勢力之浩大，更勝於共產派。如在匈牙利樹立獨裁制把許多改革者投獄之（Horthy）一派，如德意志國粹黨（Kapp Hitler, Ludendorff）等之一派，如法蘭西（Castelnau Milherand）一派之國民黨，以及在西班牙決然行其濫用權威的政策之，（Primo de Rivera）等都和法西斯主義有共鳴之感；他如美國有名之暴力團（Ku-Klux Klan）甚至在加爾賀尼亞會議中，有招聘慕沙里尼蒞會並舉行示威運動之議，其與法西斯特深表同情，更不用說了。



若就思想和態度的傾向說起來，如法蘭西的工團主義，一傳到英國，成爲基爾特社會主義，傳到美國時，便成爲 I. W. W. 運動 一樣，德意志的馬克斯主義，傳到俄國時，成爲布爾塞維主義，傳至意大利却又成爲法西斯主義，這是可以說的。

可是，學者思想家們，對於馬克思主義和布爾塞維主義的關係，有不少的爭論。如以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自任，也爲世人所公認的考茨基，却說布爾塞維主義係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叛徒。而布爾塞維主義的祖師列甯，又倡言他自己的獨裁暴力的布爾塞維主義乃真的馬克思主義之實行。

列甯在其所著被稱爲布爾塞維主義聖書的國家和革命中，說道：「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階級壓制他階級的機關」（一一頁）所以非破壞牠不可。「民主共和制，是爲了資本主義的最善之政治形式。」替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的襲位，沒有暴力革命，是不可能的。（二六頁）照列甯所說，一九一七年三月乘俄國的立憲民主黨，少數黨，社會革命黨之墮落及軟弱的緣故，勸誘無產階級說：「爲了國家破壞而集中全威力」，

並不是爲完成國家機能，是把她看做破壞撲滅的問題。」而注意牠，因此蘇維埃主義（Socialism）之著者 W. R. Walling 氏批評此次革命的態度，與其謂爲屬於社會主義，毋寧屬於無政府主義。」

列甯又論及社會主義之指導者等，以爲以準備暴動的事，以及以暴動爲一種技術，爲「純粹勃郎基派」爲太曲解馬克思主義。他說：「馬克思自身稱暴動爲一種之「技術」，以最精確正當之態度論此問題，宜言須先獲得第一的成效。并須從成效的進行間，不使有瞬刻的中止，乘着敵人的混亂，繼續地襲擊。」在此等條件（革命混亂的諸條件）具備的瞬間，而不以暴動爲一種之技術者，那才是馬克思主義及革命的背叛者。

然而考茨基之馬克思觀，却和列甯大不相同。考氏曾對於唱言他們革命運動的模範，係採自巴黎公社，而以爲那是馬克思的精神的布爾塞維克們。作非難之言曰：「可是他自身（馬氏自身）關於巴黎公社著作中，有如下之證言：『從三月十八日起，至威爾軍隊闖入巴黎之時止，無產階級的革命，並不爲何種革命——特別是優逸階級的反動

革命的任何暴政所污染。」（第三版三八頁）這是因為他從和無產階級革命對抗被看做「優逸階級」革命的特質之恐怖主義遠離了，「最近因我對於布爾塞維主義之態度，遂被非難為馬克思的背叛者。據他們說，熱心革命的馬克思，其必趨向於布爾塞維主義，當無疑義，他的論據則引用一八四八年馬克思對於恐怖主義所吐露的意見。」實則，我對於馬克思所犯背叛之罪，馬克思自己在一八七一年已犯過了。即是第一的意見和第二的意見之間，已經過了得到所謂資本論之成功的二十年歲月的精神的大努力了。若僅以一八四八年之意見為準，而無視其一八七一年的精神，便主張為馬克思底意見的代表，那實無此道理。」

因此，考茨基說：「政府的形體的獨裁制，即是個人的獨裁制。所謂某階級獨裁等語，於政府形式上，實在是無意義，不合條理的。元來，在法律之外，而思考所謂由某階級支配之事，是不可能的。因為取締投機商，賣空買空者以及反革命份子之法律，不能得到豫期的效果，所以無產階級份子，（法國大革命時的）到頭只有走到獨裁的地步。」

然而 Georges Sorel 的高弟 Edouard Berth 則以列寧為再世之馬克思而稱社會民主主義為馬克思主義之背叛者。並主張革命的工團主義有真正馬克思主義之精神，宜與布爾塞維主義一致云云。Berth之師 Sorel 被稱為法國工團主義之哲學者。據 Berth 所說，Sorel 實合西歐社會主義之二大天才蒲魯東和馬克思而大成的人物。Berth 說：「為着救濟世界，須把馬克思的德國，列寧的俄國，蒲魯東及 Sorel 的法國（意大利有和法國同樣的要求 Sorel 的權利）的無產階級的神聖同盟，結合起來，對那世界的暴君盎格羅薩森全權政治宣告獨立的戰爭。」Berth 更說：「世界是期待革命的工團主義。西歐二大天才社會主義者蒲魯東和馬克思所綜合的工團主義，Sorel 是無比的代表者。Vico 哪，Hegel 哪，Pascal 等的各祖國，都很容易承認他們是社會主義者最初的元祖吧！所以，工團主義從牠的獨斷的睡眠，和暈眩中醒覺起來……從俄國革命的雷鳴和列寧的現實的，同時是神祕的勇敢，促起了殺氣，再開始勝利的進軍。雖說布爾塞維主義並不是社會主義的新形體，但是一種的復活。不

過布爾塞維主義實起自彼等金權諸國大戰爭。而將保持所謂階級戰爭的新紀元之不朽功績！那階級戰爭，造就了所謂社會的勞働者的新人物，世界無產階級的平和，獲得實現吧？」

然而許多工團主義者，以及 L. W. W. 的鬥士們，却說蘇維埃思想雖出自工團主義，不過這種思想已給布爾塞維克消滅去了。那曾和列甯等在追孟爾瓦特會議的法國工團主義者的鬥士，孟康和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們，也都具同樣的見解。美國 Rudolph Recker 氏在「唯一大組合」中央評議會機關 One Big Union Bulletin 中說明蘇維埃制度之起源，據謂此種思想在聖西門倡言「統治人之術已去，要代以事務管理之技術」的時候，早已萌芽了。又說：蘇維埃思想，在巴查爾開第四回大會時（一八六九年）始為第一國際所主張。因當時有法人 Pindor和比人 Hing，勇敢而明白地把蘇維埃組織的思想說明。兩者的意見都以為欲代政府及政黨的政治，非行勞働政策不可。而勞働政策之基礎，即是勞働者戰鬥的經濟團體，此等團體，當革命之際，實帶有生產和分

配的重新組織的使命。此時政治家和議會政黨既去，不能不開勞働代表會議，最初時候，「第一國際各團體之大部分，成立爲勞働組合組織。企圖在政治的議會基礎之上組織勞働黨的，僅有意志一國而已。」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之結果，當拉丁諸國行其陰惡的反動政治時候，其他歐洲各國，尤其是德國，以改良的議會政策爲基調的近代勞働黨之形體，始行發達。此政黨給與諸國勞働組合以可悲的影響。第一國際的豐富思想，特別是蘇維埃制度，因此就漸漸被忘記了。此後再給與新的生命的氣息的，那要算一八九〇年代法國新起的革命的工團主義了。此思想從法國而達於俄羅斯。『在此我們須注意的，即所謂政治的勞働黨。起初時，對此種思想無不時加以峻辣之攻擊；就是俄國的布爾塞維克也不能在例外。即在一九〇五年，列甯尙反對蘇維埃。』但是，當俄國第二次革命爆發的時候，勞働者以及兵士們，却到處自發的創設其蘇維埃，以和諸政黨對立。因此，布爾塞維克們對此種新勢力，不得不加以迎合。有意地無意地承認那勞兵評議會了。』可是，他們是不能去掉征服熱的，他們漸漸地把蘇維埃的思想感亂了，終於使牠變中服從

布爾塞維克的一團體。於是蘇維埃遂失掉其創造力而歸於頹廢了。

以上關於布爾塞維克及馬克思主義之意見，言人人殊。到底誰是誰非，實難遽下判斷。總之，馬克思自己的意見，原是隨着時代而變異；同樣布爾塞維主義亦無所謂一定的原理或理想的東西。起初雖似有所持着，然當着實際問題時，爲權勢慾所支配的結果，於是所謂主義，所謂理想，就不得不呈其灰色了。在此，如何的主張，如何的施設，其真貌果何如呢？那是無從判明的啊！然而就其歷史觀察起來，則布爾塞維主義的思想，實受之於馬克思，而其戰鬥的態度，事實上恐免不了受 *Sorel* 的暴力論行動證美的聖話說底多大影響。凡此種種，在 *Landau-Aldanov* 的列甫傳記中，曾有詳說。但因大長之故，只得割愛，恕不引用了。

從思想上看起來也好，從社會運動史上看起來也好，布爾塞維主義和法西士主義是屬於同系屬的孿生兒，布爾塞維主義初則迎合工團主義的蘇維埃思想，既又強使其隸屬於已；同樣，法西士主義亦以直接行動之趣味，誘惑工團主義者爲其同道。不僅如此，

法西斯特且於波羅那自行組織勞動組合全國聯合。(一九二二年一月)此聯合由塞沙里尼友人們的熱心宣傳，各地的勞動團體遂得以併合起來了。在拿米里片爾三千的赤色組合，大有全體都加盟之概。據曾為工團主義者運動的門將現充法西斯特，國民黨的理事 Umberto Pasella 所說，法西斯特大半係由農工勞動者和海員所組成。

關於法西斯特的工團主義，Guido Pichetti 在法西斯特的機關紙 Polemica 曾說明之如下：

法西斯主義即國家的工團主義。……國家的工團主義採用下面的原則，就是說，生產者肌肉勞動者們和智識勞動者，同樣的依據確定的教育，務使了解各部類間連帶責任的意義。(此處所謂部類即法西斯特用以代「階級」之語)一切의 寄生生活及專橫者，都加以排斥，為着使此生產者團體在可能中取得最大限度的利益起見，其階部分間得確立衡平及平和的共同勞作。」

在布爾塞維主義的俄國所謂「階級鬥爭」現在也已成爲禁物了。現在若還企圖



「階級鬥爭」其處對之嚴苛，比之所謂帝國主義的國度，還要殘酷呀！因此，在俄國亦以「各自的部處」互相連帶責任之說，以代替階級說。亞爾達努夫曾謂布爾塞維主義的獨裁，并非無產階級的獨裁，若稱此為無產階級獨裁，那麼同樣的評語，我們也可以加之慕沙里尼了。

布爾塞維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唯一差異之點，即是一所國際主義奮鬥，他則以國家主義起家，一依暴力革命以奪取政權，他則行其比較和平的政變吧了。可是布爾塞維克國際的革命已歸於失敗，今日頗汲汲努力於自身國家的權力之確立。反之，法西斯特雖與國際主義而起，然却和共鳴諸國，大唱共協調。元來意大利自從馬志尼以來，統一事業尙未完成，半島之南部和北部，無論文化的程度產業的狀態，全然相異；因之利害亦遠不免互相衝突，以致從來國內紛擾不絕。故意大利目前之急務，實莫過於國家的統一結合了。此所以法西斯特高唱其國家主義的強調，遂受一般人之歡迎。「法西斯」蓋有結束之意。在這樣國情之下，馬克思主義者的慕沙里尼，以及工團主義者們，投入此中運動，似

亦存在有可同情之理由，當大戰勃發時，慕沙里尼及其他法西斯特們，看出了社會黨的國際主義之全然無力，遂把國際主義之運動斷念了，這也是給與法西斯特者的國粹主義之勢力的一種理由。

石川三四郎著 巖島譯

完